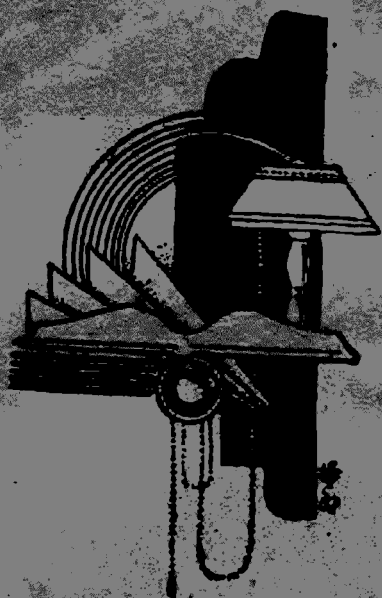


王陽明全集

國學自修讀本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王文成公全書

卷九

別錄一 奏疏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轍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謂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

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有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使。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尙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使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

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名。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蝥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旌旣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旣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利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用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踳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旣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柝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幟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畜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

即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親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賊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辦。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爲常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虜虜之所以得勝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爲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密謀。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水積。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旣足。我威旣盛。我怒旣深。我師旣逸。我守旣堅。我氣旣銳。則是荆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旣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鈍

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價。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實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十五年八月時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八月奉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決重囚。已行遵奉奏報外。切緣臣自去歲三月忽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灸交攻。入秋稍愈。遠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爲病根。旣植當復萌芽。勉強服飲。頗亦臻效。及奉命南行。漸益平復。遂以爲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尙屢日甚。心雖戀闕。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旣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聖明。竊祿部署。未效答於涓埃。懼遂填於溝壑。蠅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初志。伏望聖恩垂憫。乞勅吏部容臣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正德元年時官兵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銖等上言時事。

持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千雷霆之怒者。但以銖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銖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銖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興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銖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祝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爲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十年時官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有六年。中間繆曠之罪多矣。邇者朝廷舉考察之典。揀汰羣僚。臣反顧內省。點險其平日。正合擯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陛下。况其氣體素弱。近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之所甚恥也。淑慝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爲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未減。罷歸田里。使自得附於乞休之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十年八月）

頃者臣以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藁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繆曠廢職。自宜擯逐。以彰國法。疾非所言矣。陛下寬恩曲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瘴霧。魑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卽死。而病勞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斂。精神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強中槁。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親。鞠於祖母。今年九十有六。老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爲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永啣犬馬。惟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爲完人。臣齒未甚衰暮。猶其圖效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稿其末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善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迴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隨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非。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遑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游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遂因

儻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心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蘗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此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尙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嘖。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殞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十一年十月時陞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天恩。赦回調理。皆未蒙准。

允。黽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疎。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之地。猶懼不稱。况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臚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至潰政憤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陛下之事何。况臣疾病正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尙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國事。伏願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愚。不加譴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啣結。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且暮思臣一見爲訣。去歲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蠅苦切之情。控於陛下。冀得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觸昧條憲。臣不勝受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謝恩疏（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部題。奉聖旨。王守仁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非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僨事。當具本乞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勅諭。爾前去巡撫江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爲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勅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予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聞報憂慚。不遑寧處。一面扶疾候旨。至浙江

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乞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奉仕事奏。奉聖旨。王守仁不准休息。南贛地方見今多事。着上緊前去用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恩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疎。聊爲口耳。舉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閒散。尙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聖旨以多事爲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虞於覆餗。黽勉蒞事。忽已踰旬。受恩思效。每廢寢食。顧兵糧耗竭之餘。加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瘡痍。尙爾一籌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觀。況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療癘。尫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爲。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恩感激。

給山疏（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治。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內爲宥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事。蒙恩降授貴州龍場驛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到任吏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間歷俸二十九箇月零十二日。本日准吏部咨。蒙恩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二十五日止。又

歷俸十日。連前共轉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剿漳浦等處流賊。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恭失事官員疏（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十戶所各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地名崇德屯。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信豐龍南官兵相議勦捕。續據中報。強賊突來本縣小河住劄。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中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峯山弩手并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并領官兵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打手吳尙能等共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峯山加善。雙秀。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剿。至十一日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園屯。劄當同各官將兵分布劄定。只見前賊一陣。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賊出營。分爲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招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頭賊首池大鬢。賊首池大安。新總并大昇共爲一陣。陣賊首楊金巢自爲一陣。勢甚猖獗。卑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二十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鮑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効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戮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

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鏞千戶洪恩統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鬚黃秀魁等從揭陽隘越過安遠縣住劄。本職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刺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瑀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永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剿。各賊遞回原巢。夫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背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瑀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邀其不備。若賊猶屯信豐。急自龍南直趨刺頭。搗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剿。不能相度機宜。輕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均爲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爲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鏞巡捕副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發兵應援。龍南知縣盧鳳捕盜主簿周政隄備鎮撫劉鏞千戶洪恩地常關隘。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略不出兵邀擊。千戶林節卽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瑀承調追襲。緩不及事。俱屬違法。南康縣百長鍾德昇等臨陣不前。故違約束。先行潰散。失誤軍機。應合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使楊璋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提督欠嚴。但楊璋往來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罪。及照廣東龍川縣章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大鬚等在彼地方爲巢。却亦不行時嘗巡邏。縱其過境劫掠。又各不行乘機追捕。俱屬故違。所據前項失事官員。俱屬遵奉勅諭。卽行提問。但前項賊徒擁衆數千。變詐百出。今雖陽受招撫。其實陰懷異圖。况其黨與根連三省。萬一乘間復出。爲患必大。正係緊關用人。隄備之際。除將百長鍾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方面軍職另行叅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姑令戴罪隄備。各自相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

仍一面委官前去信豐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無隱匿別項事情。另行奏。緣係地方緊急賊情。及叅失事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閩廣捷音疏（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捕漳南道僉事胡鍾呈。會同分守右叅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叅政陳策副使唐澤將領經指揮僉事李徹督據河頭等哨委官指揮徐麒知縣施祥知事曾瑤等呈。獨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賊衆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尅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富村下關竹洋新洋大豐五雷大小峯等處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輝等共計四百三十二名。類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燒燒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山拒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割。誠恐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大溪哨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傘地方。卑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鋪領兵前夫會剿。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覃桓紀鋪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等八名俱被賊傷身死。卑職亦被毀二鎗。勢難抵敵。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山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秋冬會舉夾攻。恐生他變。通行呈稟。開續奉本院紙牌。爲進兵方略事。備行各職遵奉密諭。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依蒙密差義官曾崇秀瓜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路。各職統領俱於二月十九日夜。啣枝直趨三路並進。直搗象山。奪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間賊徒頗皆驍勇。精悍。猶能湊擊絕谷。超躍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黃貓狸游四并廣電。

大賊首蕭綱、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三十三名。其間陸崖、陸整者不可勝計。奪回水黃牛、賊銀鎗刀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間。餘賊潰散，復入深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亦被各賊殺死頭目，顆隨打手楊綬等一十四名。次早各職分兵追剿，指揮高偉推官胡寧道亦由大豐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來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六十六名。餘賊敗走，各又遞入廣東交界黃蠟嶺、上下樟溪、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二團哨委官指揮王鑑、通判張震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各職依奉權議，分兵五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嵩、范克起、羅招賢等四名。餘賊敗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嘯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首從賊犯范興長等二百三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八十二名。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奪獲馬牛等物，亦被各賊殺死老人胡文政一名，截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據指揮徐麒等呈稱：黃蠟溪上下漳溪與廣東饒平縣并本省永定縣、山界相連，源依約會廣東官兵，并金豐哨指揮韋鑑、大溪哨推官胡寧道等於三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至黃蠟。廣東義民饒四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出拒戰甚銳。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溫宗富等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餘賊敗走，各兵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擒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屬九十名。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鉞、百戶呂布良等呈稱：領兵追趕黃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呂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老叔等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八名。各另呈解到道，轉解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蒙調官兵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奪回被虜男婦五五口，燒燬屋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即今脅從餘黨悉願攜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部奏行勘合，并巡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脅從賊人朱宗玉、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俱經審驗安插復

業緣由呈報到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奏驗。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剿。隨奉本院進兵方略。當即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隘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顧不暇。望風瓦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義官余黃三等會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尅破古村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烏嘴蕭乾爻范端蕭王即蕭五顯薊劉蘇瑤賴隆等。并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官軍尅期夾攻。間探知大傘賊徒潰圍殺死指揮覃相縣丞紀鏞等情。當即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勢。燒巢奔走。生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寨。合勢乘險。併力拒敵。蒙委知縣張儀督同指揮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口巖等巢。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箭灌。當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類。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及牛馬賊仗等物。各寨賊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設機險。以死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溫火燒張大背雷振蔡晟賴英等。并擒斬賊犯共一千四十八名。類。俘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獲馬牛賊銀銅錢衣帛器械蕉紗等物。前後共計生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名。類。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口。奪獲水黃牛馬一百三十九頭。匹。賊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十七件。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賊銀三十二兩。四錢。八分。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聞報到。竟收審。緣由呈報前來。卷查先爲急報賊情。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已經福建廣東總鎮巡按。衙門都御史陳金御史胡文靜等會議區畫。各該守巡兵備等官。欽遵。整備糧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剿。聞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贛州地方。行軍先於本月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省各官呈。稟帥期不同。事體參錯。誠恐彼此推調。致誤軍機。當臣備邊該部咨來事理。具開進兵方略。行仰各官協同上緊。密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等處改節官文洪等會呈。指揮覃頌。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高深。竟被傷身死。及據各哨

呈稱賊寨險惡。天氣漸晴。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添派兵候。秋再選備。呈到。臣參看。得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後達方略。臣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遙。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由人。兵貴善用。當此隆暑。各官正宜。慎固營。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卽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剿。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守。由另行參奏。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參照。賊首詹師富。溫火燒等。恃險叛逆。已將十年。黨惡聚徒。動以萬計。最爲肆。此豕漸無紀極。劫戮交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爲之騷然。臣等奉行。誅剿。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更。遺孽。穴。百姓。解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之安。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及照福建。領兵各官。始雖疎。備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克捷。論。雖有。計功亦多。其間福建。如僉事胡璉。參政張策。副使唐澤。知府鍾。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猷。才。調。俱優。勞。勩。尤著。伏乞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題奏。

申明賞罰以昭人心疏（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營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視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堅。守。調。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越。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必。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

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未有能者蓋以賞罰之真雖備賞罰典止行於恭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瑯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鬢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今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言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勸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奏查三省賊盜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二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為陛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偷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商鞅之遠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至賊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騷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己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

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有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口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糈。糗。脆弱驕惰。每遇征發。嗷呼拒。緝。旬日而始集。約束齋。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樞。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賊。虜。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交。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討。劾。者。四。而。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遶。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遣。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與。周。未。嘗。不。具。但。未。中。間。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遇。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

兵大舉夾攻。恐不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領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禍。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嚴演。略不可觀。誠使得以天軍誅討之。管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誇。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興。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俱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撥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有申奉。敢有遲延隱匿。巡撫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賊。肆行劫掠。賊勢兇惡。實自盡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并具中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叅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欽依。備查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執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宜伸。特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爲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罪。以募人心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攻治盜賊二策疏（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年四月內。被牽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續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居民。又據南康縣報。牽賊一夥。突來龍岡保。虜劫居民。續被牽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有牽賊一隊。虜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橫水等村牽賊糾同逃民。四散虜劫人財。繼據三門總甲蕭俊報。牽賊與逃民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虜牽人牛。本月十六日。准本縣捕盜主簿利昱報。牽賊劫打頭里茶坑等處。駐劄未散。已關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剿。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中本院。批兵備道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可。未知前賊向往。行查未報。結據龍南縣稟。被廣東潮頭等處強賊池大醫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剿。竊據本縣呈。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呈。上猶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徒。攻圍南康縣治。擄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等查勘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御史孫咨。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同前項賊犯謝志珊等。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務期盡絕。應該會同兩廣鎮巡官行事。照例約會施行。題奉欽依。轉行查勘前賊。見今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相度機宜。卽今可否勦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乃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必須三省之兵。尅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今湖廣。已有竊據苗賊之狂。廣東又有府江。猛獍之伐。雖欲約會夾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綿。草木茂盛。非惟緩不及。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練武。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撫順其情。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間隙。搗其穴。候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行呈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

分守左參議黃宏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盜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英藍豬陳曰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居謨陳尹誠簡永廣蔡積慶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祥劉清才譚曰真蘇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黃金瑞藍天鳳藍文亨鍾鳴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劉元滿所統賊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桂東魚黃浦水老虎神仙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巢穴相聯。盤據流劫三省。爲害多年。韶州之龍南因與廣東之歲川潮頭賊巢接壤。被賊首池大醫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首黃秀魁賴振祿鍾萬光王金巢鍾萬貴古興鳳陣倫鍾萬璇杜思魯孫福榮黃萬珊黃秀珏羅積善王金曾子泰王金泰王洪維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鉞陳秀琰陳珪劉經藍斌黃積秀等。所使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時感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夾攻三次。俱被漏網。所據前賊古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頃。殺虜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姦有妻女。其爲荼毒。甚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討所當必加者也。今聞湖廣二省用兵將畢。夾攻之舉。亦惟其時。今深山茂林。東奔西竄。之本道兵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衆兵數千。前來協力。約會二省。並進夾攻。庶可唯賴無費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月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方名槽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等處打劫。僅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彬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東強賊三百餘徒突出攻劫。又據宜章所飛報。樂昌縣山峒苗賊二千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搜山捉人未散。又報。東山二山首領蔡票會集四千餘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羣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劫掠。及據桂東縣申強賊一起。七百餘徒。前到本縣。殺人祭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強賊六百餘徒。聲言要來攻寨等因。各稟報到道。看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尚且不足。敵戰時何以支。况郴桂所屬永興等縣。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爲處。伏望軫念荼毒。請軍追捕等

囚。又據郴州桂陽縣中。本縣四面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來。賊首龔福全等作耗。殺死守備都指揮鄧晏。雖蒙征剿。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爲誘官。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繼。景聰。扶道。全劉付。與李王景。陳賓。李聰。曹水。通謝志。珊。給與衣巾。設爲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劫。正德十一年七月內。龔福全。張打。旗。號。僭稱延溪王。李賓。黎繼。梁景。聰。僭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虜民。擄。幟。展打涼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誘。賊。俱乘馬。四。千。數。餘。徒。出。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誘。官。未。寧。半。月。仍。前。出。劫。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縣。擄。捉。知。縣。韓。完。堯。劫。庫。劫。獄。又。一。起。七。百。餘。徒。打。劫。生。員。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等。峒。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等。縣。出。劫。竊。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目。今。猶。賊。萬。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民。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剿。等。情。各。備。中。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隄。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濟。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聞。今。復。據。各。呈。中。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無。譬。之。疢。癘。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窾。可。攻。則。攻。一。窾。可。撲。則。撲。一。窾。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地。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四。路。並。進。一。鼓。成。

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萬千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點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柚已罄。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味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釋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類奏擒斬功次疏（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等日。據贛州府龍南縣中總甲王受等呈。蒙差各役領兵與同已招大賊首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行至地名湖江背。不料黃秀璣反招。主令伊弟黃大滿黃細滿等沿途打劫民財。放火燒燬民人劉必甫等房屋。仍與賊首賴振祿等連謀行劫。本役督率兵快人等前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陣殺獲賊首黃秀璣黃大滿黃細滿黃積瑜首級四顆。奪獲黃黑旗二面。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年四月初九日。又於廣東潮頭老賊首池大鬚串同反招賊首黃秀魁陳秀顯等。糾衆四百餘徒。打劫千長何甫等家。本役又率兵夫至地名陳坑水與賊交鋒。殺獲首從賊人陳秀顯等一十二顆。奪獲紅旗一面。大小黃牛五頭。餘賊歸巢去訖。及據南安府申。據大庾縣縣長張德報稱。湖廣桂陽縣魚黃峒。盡賊首唐飛劍總兵嚴宗清千總賴必等糾衆劫虜。當起兵夫追至界首南流均。與賊對敵。殺獲唐飛劍嚴宗清首級二顆。及南安縣申。准縣丞舒富關。峯賊三百餘人出劫。當有保長王萬湖等帶領鄉兵擒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名。口奪獲黃牛二頭。各解報到道。審明明白等因。又據贛州按察司

分巡嶺南道僉事黃昭呈。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澗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有東山猛賊首高快馬等衆突來城外。并附近鄉村打劫。欲行攻陷南城。當即起集鄉兵及打手民壯。固守城池。及相機與敵。射傷賊徒三名。各賊退在北城外。欲隨調深峒等處土兵協力奮勇。與賊交鋒。射傷賊徒二十餘名。射死賊徒一十六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十二名。又據捕盜老人梁真等殺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徒一名。及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申。強賊六百餘徒出劫。當集打手兵壯前去截捕。到地名雲門寺。與賊交鋒。斬獲賊級二十四顆。生擒賊徒二名。奪獲馬七匹。又據曲江縣總盤宗興等擒獲賊徒一名。奪獲馬一匹。各呈解到道。審驗是實。等因。并據潮州府揭陽縣申。流賊劫長樂海豐等縣黃義官等家。隨調兵快行至地名長門徑。與賊對敵。擒獲賊徒張宏福王本四等一十六名。俘獲賊婦二口。及據惠州府中。准捕盜通判徐璣牒稱。流賊一夥。約有八十餘徒。圍劫新地屯徐百戶等家。當督兵快打手追殺至地名馬驥。逕擒獲賊徒杜棟等四名。殺獲賊級一顆。又督總甲鄭全等在地名葵頭障。擒獲賊徒張仔等一十二名。及千長彭伯璿等率兵擒獲賊徒黃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又有總甲黃廷珠追獲賊徒雷進保等八名。俱解赴嶺東道審驗。等因。及據湖廣郴州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廣東苗賊一千餘徒。出劫興寧等處。當起郴州殺手令閔住千戶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斬首從賊人龐廣等三十二名。顆。奪獲賊仗四十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虜人口二百五十名。并據老人劉宜等。捕獲賊徒雷克恕等六名。俘獲婦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申開報到臣。先爲巡撫地方事。節該欽奉勅命。爾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但有賊盜生發。即便設法剿捕。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府衛所州縣掌印捕盜等官。集起父子鄉兵。及雇募打手殺手弩手人等。各於賊行要路去處。加謹防禦。遇賊盜賊出沒。就便相機截捕。獲功呈報。以靖地方。今據各呈。除行各該兵備等官將斬獲賊級閱驗明白。發仰梟首生擒賊犯。開招回報。俘獲賊屬。并

牛馬贓物俱變賣。價銀入官。與器械俱貯庫。被虜人口給親完聚。俘獲人員照例量行給賞外。緣係擒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添設清平縣治疏（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府州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等處。地里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昨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人煙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旣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境。西南與平和兔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境。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剿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遣黨復興。今蒙調兵勦撫。雖少寧息。誠怕漏網之徒。復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團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石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可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份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即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況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尙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甌瓦。數月之內。王可告成。爲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寫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

縣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足以壓服廣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猶塞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奉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興。勢難中輟。即便具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行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留空址。待奏准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勸報等因。依蒙拘集枋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聚。挑築。土其業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達。等情。具呈到臣。爲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詢訪。父老輒咨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且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命令。先已伐木畚土。雜然並作。裹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敗。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丁。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匿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首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而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羣巢。於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況其視望所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

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略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爲者。惟縣治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疏通鹽法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准兵部咨。行移各該巡撫官員。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要在彼修舉職業。若有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總會官計議奏請等因。已經行仰所屬查訪去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等府。萬安泰和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秀彭秀連名狀訴。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課。由南雄府會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贛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願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每十引抽一引。願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十引又抽一引。疏通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勘合開稱。廣鹽止許南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淮鹽因怯河道逆流。灘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苦。客商阻塞。買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理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鹽。一向未經禁革。況廣鹽許于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統年間。爲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新例。如蒙將廣鹽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賣。萬民幸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汪德進呈。近奉勘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理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程。今年

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斷橋索。以致奸商計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兇器。用強越過。後雖擊獲數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有投託勢要官豪。夾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擔馱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左都御史陳金批。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李司右布政使任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兩淮行鹽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因而不到。商人往往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奉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勅諭。使宜處置。暫許廣鹽得下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及據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王秩亦呈前事。隨該三司布政等官劉杲等議得。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呈詳批允。前來遵照立廠。照例抽稅外。正德九年十月內。准戶部咨該巡撫都御史周南題。該本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仍照正德三年題奉欽依事理。有引官鹽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如有犯者。不分有引無引。俱照律例問罪沒官。又經行仰禁革去後。今據前因。隨查得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廠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終止。共抽過稅銀四萬八百四十餘兩。陸續奉撫鎮衙門明文支發三省。夾攻大帽山等處賞功軍餉。并犒勞過狼兵官軍士兵口糧。并取赴饒州征剿姚源軍前應用。及起造抽分廠聽浮橋。修理城池。買穀上倉預備賑濟。及遵巡撫軍門批申借支贛州衛官軍月糧等項。支過稅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由此觀之。則地方糧餉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項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多。及查得近爲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奉欽依轉行議處。停當具由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守備衙門議得。賊首謝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三省。窮兇極惡。神怒人怨。已經呈詳轉達奏聞。動調三省官兵會剿去後。及議得本省動調官兵。以三萬爲率。半年爲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贛州府庫收貯前項稅銀。除支用外。止餘二千九百

餘兩。又是節催起解赴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一千六百餘兩。但恐不日命下。尅期進剿。軍行糧食。所當預處。及查得廣東所奏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體制。都御史陳金便宜事例。一面行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爲助給。一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庶使有備無患。不致臨期缺乏。候事少寧。另行題具禁止。庶袁臨吉三府居民無乏鹽之苦。南贛二府軍門得軍餉之利。而關津把截去處。免阻隔意外之變。誠爲一舉而三得矣。等因。已經備由呈奉巡撫都御史孫燧批。看所議鹽稅。既不重累商人。抑且有裨軍餉。輿情允協。事體頗宜。但其至贛府州。十取其一。吉臨之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斟酌適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心悅誠服。並無稅重之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商賈疏弛。軍餉有賴。一舉兩得。合遵照欽奉勅諭。便宜處置。事理。仰行各道。并該府縣。遵奉。仍禁革奸徒。不許乘機作弊。因而瞞官射利。擾害地方。具由。緣申。今照本院撫臨。事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贛南二府。閩廣喉襟。盜賊淵藪。即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命下。糧餉之費。委果缺乏。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聞廣東以府江之師。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稱貸既多。亦皆自給不贍。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貧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既已心服。公私又皆兩便。庶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臣除遵照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地方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支用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事宜。照例仍舊停止。外。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卷十

別錄二 奏疏

議夾剿兵糧疏（正德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題稱。會同巡按御史王度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文恭左布政使周季鳳副使惲巍等。議照湖廣郴州等處所屬地方。與廣東樂昌江西上猶等處縣獠賊密爾聯絡。彼處有名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斌龐文亮藍友貴等。素恃巢穴險固。聚衆行劫。先年用兵征剿。各賊漏殄未除。遂致禍延今日。臣等仰體皇上好生之心。設法撫處。冀圖靖安。以成止戈之武。奈犬羊之性。變詐不同。豺狼之心。貪噬無厭。陽雖聽招。陰實肆毒。今乃攻打縣堡。虜官殺人。窮兇極惡。神人共憤。雖經各官兵擒斬數輩。稍懼歸巢。緣其種類繁多。出沒尚末可料。若非三省合兵。大彰天討。惡孽終不殄降。疆宇何由寧謐。所據各官會呈。乞要大舉。臣等再三籌議。非敢輕啟兵端。但審時度勢。誠有不容已者。況彼巢峒既多。賊黨亦衆。東追西竄。此出彼藏。必須調發本省土漢官軍民兵殺手人等共三萬員名。分立哨道。期期進剿。其兩廣南贛。仍須各調官軍狼兵。把截夾攻。協濟大事。臣等計算兵糧重大。區處艱難。抑且本省兵荒相繼。財力匱乏。前項合用錢糧。預須計處。今將應調土漢官軍數目。供給糧餉事宜。及戰攻方略。開坐具奏。該本部覆稱。閩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今郴州獠賊。爲害日熾。既該湖廣鎮巡三司官會議。兵不可已。要行尅期進剿。朝廷若復猶豫不決。往返會議。必致誤事。但七月進兵。天氣尙炎。况今五月將中。三省約會期限太迫。再請勅兩廣總督等官。左都御史陳金等。及請勅巡撫南贛左僉部御史王守仁各照議定事理。欽遵會合行事。不許違期失誤。及改擬。九月中取齊進兵。庶三省路遠。不誤約會。本年五月十一日。少保兼太子太保本部尙書王瓊等具題。奉欽依。備咨到臣。除欽遵外。卷查先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及湖廣郴州桂兵備副使陳瑩等。廣東韶州府各呈申前事。臣叅看。得前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天討在所必加。但近年以來。江西有桃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繼

以大兵。惟恐民不堪命。合無申明賞罰。容臣等徐爲之圖。惟復約會三省並舉夾攻。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去後。今准前因。則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金所題夾攻事理。既奉有成命矣。臣謹將南贛二府議處兵糧事宜開坐。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計開

一、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盤據。有衆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等處進。廣東自樂昌縣進。在南安者。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等屬。惟龍南縣賊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澗頭接壤。澗頭係大賊池大鬚等巢穴。有衆數千。比之他賊。勢尤猖獗。前此二次夾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夥。除之稍易。但其倚藉澗頭兵力以爲聲援。攻之則奔入澗頭。兵退則復出爲害。必須廣東兵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一、上猶去龍南幾四百里。兩處進兵。必須一時並舉。庶無驚潰之患。大約計之。亦須用兵一萬二千名。今擬調南康上猶二縣機兵打手一千二百名。大庾縣機兵打手一千二百名。贛州府所屬除石城縣外。寧都信豐二縣機兵打手各一千名。其餘七縣機兵打手三千名。龍泉縣機兵打手一千名。安遠縣招安義民葉芳老人梅南春等。龍南縣招安新民王受謝鉞等。兵共二千名。汀州府上杭縣打手一千名。潮州府程鄉縣打手一千名。共湊一萬二千之數。但廣湖南省之兵。皆狼土精悍。賊所素畏。勢必偏奔江西。江西之兵。最爲怯懦。望賊而潰。乃其素習。今所擬調。皆新習未練。若使嚴以軍法處治。庶幾人心齊一。事功可成。

一、兵一萬二千餘名。每名日給米三升。一日該米三百七十餘石。一日折支銀一分五釐。一日該銀一百八十餘兩。以六箇月爲率。約用米三萬三千餘石。用銀二萬餘兩。領哨統兵旗牌等官。并使客合用稟給及賞功犒勞牛酒銀牌花紅魚鹽火藥等費。約用銀兩萬餘兩。通前二項。約共用銀五萬兩。二府商稅銀兩。集兵以來。日

有所費。見存銀止有四千餘兩。二府并贛縣大庾南康上猶四縣積穀約計有七八萬石。但貯積年久。恐舂米不及其數。見在論銀不足支用。欲別項區處。但恐緩不及事。查得江西布政司并各府縣別無蓄積。止有該解南京折糧銀兩貯庫未解。并一應紙米贓罰銀兩。合無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轉行布政司并行各府。照數借給應用。候事寧之日。或將以後抽單商稅或關中贖引。另爲計處。奏請補還。庶克有濟。

一、合用本省巡按御史隨軍紀功管理錢糧及統兵領哨官員。除本省三司分守分巡兵備守備并南贛二府官員臨時定委外。訪得九江府知府汪賴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惠州府知府陳祥。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鍾繼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贛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俱有才名。俱各堪以領兵。候命下之日。聽臣等取用。臣等竊照帥期已迫。自今七月上旬。至九月中旬。僅餘兩月。中間合用前項錢糧器仗及擬調兵快。應委官員之類。悉皆百未有措。又事干各省。道途相去。近者半月。遠者月餘。萬一各官之中。違抗推託。不肯遵依約束。臨期誤事。罪將安歸。乞照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所奏該部題准事理。各官之中。敢有抗違失誤者。許臣等卽以軍法從事。庶幾警懼。事可易集。

南贛擒斬功次疏（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統兵等官南安府知府季敷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陳曰能。從賊林某等二十七名。俘獲首級十六顆。俘獲賊屬男女十三口。及牛馬等物。并開稱搗過禾沙坑船坑石圳上龍狐狸朱雀黃石等賊巢七處。燒死賊徒不計其數。并房屋禾倉三百餘間。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鍾明貴。從賊曾能志等二十一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殺死未取首賊一百一十七名。俘獲賊屬男女一十六名口。及牛馬驢等物。并開種搗過石路坑白水峒杞州坑旱坑茶潭竹壩皮袍樟木坑等賊巢八處。燒死賊徒三百四十六名。并燒毀房屋禾倉四百七十餘間。贛縣義官蕭庚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唐洪。從賊蒲仁

祥等六名。斬獲首級并射死賊徒一百三十八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二十間。及俘獲牛羊器械等物。並開稱搗過長。湖楊梅新溪等處賊巢四處。各緣由到道。隨據統兵官員並鄉導人等各呈稱。自本年正月。蒙本院撫臨以來。募兵練卒。各賊探知消息。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各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遯山寨。依奉本院方略。於六月十二日子時。各哨尅期進剿。每巢止有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看守巢穴。見兵舉火奮擊。俱各驚潰。間有射傷。斃即時身死。墮於深巖。及據縣丞舒富。義官蕭庚各回呈。止有上猶縣白水峒石路坑二巢。南康縣湖一巢。險峻巢內賊屬猶多。被兵四面放火進攻。賊無出路。燒死數多。天明看視。止存骸骨。頭面燒毀。莫辨。以此難取首級等因。案照先為緊急賊情事。據上猶縣申稱。四月間。被叅巢賊徒不時虜掠耕牛人口。請兵追剿。鄉民稍得蒔插。今早殺將登。又聞各巢修整戰具。出劫乞為防邊。庶得收割。聊生等因。并據縣丞舒富及南安府呈。大庾縣申。同前事。該本道查得上猶縣隣近巢穴。四有旱坑。茶杞。樟州。坑潭。木坑。石路。坑白水。峒。竹。潭。川。坳。陰。木。潭。等巢。南安縣。則有長。龍。鷄。湖。楊。梅。新。溪。等巢。大庾縣。則有。狐。狸。坑。船。坑。禾。沙。坑。石。圳。上。龍。朱。雀。黃。石。坑。等巢。多則三五百名。少則七八十名。合無將本院選集之兵。委官統領。分投剿邊。等因。已經呈奉本院批。看得各賊。日漸僥倖。惡毒日加。縱肆。若果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為患害。關繫匪輕。除密行南韶等府。分兵防截外。仰該道。即便部勒諸軍。定哨分委。仍密召各巢附近被害知因之人。堪為鄉導者。前來分引各兵。出城之時。不得張揚。今正當換班之月。就令俱以下班為名。晝伏夜行。尅期各至分地。掩賊不備。同時舉事。分領各官。務要嚴密。奮勇竭忠。以副委任。如或推奸誤事。及軍士之中。敢有後期退縮者。悉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該道亦要親帥兵。隨後進剿。密屯賊巢要害處所。相機接應。以防不測。一應機宜。務須嚴密。周悉。仍要嚴緝各兵所獲。正賊徒。不許濫加良善等因。遵奉。統領各兵。刻期進剿。及加謹防。邊令據復呈前因。通查得各哨共計生擒大賊首三名。首領賊徒五十四名。斬獲賊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

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毀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男女二十九名。口水黃牛三驛羊一百四十四頭匹。所據各該領兵等官所報擒斬之賊數固不多。而巢穴已空。無可棲身。積聚已焚。無可仰給。就使屯集橫水桶岡大巢。將來人多食少。大舉夾攻。爲力已易。等因。轉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呈稱。據南安府井上猶縣等及縣丞舒富各呈申。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糾率大賊首鍾明貴蕭規。陳日能唐洪劉允昌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欲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征剿江府。就行乘虛入廣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部勒諸軍酌量賊巢強弱。派定哨分。選委謀勇屬官統兵。密召知因向導引領。晝伏夜行。刻定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入各賊巢。同時舉火。併力奮擊。務使噍類無遺。去後。今據前因復勘得前項賊巢。委果蕩平殆盡。蓄積委果焚毀無遺。獲功解報雖少。殺傷燒死實多。猖獗之勢少挫。不軌之謀暫阻。居民得以秋穫。地方亦爲一寧。此皆遵依兵部中因律例事理。仰仗天威。官兵用命之所致。非臣之知謀所能及也。臣惟南贛之兵。素不練養。見賊而奔。則其常態。今各官乃能夜入賊巢。奮勇進擊。在他所未爲。可異之功。於南贛則實創見之事。及照副使楊璋區畫費理。比於各官勞勩尤多。今夾攻在邇。伏乞皇上特加勸賞。以作興勇敢之風。庶幾日後大舉。臣等得以激勵人心。除將獲功人員量加犒賞。生擒賊徒監候審決。首級梟示。俘獲賊屬領養。牛馬賞兵有功人員。查審確的。請册奏繳外。緣係斬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議夾剿方略疏（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諭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爲緊急賊情事。備行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將上猶縣等處賊巢。剋期九月中進剿。等因。遵依隨。本道兵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奏聞定奪外。隨據南安府上猶大庾等縣申稱。各縣鄉民。畏葸將登。各巢羣賊。修葺戰具。要行出劫。并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糾率桶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呂公車。欲要

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府江。就行乘虛入廣流劫。乞要早爲撲剿。等因。已經呈蒙本院密受方略。行委知府季敷縣丞舒富等領兵分剿。共生擒大賊首陳曰能等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賊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燬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二十九名。水黃牛馬羊驢一百四十四頭。匹通經呈報。又蒙本院慮賊必將乘間復出。行委知府季敷指揮來春等統兵屯南安。指揮姚璽縣丞舒富統兵屯上猶。指揮謝昶千戶林節統兵屯南康。各於要害去處。往來防剿。至七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瑞果復統衆一千五百餘徒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楊變等七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賊衆大敗而去。八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瑞又統領二千餘徒復來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龍正等四十二名。斬獲首級一百五十七顆。賊又大敗而去。卽今賊勢少挫。能乘此機會直塞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旣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壤。先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瀨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壤。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壤。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壤。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剿。則老師廢財。爲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二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呈到臣。看得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尅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旣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

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逮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己。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病。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爲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除臣遵照兵部咨題奉欽依。會兵征勦。亦聽隨宜會議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移咨廣東湖廣總督。撫等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換勅謝恩疏（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近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臣奏。該本部覆題。節奉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欽此。備咨到臣。本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勅諭。江西南安撫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剿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驗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踰襲舊弊。招撫蒙。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留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勒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俱欽遵外。竊念臣以凡庸。謬膺重寄。思逃責罪。深求禍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

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明。輒收忘其僭妄。爲陛下一陳其梗概。其實言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戡殛之及。陛下特採該部之議。不惟不加咎譴。而又悉與施行。不惟悉與施行。而又降以新命。是蓋曲從試可之論。不忍以人廢言也。勅諭宣布之日。百姓填衢塞道。悚然改觀。易慮以爲聖天子。明見萬里。動察幽微。占筮策之舉。舉。知國議之有人。莫不警懼振發。強息其暴。僞息其奸。怯者思奮而勇。後者思効而前。三軍之氣自倍。竊盜之謀自阻。所謂縣干格苗。運於廟堂之上。而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之所恨也。冒寵榮而不顧。自好者不爲也。臣固譴劣。亦寧草木無知。不思鞭策以報知遇。雖其才力有所難強。而螻蟻之誠。決能自盡。雖於利鈍不可逆睹。而狐兔之穴。斷期掃平。臣不勝感恩激切之至。

交收旗牌疏（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准工部咨。該本部題稱。看得兵部咨開。都御史王守仁奏。提督軍務。應合照例給與旗牌。以振軍威一節。既查有例。又奉欽依。合無於本部收存內。給與旗牌八面副。就令原來百戶尹麟前去交與本官督軍應用。務加愛惜。不得輕意損壞。候到。先將收領過日期號數徑自奏報查考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於本年九月十六日。據百戶尹麟領齎令旗牌八副。前來。除照數收領。調度軍馬應用。務加愛惜。不敢輕意損壞外。緣係交收旗牌事理。爲此。今將收領過日期緣由并號數開坐具本題知。

議南贛商稅疏（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領楊瑚呈。奉巡撫江西地方右副多御史孫燧案驗。備行各道兵備等官。有地方重大軍務。益於政體。使於軍民。果係應議事件。即便條列呈報。以憑施行。等因。隨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商稅循環文簿。看得該府造報冊內。某日共抽稅銀若干。不見開有某商人某貨若干。抽銀若干。中間不無任意抽報情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于前。原其所自。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史倉官義民等項。不惜

名節。惟嗜貪污。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及被店牙通同客商。買求書算。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弊百端。卷查前項抽分。創於巡撫都御史金澤。一則避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用。題奉欽依。遵行年久。及查贛州龜角尾設立抽分廠。建白于總制都御史陳金。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七毫五忽。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一應軍餉。俱仰給於此。並未奏動內帑之積。亦未科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緣贛州之稅。正德十一年。該給事中黃重奏稱。廣貨自南雄經南安折梅亭。已兩稅矣。贛州之稅。不無重復。已經勘明。停止贛河之稅。近復大舉夾攻。軍餉仰給。全在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餉無益。實惟奸宄是資。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照合將南安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其大庾縣雇夫銀兩。合令該縣每季具印信領狀赴道。批行贛州府支領。支盡查算。准令復支。如此。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大增。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爲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脫漏之弊。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擾。況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軍餉。而且便利客商。蓋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纖毫。轉移之間。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除臣欽遵節奉勅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事理。將副統楊璋等所議。行令該府。一面查照施行外。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陸賞謝恩疏（正德十二年十月初等日）

節該欽奉勅。得爾奏。該福建兵備僉事等官胡璉等。統領軍兵。各分哨路。於今年正月十八等日。先後攻破長富

村象湖山可塘洞等處巢穴。摘斬首從賊級一千四百二十九名顆。及該廣東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統領軍兵分哨並進。於今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克破古村箭灌水竹等寨。斬賊級一千二百七十二名顆。各俘獲賊屬。奪回人口頭畜器械等數多。賊害既除。良民安堵。蓋由爾中嚴號令。處濟有方。以致各該官員奉行成算。有此成功。捷奏來聞。朕心嘉悅。除有功軍官民快人等。待查勘至日。陞賞外。陞爾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降勅獎勵。爾其益竭心力。大展才猷。脩明武備。多方計畫。務使四省交界之區。數年嘯聚之黨。撫勦盡絕。地方永獲安靖。斯稱朕委任之意。毋或狃于此捷。遽生怠玩。致有他虞。欽此。欽遵。臣惟賞及微勞。則有功者益勸。罰行親暱。則有罪者益警。近者閩廣之師。幸而成功。其方略議於該部。成算出於朝廷。用命存於諸將。戮力因於士卒。臣不過申嚴號令。敷布督促之而已。曾有何功。而乃冒蒙褒賞。增其祿秩。錫以金幣。臣實不勝慚汗惶恐之至。然臣嘗有申明賞罰之奏矣。嘗有願陛下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勇之風之請矣。臣之微勞。懼不免於罪。而陛下曲從該部之議。特賜優渥之恩者。所謂賞及微勞。將以激勸有功也。昔人有云。死馬且買之。千里馬將至矣。臣敢畏避冒賞之戮。苟爲遜讓。以仰辜陛下激勵作興之盛心乎。受命之餘。感懼交集。誓竭犬馬之力。以効涓埃之報。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

橫水桶崗捷音疏（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二日）

據江西布按二司巡守嶺北道兵備府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一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督同興國縣典史區澄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磨刀坑巢等。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桶崗洞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于上新地寨。共十四處。共擒斬大賊首雷鳴聰。蓋文亭。梁伯安等六名顆。賊從王禮生等二百四十一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七名口。燒毀賊巢屋房一百七十七間。及奪馬牛賊仗等項。二哨統兵福建汀州知府唐淳呈。督同上杭縣縣丞陳秉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左溪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十八

磊等巢。共十二處。共擒斬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景祥等四名。賊從廖歐保等二百六十四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七百一十二間。及奪獲馬牛器械銀物等項。三哨統兵南安府知府季敷呈。督同同知朱憲推官徐文英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穩下等巢。十二月初三日。擊賊於朱雀坑等巢。共八處。生擒大賊首高文輝、何文秀等五名。擒斬賊從楊禮等三百六十一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七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七十八間。奪獲牛馬賊仗等物。及先於七月二十五等日。二次被賊擁衆攻打本府城池。統領本營官兵會同指揮來春、馮翔與賊對敵。本職下官兵舍人共擒斬賊從龍正等一百三名。來春下官兵擒斬賊從王伯崇等二十五名。馮翔下官兵擒斬賊劉保春一百三十五名。四哨統兵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開稱。督領千戶林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鷄湖等巢。共九處。共擒斬大賊首唐洪、劉允昌、葉志亮、譚祐、李斌等共一十名。賊從王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擒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間。及奪獲牛馬賊仗等物。五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鄭文呈。督領安遠縣義官唐廷華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獅子寨賊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於上新地寨。斬獲首賊藍文昭等三名。擒斬賊從許受仔等一百六十六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四百一十二間。及奪獲牛馬器械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余恩呈。統領龍南縣新民王受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流坑賊巢。共五處。擒斬大賊首陳貴誠、薛文高、劉必深三名。賊從郭彥秀等一百七十七名。俘獲賊屬並奪回被虜男婦九十九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一十七間。及奪獲馬驢器械賊銀等物。七哨統兵寧都縣知縣王天與呈。督同典史梁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樟木坑賊巢。共口處。擒斬大賊首鄧崇、秦王孔洪等八名。擒斬賊從陳榮漢等一百三十九名。俘獲賊屬並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七十五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六間。及奪獲牛馬賊物等項。八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統領上猶縣義官胡

述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箬坑等巢。共五處。擒斬賊從康仲榮等四百一十九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九百九十三間。及奪獲牛馬賊銀等項。及先於九月二十一等日。大賊首謝志田等攻打白面寨。隨督發寨長廖惟道等。擒斬首從賊徒謝志田等三十五名。顆九哨統兵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戢呈。統領本縣新民等兵。於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杞州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西山界桶岡等巢。共九處。擒斬大賊首蕭貴宮鍾得昌等六名。顆。賊從何景聰等二百五十七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五十七名。口。及奪獲牛馬器械賊銀等物。十哨統兵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呈。統領廬陵縣等官兵劉顯等。於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寨下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上池等巢。二十日擊賊於穩下等巢。共十二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三百二十名。顆。賊從王福兒等二百三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八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二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等物。中管隨征參隨等官推官危受指揮謝昶等各呈。蒙提督軍門親統各職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身龍橫水大巢。及菴背等巢。共七處。生擒大賊首蕭貴模等一十四名。擒斬賊從蕭容等四百六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四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二間。及奪獲牛馬金銀賊仗等項。各呈報到道。查知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節奉提督軍門案驗。備仰本道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官兵。將上猶等處賊巢尅期進剿。奏請定奪外。本年六月初五日。據大庾上猶等縣中。并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脩戰具。製造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壞。就行乘虛入廣。乞早爲撲捕等因。備呈。本院行委知府季敷等分兵剿捕。獲功。呈報奏聞。訖。又經本院行委知府季敷指揮來春姚璽。謝昶。馮翔。縣丞舒富。戶千林。節各於要害防遏。擒斬功次俱發。仰本道紀驗解送本院。梟示外。隨該本道會同分守參議黃宏。議照江西地方。惟桶岡一處。該與廣東約會夾攻。龍川一縣。該與廣東約會夾攻。其於三縣。腹心之賊。不時奔衝。難以止遏。合無以次剿捕等因。具呈本院。

移文廣東湖廣鎮巡衙門。約會以次攻剿。陳奉本院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將知府邢琦等刻期進勦。備仰各道不妨職事。照舊軍前紀驗。贊畫等因。依奉。催督各營官兵進攻。去後。今呈前因。除將擒斬賊徒首級。俱送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仍解提督軍門處決。並賊級照例梟示。被虜人口。給親完聚。賊屬男女。並牛馬驛變賣銀兩。收候賞功支用。器械賊物。俱發贛縣貯庫外。職等議照上猶等縣橫水等巢。大賊首謝志。謝志富。謝志海。蕭貴。模蕭貴。富徐華。譚曰志。雷俊臣。桶岡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藍文昭。胡觀雷。明聰。藍文亨。鷄湖大賊首唐洪。新溪大賊首劉允昌。楊梅大賊首葉志亮。左溪大賊首薛文高。高誦。馮祥。朱雀坑大賊首何文秀。下關大賊首蘇景祥。義安大賊首高文輝。密溪大賊首高玉瑄。康永三。絲茅壩大賊首唐曰富。劉必淺。長河壩大賊首蔡積富。葉三。晦。伏坑大賊首陳貴。誠。鼈坑大賊首藍通海。赤坑大賊首譚曰榮。雙壩大賊首譚祐。李斌等。冥頑兇毒。恃險爲惡。僭擬王號。僞稱總兵。聚集黨類數千。肆行流毒三省。攻圍南安。南康府縣城池。殺害千戶主簿等官。流劫湖廣桂陽。鄱縣。宜章。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永新等縣。良民子女。被其奴戮。房屋倉廩。被其焚燬。道路田土。被其阻荒。占奪者以千萬頃。賦稅屯糧。負累軍民。陪納者以千萬石。其大賊首謝志。藍天鳳。各有自稱盤皇子孫。收有傳流寶印畫像。蠶絲草賊。悉歸約束。即其妖狐。酷鼠之輩。固知決無所就。而原其封豕長蛇之心。實已有不可言比之姚源之王。洪八。華林之胡雪二。東鄉之徐仰四。建昌之徐九。均爲賊首。而奸雄百倍之。今則選魁授首。巢穴蕩平。擒斬既多。俘獲亦盡。數十年之禍害已除。三省之冤憤頓釋。悉皆仰伏朝廷。憐念地方之荼毒。大興征討之王師。并提督軍門。指授成算。號令嚴明。親領督陣。身先士卒。以致各哨官兵。用命爭先。捐軀赴敵。或臻是捷。擬合會案。呈詳施行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

期留逗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及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看所得奏。攻治賊盜二說。合無行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等因。題奉聖旨。是這申明賞罰事宜。還行與王守仁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題。看得樞桂等處。與廣東江西所轄。豬峒密邇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賊必遁散。合無請勅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同行事。尅期進兵。等因。題奉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要會同湖廣江西撫鎮各官。各量起兵。約會尅期夾剿。又該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這南贛地方賊情。只照依題部裏原擬事宜。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官。會兵征剿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續准兵部咨。該臣題開計處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省巡撫御史紀功緣由。該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俱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行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取官軍兵快。尅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并行巡撫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叢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據險。四出殺掠。猖獗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賊。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賊。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賊。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賊。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尅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尙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矣。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事許濬率兵千餘。自南安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

守備指揮鄭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太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敷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候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理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間牒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爲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礮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勅聽選官雷濟義民蕭庚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砲鉤鏃。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蒸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礮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礮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容分率壯士數千。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呼聲震天地。指揮謝昶馮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入八面隘巢。破先鵝頭巢。破狗脚嶺巢。破菴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爲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礮之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皆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坳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鷄湖巢。破新溪巢。破寶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鄭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竈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敷破上西峯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賊首從賊首級。并俘

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岸填谷而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簽。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踏叢棘。過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澗。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管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在。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陣預於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棚寨。爲退保之計。有復合聚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峻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瞻顧。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速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鴛井巢。知府李敷守備指揮鄭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絲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攻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李敷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守備指揮鄭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賊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峭壁。黃切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足餉凶歲。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盡皆架棧梯壑。資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嶺坐斃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稔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旣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合勢。爲守

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俟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正巖。醫官劉福。秦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其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壁。隔水爲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戩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戩右懸崖而下。遠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戰。又敗。然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破西山界巢。鎖匙龍巢。破黃竹坳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七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太王嶺巢。擒賊首管賊人賊級。並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尙多。是日。開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鄭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礮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礮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知府季敷分屯岳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以爲岳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勦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

潭又破杉木坵巢。破原陂巢。破木里巢。十一日。知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庵巢。十三日。又破東姚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巖谷溪壑之內。饑餓病殄顛扑死者。不可以數。於是桶岡之賊略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獠。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邊推官徐文英呈稱。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季敷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鷄湖等處。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各相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西寨。寨苦竹坑。寨長河壩。巢鵝坑。巢二十三。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又追擊于鷄湖巢。十二日。初三日。知府季敷擊賊於朱雀坑。寨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賊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搗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賊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錢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徒賊屬牛馬賊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潛擬王號。圖謀不軌。其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虐焰之熾盛。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茲。前此亦嘗夾勦。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斬獲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是皆仰仗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成算以行事。循方略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獸

免之捷。實由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冒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勝決於千里之外。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等敢爲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覆餗之戮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鄭文知府邢均季駿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箴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姚繼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鸞宋瑛陸礪千戶陳偉高容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旣行。功廉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立崇義縣治疏（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五日）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南安府知府季駿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生楊仲貴等呈稱。上猶等縣。水左溪長流桶崗關田鷄湖等處之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葦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行令安插於此。不過依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潛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雜處於內。分羣聚黨。動以萬計。始漸虜掠鄉下。後乃攻劫郡縣。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幸奏聞。征勦蒙本院親率諸軍。搗其巢穴。擒其首惡。妖氛爲之掃蕩。地方爲之底寧。三縣之民。歡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自聞夾攻消息。陸續逃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爲患。合無三縣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到道。隨取各縣鄉導。于軍營研深。查得前項賊巢。係上猶大庾南康三縣所屬。上猶縣崇義上保鴈湖三里。先年多被賊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大庾縣義安三里。人戶間被殺傷。田地被占一半。南康縣至坪一里。人戶皆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總計賊占田地六里有半。隨蒙本院委領兵

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黃文鸞親歷賊巢踏勘。三縣之中。適均去處。無如橫水。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地方。山水合抱。土地平坦。堪以設縣。隨會同分守左參理黃宏議得。合無於此建立縣治。盡將三縣賊人占據阻荒地。通行割出。緣里分人戶數少。查得南康縣上龍一里。崇德一里。亦與至坪相接。緣至坪三都雖非全里。然而地方廣闊。錢糧數多。堪以折作一里。合割併屬新縣。其間人戶數少者。田糧尙存。招人佃買。可以復全。縣治既設。東去南康尙有一百二十里。要害去處。則有長龍。西去湖廣桂陽縣界二百餘里。要害去處。則有土保。南去大庾縣一百二十餘里。要害去處。則有鉛廠。俱該設立巡檢司。查得上猶縣過步巡檢司。路僻無用。宜改移上保。備山呈詳。奉批。看得橫水間建縣治。實亦事不容已。但未經奏請。須候命下方可決勝。兼之工程浩大。一時恐未易就。今賊勢雖平。漏網尙有。且宜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先於橫水建立隘所。以備目前不測之虞。除委典史梁儀等一面豎立木柵。建築土城。建造營房外。查得橫水附近隘所。如至坪。鴈湖。賴塘等處。盜賊既平。已爲虛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潭。石玉。過步。果木。烏溪。水田等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撥守橫水。其通賊人戶。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永遠守把。其不係通賊者。量丁多寡。抽選編簽。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責委屬官一員。統領當川守把。遇有賊黨嘯聚出沒。即便相機剿捕。候縣治既立。人煙輳集。地方果已寧靖。再行議處裁撤。其開建縣治。本院親行踏勘。再四籌度。固知事不可已。但舉大事。須順民情。革之後。尤宜存恤。仰該道會同分守等官。再行拘集地方父老子弟。多方詢訪。必須各縣人民踴躍鼓舞。爭先趨事。然後興工。庶幾事舉而人有子來之美。工成而民享僭樂之休。仍呈撫院等衙門。一同計議施行。等因。依奉會同參議黃宏遵照批呈事理。先於橫水設立隘所。防範不寬。及行該府再行拘集詢訪。隨據府縣各山拘集父老到官。各交口歡欣。鼓舞趨事。別無民情不便等因。備呈到道。詳審無異。轉呈到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撫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前項地方。大賊既已平蕩。後患所當預防。

今議立縣治。并巡司等衙門。懲前慮後。杜漸防微。實皆地方至計。及查得橫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因地名縣。亦爲相應。如蒙皇上憫念地方。屢遭荼毒。乞勅該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并儒學巡司等衙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變盜賊強梁之區。爲禮義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卷十一

別錄三 奏疏

奏疏三

乞休致疏（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臣以菲才。遭逢明盛。荷蒙陛下滌垢掩瑕。曲成器使。既寬尸素之誅。復冒清顯之職。增其祿秩。相以賞罰。念其行事之難。授以提督之任。言行計聽。感激深恩。每思捐軀以效犬馬。奈何才蹇福薄。志欲前而力不逮。功未就而病已先。臣自待罪鴻臚。卽嘗以病求退。後懼託疾避難之誅。輒復黽勉來此。驅馳兵革。侵染瘴癘。晝夜憂勞。疾患愈困。自去歲二月。往征閩寇。五月旋師。六月至於九月。俱有地方之警。十月攻橫水。十一月破桶岡。十二月旋師。未幾。今年正月。又復出剿湖賊。前後一歲有餘。往來二三千之內。上下溪澗。出入險阻。皆扶病從事。然而不敢輒以疾辭者。誠以朝廷初中賞爵之請。再下提督之命。惟恐付託不効。以辜陛下聽納之明。負大臣薦揚之舉。且其時盜賊方熾。生民之荼毒。而以罪累後人。非仁也。已遇其難。而遣人以艱。非義也。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醇。非忠也。故事委身以待罪。忍死以效職。今賴陛下威德。廟堂成算。上轡南康之賊。旣已掃蕩。而湖寇殘黨。亦復不多。旬日之間。度可底定。決不至於重遺後患。則臣之罪責。亦旣可以少逭於萬一。但惟臣病月深日亟。百療罔效。潮熱

咳嗽。瘡疽癰腫。手足麻痺。已成廢人。昔人所謂緜弱之才。不堪任重。福薄之人。難與成功。二者臣皆有焉。伏惟陛下覆載生成。不忍一物失所。憫臣輿病討賊。所備嘗之苦。哀臣忍死待罪。不得已之情。念福薄之有限。憐疾療之無期。准令旋師之日。放歸田里。豈曰保全餘息。尙圖他日之效。苟遂首丘。臣亦感恩地下。能忘御結之報乎。臣不勝哀懇祈望之至。

移置驛傳疏（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大庾縣峯山里民朱仕珙等連名告稱。本里先因敵禦盜賊。正德十一年。被賊復仇。殺害本里婦男一百餘命。各民驚惶。自願築砌城垣一座。搬移城內。告申上司。蒙給官銀修理三門。今幸完成。居民無虞。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調本里百長謝玉山等五百名前去本府剿賊。已獲功次解報。未蒙發回。今風聞盜賊又要前來復讎。但本城缺兵防守。乞賜裁革宰屋龍華二隘人夫。前來守城。其赤口巡檢司缺官。就乞委官署掌印信。督兵防遏。及願出地遷移小溪驛進城。城池驛舍。俱保無虞。等情。奉批。口嶺北道議處。依奉會同左參議黃宏議。將宰屋龍華二隘人夫撥付該城防守。該府照磨鄧華空閑。合委署掌印信。提督該司該弓兵。該城兵衆。併力防遏。其小溪驛遷移峯山城內一節。合行該府查勘。應否遷移。過往使客。有無便益。南北水路。有無適均。移驛之費。計算幾何。緣由呈詳本院。奉批。去隘委官。俱准議行。移驛事。仰行該府作急勘報。等因。已經行。據南安府呈。蒙二隘人夫撥付峯山守城。行委照磨鄧華署掌赤石巡檢司印信。及查議得小溪舊驛。止有人煙數家。孤處河邊。且與鷄湖等賊巢相近。曾被強賊來驛。執虜官吏。燒毀公廳。見今賊勢猖獗。使客輒受驚惶。不敢停歇。往年亦曾建議遷驛。奈小溪人民。俱各包當該驛夫役。積年射利得慣。官吏被其鈐制。往往告稱移驛不便。况移驛處所。雖在城中。離河不遠。工程所費。亦不過四五十兩。如此一舉。委果水陸俱便。不惟該驛可保無虞。而往來使客宿歇。亦無驚恐等因。回報到道。覆議相同。據呈到臣。簿查先爲前事。

已經批仰該道議處回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小溪舊驛屢被賊患。移置峯山城内。委果相應。如蒙乞勅該部查議相同。俯從所請。則一勞永逸。實爲地方之幸。

湖頭捷音疏（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一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鄭文呈稱。統領遠安縣義民孫洪舜等兵。於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漳等巢。十一日。攻破半邇等巢。共五處。二月二十六日。與賊戰於水源等處。擒斬大賊首吳植祥陳秀謙張秀鼎等七名。賊從陳希九等一百二十六名。俘獲賊屬男婦五十六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二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陶呈稱。督同同知夏克義知縣黃天與典史梁儀老人葉秀芳等官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方竹湖等巢。初九日。攻破黃田均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覆賊於白沙。二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芳竹湖等處。擒斬大賊首黃佐張廷和王蠻師劉欽等一十名。賊從黃密等二百六十名。俘獲賊屬男婦八十三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十二間。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知府陳祥呈稱。督同通判徐璣新民盧琢等官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熱水等巢。初九日。攻破鐵石障等巢。共五處。二十五日。覆賊於五花障等處。二月初二日。與賊戰於和平等處。擒斬大賊首陳活鵠黃私閻張玉林等十一名。賊從李廷祥四百三十一名。俘獲賊屬男婦二百二十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百七十二間。及奪獲器械賊銀牛馬等項。四哨統兵南安府知府季敷呈稱。統領導蓋鐸百長許洪等官兵。於正月初三日。攻破右坑等巢。十一日。攻破新田巡等巢。共四處。二十七等日。覆賊於北山。又與賊於風門奧等處。擒斬大賊首劉成珍等四名。賊從胡貴琢等一百三十名。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五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七十三間。及奪獲賊銀等物。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余恩呈稱。統領新民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推官危壽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洲大巢。十

一日。攻破空背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覆賊於銀坑水等處。擒斬大賊首賴振祿。王貴。洪。李。全。鄒。一。惟。等。九。名。顆。賊。從。賴。賤。仔。等。三。百。五。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六。十。二。名。日。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一。間。乃。奪。獲。器。械。牛。馬。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姚。順。呈。稱。統。領。新。民。衛。南。春。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攻。賊。巢。放。火。等。巢。初。九。日。攻。破。岑。岡。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烏。虎。嶺。擒。斬。大。賊。首。謝。燮。會。用。奇。等。五。名。顆。賊。從。處。有。同。一。百。九。十。九。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一。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七。十。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七。哨。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稱。統。領。義。官。葉。方。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洞。大。巢。初。十。等。日。攻。破。鎮。里。寨。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中。村。等。處。擒。斬。大。賊。首。池。仲。寧。高。允。賢。池。仲。安。朱。萬。林。根。等。十。二。名。顆。賊。從。黃。穩。等。二。百。一。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八。哨。統。兵。贛。州。衛。千。戶。孟。俊。呈。稱。統。領。義。官。陳。英。鄧。志。高。新。民。廬。珂。等。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會。同。指。揮。余。恩。推。官。危。壽。攻。破。上。中。下。三。洞。大。巢。初。十。等。日。攻。破。大。門。山。等。巢。共。六。處。擒。斬。大。賊。首。謝。鳳。經。吳。宇。張。廷。與。石。榮。等。九。名。顆。賊。從。張。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四。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七。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牛。馬。賊。銀。等。項。九。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統。領。義。民。趙。志。標。等。兵。於。正。月。十。一。等。日。攻。破。旗。領。等。巢。共。二。處。二。月。十。四。日。與。賊。戰。於。乾。村。等。處。擒。斬。賊。從。劉。三。等。一。百。七。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賊。物。等。因。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池。仲。容。等。突。來。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富。領。剿。兵。捕。斬。獲。賊。級。四。顆。破。賊。殺。死。報。効。義。士。楊。習。舉。等。十。名。執。去。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縣。暫。將。各。賊。招。安。撥。回。原。巢。經。歷。王。祚。送。出。參。將。失。事。知。縣。王。天。爵。盧。鳳。千。氏。鄭。鐸。朱。誠。洪。恩。主。簿。周。鎮。鎮。撫。劉。鑑。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應。剿。緣。由。呈。詳。轉。達。具。奏。外。正。德。十。三。年。正。

月初三日。奉提督軍門紙牌。議照上翁等縣賊巢既平。廣東龍川縣瀾頭等處賊巢。奉有致命。應該會剿。其大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今軍勢頗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搗其不備。坐視以待。廣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遵奉勅諭。內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事理。部勒兵衆。分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并知府等官。鄭文陳祥等。統領各授進止方略外。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功次。及催各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剿。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覈實施行等因。隨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批行本道先行紀驗明白。池候覈實施行。依奉督率各省官兵。依期進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前項功次俱類。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賊犯。解赴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器械賊仗。賊銀俱貯庫外。參照瀾頭大賊首池仲容。池仲寧。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盤據一方。歷有歲年。僭稱王號。偽設官職。廣東翁源。龍川。始興。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城池殺害官軍。焚燒村寨。虜殺男婦。歲無虛日。曾經狼兵夾攻數次。俱被漏網。是乃衆賊奸雄之巨擘。三省羣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手就擒。仲寧。仲安等。一時授首。各巢賊從。擒斬殆盡。此皆仰仗朝廷德威遠播。廟堂成算無遺。提督軍門賞罰以信。而號令嚴明。師出以律。而機宜慎密。身先士卒。而艱險之不辭。洞見敵情。而撫剿之有道。以是數十年之巨寇。一旦削平。連四省之編氓。永期安輯。呈乞照詳轉達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該本部覆題。節奉聖旨。是這地方賊情。著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欽此。及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准兵部覆題。請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踴襲。舊弊招撫。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亦聽斬首示衆。賊級聽本處兵備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遵冊奏繳。查照剿殺南方。蠻賊。見行舊例。議擬陞賞等因。具題。奉聖旨。是王守仁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

准兵部覆題。看所得奏。政治盜賊二說。就令差來人賈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功成。不限以時。相機攻剿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是欽此。陸續備咨到臣。俱經通行撫屬四省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欽遵。并咨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查照外。續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壤於湖郴。在贛州之瀾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壤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瀾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洩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效生員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溫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卽池大髻。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爲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日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效。於是藉其衆五百餘。悉促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効。意在援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千。問所以攻勦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勦。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逃。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益熾。官府無可柰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潛號

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猖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龍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瀾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讎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僞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卽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僞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臣謀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卽陽怒以爲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歡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瀾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資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亦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况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

拘而不至者。卽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要仲。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莫等兵。然以道經洄巢。恐搖諸賊。則別賫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鞠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郝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敷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利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洄。先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他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洄。各哨官兵。遙聞三洄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

姚璽兵遂被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被勞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鄭文兵遂被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燾兵遂被布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舍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嚴文兵破半巡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季燾兵破新田巡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容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尙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若百數。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亦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奪賊衣。佯若奔潰者。乘容直衝賊所據崖下。洞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遁。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嶺。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燾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奧。其餘奔散殘黨尙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黏蹤貫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日復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

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季毀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鄭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爲各巢積惡兇狡之賊。皆已擒斬略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騙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臣遣報效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年二月從征闖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況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類次賊首三十八名。類。從賊二千零九名。類。俘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器械賊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賊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類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嚴實施行。具由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參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於涸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賴。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猿。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

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疎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管調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狃。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效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鄭郊。父知府陳祥。邢珣。季毅。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陣。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爲後勸。臣本凡庸。謬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痿痺之疾。既成廢棄之八。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添設和平縣治疏（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廣東按察司分巡領東道兵備僉事朱昂。會呈。據贛州府知府邢珣。惠州府知府陳祥。呈奉臣案驗。據廣東惠州龍川河源等縣省祭監生。生員耆老。陳震。余世美。黃宸等。連名呈稱。洎頭岑岡等處。叛賊池大鬚等。魁首動以百十。徒黨不下數千。始則佔耕民田。後遂攻打郡縣。謝玉璘。鄒調等。倡亂於弘治之末。而此賊已爲之先鋒。徐允富。張文昌。繼亂於正德之初。而此賊復張其羽翼。荼毒一省。二十餘年。

以來。乃爲三省遁逃之主。遂稱羣賊桀驁之魁。提河源縣之主簿。虜南安縣之經歷。綁龍南縣之縣官。戮信豐所之千戶。肆然無忌。果圖漸靡。兇惡日增。僭稱王號。僞建元帥總兵都督將軍等名目。雖屢蒙上司動調官兵。多方征剿。俱被漏網爲患。今蒙提督軍門親搗賊巢。掃蕩殘黨。除數郡之荼毒。雪萬姓之冤憤。若不趁此機會。建立縣治。以控制三省賊衝之路。切恐流賊復聚。禍根又萌。切見龍川平和地方。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稠麋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之程。其間山林阻隔。地里遼遠。人迹既稀。奸宄多萃。杳得父老相傳。原係循州一川。龍川雷鄉二縣。後因地方擾亂。人民稀少。除去循州雷鄉兩處。止存龍川一縣。洪武初間。龍川尙有五十里。其後州縣既除。聲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賊首謝仕真等相繼作亂。將前項居民。盡行殺戮。數百里內。人煙斷絕。自此賊巢日多。民居日耗。始將龍川縣都岡併作七里。迄於近年。民遭荼毒。遂至此極。如蒙憐念。於和平地方。設建縣治。以控制搖洞。興起學校。以移易風俗。及將和平巡檢司。改立瀨頭屯兵。隄備庶幾。變盜賊之區。爲冠裳之地。實爲保安至計。等因。據呈到院。看得東南地方。但係盜賊盤據。即皆深山窮谷。阻險遼絕之區。是以征剿之後。其民類皆願立縣治。以控扼要害。敷施教化。而漸次化導之。故東南引盜安民。則建立縣治。亦其一策。近該本院親剿瀨頭。見今住軍九連大山。往來瀨頭和平等處。備閱山溪形勢。講求賊情。民俗深思善後之圖。實有如各役所呈者。但開建縣治。置立屯所。必須分割都岡。創起關隘。城池宮室之費。力役輸調之費。未經查勘議處。難便奏聞。案仰本道卽行副使楊璋。會同僉事朱昂。督同府縣掌印官。拘集各該地方鄉耆。軍中人等。備勘和平瀨頭兩處。某處可以建築城池。某地宜以添設巡邏。某縣都岡相近。可以分割。某里村寨。接連。堆以撥補。某所巡司。可以移鎮。某鄉丁戶。可以編僉。其移民以就田。調兵以守隘。一應工役所需。作何區處。再行考求圖籍。諏諮耆老。必求至當歸一。具由呈來。以憑議處定奪。仍呈總督總鎮巡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各職遵依。督同龍川縣署縣事主簿陳甫。河源縣署縣事縣丞朱櫛。就近拘集龍川縣通縣并河源縣惠化

郡里老沙海鍾秀山等與原呈陳震等到職會勘。和平峒地方原有二千餘家。因賊首池大鬚等作耗。內有八百餘家投城居住。尚存一千餘家。本峒羊子一處。地方寬平。山環水抱。水陸俱通。可以築城立縣於此。招徠投城之人。復業居住。分割龍川縣和平郡仁義都并廣三圖。共三里。及割附近水源縣惠化都與接近江西龍南縣隣界亦折一里前來。共轄一縣。及將先年各處流來已成家業寓民。盡數查出。責令立籍。撥補稅戶。歸一體當差。其和平巡檢司宜立澗頭。以控制險阻。仍於本縣并龍南縣量編隘夫幾百名。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弓兵巡邏。使盜賊不得盤據。其蓋造衙門大小竹木。和平澗頭各山產有俱派本處人戶採辦。不用官錢。其餘磚石灰瓦匠作工食之費。須查支官庫銀兩。及差委公正府佐武官一員。清查澗頭岑岡等處田土。除良民產業被賊占耕者照數給注外。中間有典與新民得受價銀者。量追價銀一半入官。其田給還管業。其餘同途上盜田土。盡數歸官賣價。以助築修城池官廨之用。其龍川縣分割三圖。止存五圖。在彼路通衝要。答應繁雜。查得鄰界長樂縣所屬清化都。正與龍川連近。乞於該都分割一圖補轄管轄。庶爲適均。等因。又據龍南縣太平等保里老賴本立等呈稱。本縣東南與廣東龍川河源二縣。西南與廣東始興縣連界。多深山窮谷。向因各處流賊過境劫掠。太平保設有橫岡角嶼二隘。上蒙高深二保設有牛岡鴨陂二隘。就於各保僉點隘夫鄉兵守把。後因池大鬚等不時出劫。各隘燒毀一空。今征剿既平。宜將前項隘所修築把守。可保四境無虞。及照本縣止有四里半。邑小民寡。遞年逋負追併。況與龍川縣又係隔省竄遠。乞免分割。以甦民困。等因。各職併行會議得。賊平之後。經久良圖。誠無踰於添設縣治者。今龍川縣里老人等願於和峒羊子鋪添設縣治。及分割都圖。清賣賊田。移置巡司。量僉隘夫等情。俱相應俯順。惟稱又要分拆江西贛州府龍南縣附近都圖。緣係兩省地方。相隔愈遠。未免影射差役。兩無歸着。難以准行。止該于龍南縣該管圖保。修築舊隘。其新興地方。係通始興縣要路。宜添設一隘。各於隣近地方多僉鄉夫守把。及看得修築城池學校倉場舖舍等項。中間有礙百姓田廬稅糧。亦該委官丈量照數除豁。相距龍川縣二

百里之程。該量設舖舍十處。一應工程。除大小竹木派令人戶採辦。其餘磚石灰瓦等項物料。各色匠作工食。猝難料計。應合委官估計。通該銀若干。扣除前項田價銀兩若干。餘於惠州府庫相應官銀支給。尙有不敷。另行申請。合用人工。該起龍川縣與河源縣惠化都民夫答應。其移置巡頭巡檢司。應隸新縣管轄。該司弓兵四十名。額數寡少。合於龍川縣補平仁義廣三圖量編四百名。龍南縣量編二百名。俱令該縣掌印官編僉造冊。分爲二班。半年一換。班各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官巡邏。遇有盜賊生發。卽隨撲獲。隘夫限滿。亦須該班者交代方還。各府州縣巡捕縣俱要不時往來巡點。其清賈賊口。修築城池等項。俱各委官分投幹辦。方得集事。再照新縣里糧數少。官員應該減裁。且係偏僻之地。驛遞不必添設。遇有使客往來。總于龍川縣雷鄉驛應付。前項居民。被賊殘害。瘡痍未蘇。加以創縣勞費。困苦可矜。成縣之日。凡遇一應雜泛差役。坐派錢糧物料等項。俱各酌量減省。期待三年之後。方與各縣一體差科。庶幾輿情允愜。事體允當等因。到道。會同僉事朱昂覆議相同。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會同欽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毛鳳。議照前項地方。實係山林深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間餘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眞足以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棄而不守。斷爲狐鼠之窟穴。終萃逋逃之淵藪。況前此本亦州縣舊區。始以縣存。而民猶恃爲保障。後因縣廢。而賊遂據以陸梁。是又往事之明驗矣。常賊猖獗之日。地方父老。屢有取復縣治之議。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不能。今賴朝廷威德。巢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縣治。以扼其要害。將來之事。斷未可知。臣等班師之日。曾從提招者尙不滿百。今未兩月。遠近牽引而至。且二百矣。若縣治不立。制馭闕疎。不過一年。汎然投招之人。必皆復化爲盜。其時又復募師征剿。剽而復聚。長此不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與師征剿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針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將元氣遏絕。症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爲久安長治之策。伏願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爲

將來之永圖。念事機之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等所議。特勅該部早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以爲得宜。乞從所奏。并將該設職官印信。卽與銓選鑄給。而員以省費。均地以平徭。移巡司以據險要。寬賦役以蘇窮民。如此。則夷險爲易。化盜爲良。可計日而效。不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後之譴責朝廷。亦免再役之勤。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三省夾剿捷音疏（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具廣東按察司等衙門整飭兵備監統僉事等官王大用等呈。正德十二年九月內。具肇昌縣知府李增稟稱。賊首龔福全。高快馬等。不時出沒爲患。近蒙軍門案驗內開。三省會兵進剿。緣照官兵未到。誠恐各賊探知。自分必死。羣合四出攻劫。不惟居民受害。抑恐患及城池。議要從宜設法。以緩其勢。待軍兵到日。另行遵奉號令。等因。本職看得各賊俱係先前大征漏網。招亡納叛。蹤跡詭祕。爲今之計。必先誘其腹心。以爲我用。然後以次剪其羽翼。庶以賊攻賊。彼勢可孤。而我患可保。已經呈奉軍門議處。設法誘致去後。續據知縣李增稟稱。歧山賊犯龍貴等十二名。天塘賊犯陳滿等十名。各挈家赴縣。首領擒獲。同伴解官。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督同龍貴等計誘賊犯蕭緣等六十名。十二月初二日。陳滿等計誘賊犯李廷等二十三名。等因。及據通判鄒級仁化縣知縣李尊呈稱。大賊首高快馬帶從賊一十五名。賊婦二口。潛住地名癩痢寨深坑。結巢藏住。隨統民壯兵夫譚志澤等。於閏十二月初一日。戌時進兵圍寨。至初二日。早擒捕木賊。突出山頭迎敵。追至始興縣界。各兵奮勇向前。生擒大賊首高快馬。卽高仲仁。從賊三名。賊婦賊女各一口。及行兇器械。并被傷兵夫劉廷珍等。開報到道。節據知府姚鵬等呈稱。督率軍兵。夫快抵巢。與賊交鋒。陸續擒斬首從賊犯李萬山。賴永遠等一千三百二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七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三名。口及賊仗牛馬等物。又據知縣李增呈。緝得賊首李斌。亡命在湖廣烏春山躲住。飛報到職。當就發遣捕盜老人李攻瓊等。星夜潛至地名姜陽峒。藏蹤緝探。始擒本賊。餘黨俱各

奔逃。緣由各開到道。參稱賊首李斌節與高快馬襲福全等糾衆流毒三省。屢勞征討。各遵奉軍門號令。窮追深入。一旦就擒。各照懸示重賞。而知縣李增督兵設策。屢有奇功。亦合獎勞。以勵將來。等因。備呈轉報到臣。亦據整飭兵備兼分巡廣東道監統僉事等官顧應祈等呈。據領哨通判莫相等呈稱。統領漢達官軍民壯打手人等。照依刻期進剿。上丁橫溪關峒深峒等巢。賊黨堅立排柵。統衆迎敵。傷殺兵夫。彼時軍兵協謀。奮勇鬪戰。當將各巢攻破。陸續擒斬賊犯吳璋鄧仲玉等共六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百九十五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七口及牛馬器械等物。解送前來會審。又發兵搜斬賊級一十二顆。生擒賊人三名。并俘獲賊屬等項。隨據本官稟稱。橫溪大賊首吳珙招集亡命。遞住地名東田村深山結巢。即稟蒙監督僉事顧應祥出給重賞。指示方略。密切發兵抵吳珙巢穴。四面圍攻。被珙等亂用藥弩射出拒敵。我兵冒傷奮勇進剿。先用銃箭將吳珙打倒。賊勢少却。我兵呼噪大進。將吳珙等首從并賊屬盡數擒斬共十三名顆。俘獲賊屬六口。奪回被虜婦女二口。陣亡兵夫六口。緣由呈解到道。看得賊首吳珙。係是稔惡巨寇。流劫兩省。拒敵官軍。而通判莫相等設法防捕。致縛前兇。應合獎勞等因。備呈開報到臣。查得先准兵部咨。爲地方緊急賊情事。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奏。該本部覆題。看得榔桂等處與廣東江西諸峒聯絡。若三省會兵夾攻。賊必遞散他處。合無請勅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尅期進兵。等因。具題。節奉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續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臣節該奉欽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軍衛有司設法剿殺。其領兵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仍要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或僉所在大戶。量加糧賞。或購令賊徒自相斬捕。皆聽爾隨宜處置。欽此。又准兵部咨。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內開節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稱。賊徒千餘人在洲頭街流劫。及據湖廣郴州中。賊首襲福全高仲仁等雖蒙征剿。黨惡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招撫襲福全。給與冠帶。設爲猛官。高仲仁等給與衣巾。設爲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

路劫殺軍民。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官名目。正德十一年七月內。流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後蒙撫諭將高仲仁李斌給與冠帶。重設猛官。未寧半月。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虜捉知縣韓宗堯。一起七百餘徒。出劫生員譚明浩等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峒等處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縣出劫。呈上轉達請軍來剿。因各報到臣。看得前項盜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而自治之方。亦有二說。等因。該本部覆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大意謂事權隆重。若無意於近功。而實足爲攻取之幾。征調四集。雖可以分咎。而不免爲地方之累。窮究根本。辯析詳明。言雖兩端。意實有在。合無本部行文。就令差來人費回。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相機攻剿。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欽此。欽遵。節經通行各省及各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勘處調集兵糧。尅期攻勦。以靖地方。續據廣東布政司等衙門左布政使等官吳廷普等會呈。奉臣并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金案驗。各准兵部咨。備行欽遵。查勘計處呈報等因。依遵會同都布按三司等官歐儒等并嶺東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等議。將應剿賊巢起調漢達官軍士兵官員名。分定哨道監統。把截進攻道路。及合用糧餉等項。備開呈詳。隨據監督兵備僉事王大用等各將進兵機宜呈詳到臣。奏看得兩廣總督總兵等官雖已奉命行取回京。然軍馬錢糧調度方略。悉經區畫。會有成案。本院見督官兵征剿瀕頭等賊。未能親往督戰。除分兵設策。督令副使楊璋等四面防截外。仰各官查照原議。上緊依期進剿。毋得遲疑參錯。致誤事機。一應臨敵制度。俱在各官相機順應。若賊勢難爲。兵力不逮。或先離散其黨。與或陰誘致其腹心。聲東擊西。陽言陰襲。勿拒一議。惟求萬全。軍門遙遠。不必一一呈稟。反成牽滯。又經牌仰上緊相機督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各道呈報前項擒斬賊人賊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名。口奪獲器械賊物一百三十二件。把牛馬八十三隻。匹總計二千八百八名。顆口隻匹件。行仰各道徑送巡按紀功御史審驗紀錄造冊。

奏繳外。叅照大賊首高仲仁、李斌、吳玠等荼毒三省。稔惡多年。敵殺官兵。攻劫郡縣。即其奸計。雖亦不過妖狐黠鼠之謀。就其虐焰。乃已漸成封豕長蛇之勢。今其罪貫既盈。神怒人怨。數月之間。克遂殲殄。雪百姓之冤憤。解地方之倒懸。此皆仰仗天威。廟堂有先勝之算。帷幄授折衝之謀。賊徒破膽。將士用命之所致也。臣等獲睹成功。豈勝慶幸。及照巡按紀功御史毛鳳振揚風紀。作勵將士。既盡紀驗之職。復多調度之方。比於常格。勞績尤異。僉事王大用、顧應祥等。監統督調。備效勤勞。懋著經營之略。共收克捷之功。其部指揮王英、歐儒知府姚鵬、通判鄒級、莫相知、縣李增、李蓴。或領兵督哨。或追剿防截。類皆身親行陣。且歷艱難。均合甄收。普加旌擢。伏望皇上。既行大賞於朝。復沛覃恩於下。庶示激獎。以勸後功。臣以凡庸。兼復多病。謬膺地方之責。屬征調四出。不能身親督戰。然賴總督諸臣。先已布授方略。領哨諸將。得以遵照奉行。戮力効死。竟收完績。真所謂碌碌因人成事。雖無其濟之功。實切同舟之幸。除先已具本請罪告病乞休外。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聖旨。王守仁、陸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欽此。欽遵。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冰淵。切念臣以章句腐儒。過蒙朝廷滌瑕掩垢。收錄於摺葉之餘。既又求長於短。拔之閒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蒞事之後。兵耗財賈。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朝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力弱。必致傾僣。謂其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罰。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以旗牌。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之任。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

府一州之官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洲。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藉。兵無挫刃。分巡官屬。費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剿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始提臣之來蒞事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號召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方略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驚駱之馬。而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驚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驚。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蹄。或十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允報。庶幾生還。猷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忍恥苟得。其如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皇上推原功之所治。無使賞有濫及。收回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宣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恩懼罪懇切祈望之至。

再議崇義縣治（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領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戶部咨。覆題建立縣治。以期久安事。卷查先該本道議橫水地方。應行事宜。開列條款。備呈提督軍門。議委南康縣縣丞舒富將大庾南康上猶三縣機快各點集三百名。分作三班。專委本官統領來往巡視。如有餘黨復集。卽更擒擊。有功一體轉達陞賞。及於三縣起人夫各一百名。分作三班。就委本官。不妨往來巡邏。兼督採辦木植。燒造磚瓦等役。俱經備行本官。將開去事宜。查照施行。外。隨奉提督軍門批。據縣丞舒富呈稱。依奉前去橫水建立縣治處所。將縣治公廡。儒學。嚴廡。堂齋。布按分司及府館。旌善申明等亭。倉廩。牢獄。養濟倉場等房。并城中街道。帶同地理陰陽。會成倫等。定立向止。分處停當。已經

畫圖貼說呈報外。合用木植。督令義官李玉璽前去地名左溪關田等處採運。隨拘各項木作。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起手興工。即今先將縣治并儒學起造將完。各分司等衙門料物皆備。亦皆陸續起造。但甃瓦灰泥等匠工食應該估計。不若包工論價。庶便工程易完。已經督同備估。共該銀一千零七十一兩七錢九分四釐。請給錢糧支用等因。批行本道再與詳審。看得所呈修理次第。已是停當。所議包工論價。亦爲有見。合行贛州府將大征支剩銀錢照數支給應用。及照衙門既已建立。必須城池保障。合無仍行通行計處城牆周圍高闊丈尺工食。或先築土城。待後包砌。或應一時策動。就行本官會同各縣掌印官查照里分糧數多寡。均派修築。與夫城門城樓之費。一併估修。已經備由通行呈奉撫按衙門依擬施行。俱行贛州府照數查發。及行縣丞舒富遵照支散估修外。續據縣丞舒富呈稱。量計新縣城牆周圍五百丈。即今新築土城高一丈七尺。而闊七尺五寸。脚闊一丈。若令三縣里甲自行修築。不無延擱。必須顧倩泰和縣土工數百。先築土城。自七月十一日起工。扣至八月終。土城可以通完。然後用甃包砌。庶得堅久。其三縣徵收工價解給。庶得實用。并將城門城樓城牆築砌甃石工食共計估該銀八千四十五兩六錢七分二釐。備由開呈等因。奉批仰分巡道再加議看施行。查得大庾等縣共計僅五十二里。而估計銀兩頗多。疲弊之民。誠所不堪。及照大征變賣賊屬牛馬賊銀二千六百七十一兩四錢九分。及本道問過贓罰紙米價銀一千餘兩。見在合查商稅銀帙補三百七十四兩八分二釐。共四千四十五兩六錢之數。先行給發。在餘四千兩。查將三縣丁糧通融分派。責委公正官員徵收監督。禁革侵漁騷擾等因。備由呈奉提督軍門批役一縣而建橫水。似亦動衆勞民。建橫水而屏三縣。實乃一勞永逸。但當疲困之餘。務以節省爲貴。議該并縣數合事宜。非獨民減科擾。抑且財獲實用。仰悉照議施行。仍行各縣痛禁里胥不得侵漁騷擾。曉諭居民各宜樂事勤工。毋忘既往之患。共爲久安之圖。呈繳依奉。遵照查支分派修理去後。今照前項縣治學校分司各該衙門蓋造將完。而土城扣至八月終亦可完。官民住坐。可保無虞。燒甃包砌。計亦不難。其街道市廛。俱有次第。

商賈往來。漸將貿易。緣縣名未立。官員未除。所轄里分之民心。固知趨向。所安新民之版籍。尚未歸着。及照縣治既建。凡百草創。爲縣官者。若非熟知地方。與凡捕盜安民之術。民情土俗之宜。皆能洞曉。舉而用之。鮮不敗事。隨會同江西布政司分守嶺北道左參政吳大有。議得縣丞舒富。先因前賊攻圍該縣。戮力拒賊。待以保全。後因大征領哨。獲功居多。賊首謝志山。獨爲所獲。續委巡視三縣。招安新民六百餘名。帖然安堵。復委督修兩項縣治衙門。城池半年。俱各就緒。今委署掌上猶縣事。百廢俱興。及訪本官存心剛直。行事公平。歷官已及四年。未有公私過犯。雖未出身學校。經義亦能通曉。合無念新縣草創之功。百務鼎新之始。轉達具奏。陞以新縣知縣議事。然而陞授正官。或于事例有礙。合無量授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縣事。候數年後地方安妥。另行改選。庶官得其人。事得其理。而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據呈到臣。查先據副使楊璋參議黃宏會呈。上猶等縣。羣賊猖獗爲害。幸蒙提督軍門躬督諸軍。蕩平巢穴。三縣之民。懽欣鼓舞。如獲更生。但恐大兵撤後。餘黨未免嘯聚。要於橫水等處。建立縣治。併巡司等衙門。以絕後患。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重覆查勘無異。會同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虛議明白。各具本奏。請定奪去後。隨准戶部咨。該本部覆題。看得添設縣治。既該府按官員會議相應依擬。合咨提督南贛汀漳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同撫按官會委該道守巡官選委府縣佐貳能幹官員。先將添設縣治和用一應材木。甃瓦等物料。先爲措置收買。并雇覓人夫工匠。價銀逐一估計。轉處。就便興修。務使工日就而民力不勞。物成備而財用不乏。候城池公宇縣治學校倉廩街道民居吏舍等項。粗有規制。另爲會奏。以憑上請。定擬縣名及咨吏禮二部。選官鑄印施行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及准兵部覆題。議得勘密於已發。因爲有功。弭亂於未然。尤爲有見。今都御史王守仁與巡撫巡按及守巡官深謀遠慮。議建縣治。巡司以控制無統之民。事體民情。俱各順當。及先編僉隘夫。委官守把。事在必行。不可猶豫。合無本部將初設縣治一節。移咨戶部。奏請定立縣名。速行遵守。仍依所奏。添設長龍鉛廠二巡檢司。及將過步巡檢司行

移吏禮二部選調官員鑄換印信條記。并行江西布政司查撥吏役編簽弓兵。中間一應事宜。悉聽都御史王守仁會同巡撫都御史孫燧查照原擬從宜處置。務在事體穩當。賊害絕除。期副委任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守巡該道一體欽遵施行。仍呈撫按衙門知會外。今呈前因。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撫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該道所呈前項縣治學校分司等衙門蓋造不日通完。而城池砌築亦已將備。惟稱新縣草創之初。百務鼎新。必須熟知民情土俗之宜者。以爲縣官。及會訪縣丞舒富才力堪任。乞要量陞府州佐貳之議。令其署掌新縣一節。實亦酌量時宜。保土安民之意。伏望皇上憫念遠上凋敝之餘。小邑草創之始。乞勅該部俯探會議原由。再加審察。將縣丞舒富量爲陞職。管理新縣。或別行諮訪諳曉夷情。熟知土俗。剛果有爲者。前來開創整理。庶幾瘡痍之民可以漸起。而反覆之地得以永寧矣。

再議平和縣治疏（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據福建布政司呈稱。漳州府知府鍾湘關稱。正德十二年四月撤兵之時。蒙福建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批。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及據本縣清寧河頭社義民郎老曾敦五林大俊等各呈。要於河頭地方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易風俗。改移大溪巡檢司。以防禦緩急。行仰本職踏勘。隨即呈蒙漳南道兵備僉事胡璉督同本職并南靖縣知縣施祥等踏勘河頭大洋陂一處。堪設縣治。枋頭板一處。堪設巡撫司。委果人心樂從。一勞永逸。議將南靖縣清何寧里二圖。新安里三圖。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計一十二圖。十班人戶。查揭冊籍。割屬新設縣治管攝。其南靖縣止有一十八圖。應寧里役邑小事繁。辦納不前。又查龍溪縣原有一百五十二圖。內有二十一都并二十五圖地方。與南靖密邇。相應撥補管轄。截長補短。里甲便於應當。錢糧易於催辦。事頗相應。轉呈鎮巡撫按等衙門。各具本題奉欽依。准於前項地方添設縣治。及改移巡司衙門。其縣名并該設官吏印信。行令布政司徑自奏請給賜銓撥鑄降。合用木石灰瓦等料。先儘本府并所屬縣分在庫贖銀兩支給買辦。若

有不敷。從宜處置。不許動支軍餉錢糧。及科取小民等因。隨即呈委海靖縣知縣施祥漳。平縣知縣徐鳳岐。董工興作。於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本職督同各官親到河頭告祀社土。伐木興工。至次年五月內。據知縣徐鳳岐呈報。外築城塼。俱已完備。惟表城因風雨阻滯。期在九月工完。及據知縣施祥呈報。縣堂衙宇。應儀門六房。及明倫堂。俱各墜完。惟殿廡分司府館倉庫城隍社稷壇。亦因風雨阻滯。次第修舉。期在仲冬工完。又據南靖縣縣丞余道呈稱。帶同木石匠陳恩欽等。前到漳汀枋頭板地方丈量。土城周圍一百一十丈。屬募鄉夫。春築完固。給發官銀。砍辦木植。督造巡司公館前廳各一座。儀門一座。鼓樓一座。後堂各一座。各蓋完備。惟土城公館巡司廂房欠瓦。暫將茅覆。候秋成農隙。修舉等因。隨於正德十三年二月初六日。行令大溪巡檢郭森前去到任。前去地方。今據各委官員呈報。功已垂成。勢不容緩。照得縣名須因土俗。本職奉委親歷諸巢。詢知南靖縣河頭等鄉。俱屬半河社。以此議名平和縣。及割南靖縣清寧里七圖。新安里五圖。共計糧三千九百九十六石七升四合七勺五抄。計一十二里。合爲裁減縣分一知一典治之。原議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地方隔遠。民不樂從。今議不必分割。再照新縣所屬。多係新民。須得廉能官員。庶幾開新創始。事不煩而民不擾。其學校教官。合無止選一員署印。先行提舉。道將清寧新安二里。見在府縣儒學生員。就便撥補。廩增之數。其有不足。於府縣學年深增附內量撥充補。又或不足。於新民之家。選取俊秀子弟入學。使其改心易慮。用圖自新。及照南靖縣邑小事繁。分割一十二里。添設新縣。辦納愈見不堪。合無亦作裁減縣分。以一知一典治之。又查得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內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圖。共計一十二圖。計糧一千六百八十一石七斗七升三合八勺三抄。撥饒南靖縣。抵納糧料。又照南靖小溪巡檢司。既已改立漳汀。合改漳汀巡檢司。印信奏請改鑄。并新縣儒學。暨陰陽等衙門。俱例該鑄印信緣由。備呈到司。轉呈到臣。卷查先據福建漳南道兵備簽事胡璉呈。前事已經查勘無異。具由奏請定奪去後。續據該道呈。備知府鍾湘呈。將分割南靖等縣都圖。隨近新設縣始管攝。以辦糧差。并估計過減垣城樓

窩鋪等項工料銀兩數目。及查府庫各項官銀。實有一萬餘兩。堪以支用。要行委官擇日興工築砌緣由。備呈到臣。看得開設縣治。既以事體相應。已行具奏。及令該府一而俯順民情。動支銀兩興工外。其間分割都圖。議佑工價。一應事務。軍門路遠。難以遙斷。皆須該道及該府親民各官自行查勘的確。果已宜於民情。便於事體。無他私弊。即便就行。會議以次舉行。候奏准命下之日。應奏聞者。若更繁文往復。徒爾遲悞日月。無益於事。又經批仰着實幹理。仍行鎮守巡按衙門知會。隨准戶部覆題內開。前項情節。既該本官勘處停當。具奏前來。相應依擬。合無本部仍行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再查無異。准與前項地方添設縣治。及改移巡檢司衙門等因。具題奉聖旨。是這添設縣治事宜。各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節經行仰福建布政司及分巡漳南道轉行該府一體欽依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所呈新設縣治。既已議名平和。小溪巡檢司。改名漳汀巡檢司。及學校例。該一正二副。今稱草創之初。止乞選官一員掌管。并撥補廩增生員等項。俱於事體相應。除行該司徑自具奏外。爲照南靖縣原係全體衙門。今既分割都圖。添補新縣委。係邑小費繁。似應裁減。止用一知一典。已足敷治。又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都五圖共計一十二圖撥轉南靖。抵納糧差。揆於事體。頗亦均平。伏望皇上俯順下情。乞勅該部議處裁撥。庶幾量地制宜。得繁簡之宜。而興事任功。從遠近之便。緣係裁減官員。及撥都圖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再請疏通鹽法疏（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備贛州府呈。蒙備仰本府即將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九月終止。抽過稅銀。及上猶龍川兩次用兵支過軍餉。并令餘剩銀兩查報等因。依蒙查得正德十一年十二月終止。舊管銀三千五百七十四兩三錢一釐二絲一忽九微。并新收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正德十三年九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一萬六千七百八十八兩五錢八分七釐七毫五絲。兩次用兵。共用過銀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七兩二錢

二分八釐四毫三絲八忽六微。米九千七百四十九石五斗六升九合四勺四抄。穀五百三十九石四斗。內除撥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查發紙米價銀八十九兩八錢。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查發紙米價銀二千兩。本道查發紙米價銀七千八百二十兩二錢七分八釐六毫。南贛二府查出在庫贖關銀官柴薪等項銀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九兩四分六釐六毫八忽三微外。實支用遞商稅銀一萬八千三百一十八兩三錢三釐三毫三絲三微。見今餘剩銀二千四十四兩五錢八分五釐七毫五絲一忽六微等因。聞報到道。查先爲比例請官專管抽分以杜奸弊事。准戶部咨。該巡撫右副都御史周南題。備仰本道照奉欽依事理。即將所收商稅再行參酌。從輕定議則例。仍嚴加稽考。務使稅課所入。隨多寡以爲數。而不以多取爲能。其廣東鹽課。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要再行抽稅。袁臨吉三府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發賣。所抽分商稅。除軍餉聽巡撫都御史動支外。其餘不許擅動。年終差人解部。轉支光祿寺。除欠舖行廚料果品支用。以省加派小民。仍將再議過緣田呈報施行等因。行據贛州府呈稱。依奉將貢水該抽諸貨從輕定擬則例。及開稱廣東鹽引。不許放過袁臨吉三府發賣等因。備呈本派詳允出給禁約。及將餘剩銀二千九百六十七兩一錢八分二釐二毫三絲一忽九微。行令起解開。隨據該府呈。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金批。看得該府連年用兵之費。所積不多。近又定擬除減。所入亦少。况地方盜賊不時竊發。別無堪動錢糧。將餘剩稅銀。暫且存留在庫。以備軍餉等因。已該前兵備副使陳良瑄將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廠抽分起。至正德十二年終止造冊。差舍人王鼎。續該本職將正德十一年正月月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造冊。差舍人屠賢。各奏繳訖。本年九月二十六日。抄奉提督軍門案驗。准戶部咨。備行本道。照奉欽依事理。將廣東官鹽。許袁臨吉三府發賣。自今爲始。至正德十三年終止。仍將先次未解。并今次抽稅過銀兩支用過數目緣由。造冊徑自奏繳。及造清冊。費送該部并本院查考。除選奉外。查得正德十三年將終。及上猶龍川兩處征剿事畢。所據商稅收支。應該造冊解繳。

備行該府查報去後。今據前因查得南贛地方兩次用兵中間。商稅實爲軍餉少助。然商稅之中。鹽稅實有三分之二。爲照南贛二府與廣東翁源等縣壤地接連。近該兩廣具奏。征剿前賊。乘虛感。難保必無。見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將來糧餉絕無仰給。况此鹽利一止。私販復生。雖有禁約。勢所難遏。與其利歸奸人。孰若有助於軍國。合無轉達將前項鹽稅著爲定例。許於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照舊抽稅。以供軍餉。每年終依期造報。餘剩之數。解部轉發光祿寺支用。以省加派小民。如此。則奸弊可革。軍餉有賴。光祿寺供用亦得少資。誠所謂一舉而數得矣。呈乞照詳轉達等因。具呈到臣。查得接管卷內。先爲處置鹽鐵以充軍餉事。江西布政司呈奉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批。查得廣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不到。商人往往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三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納米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勅諭。便宜處置。暫將廣鹽許下三府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隨該布政司管官劉果等議稱。委果于事有益。于法無礙。具呈詳允。批行遵照立廠抽稅等因。續該戶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許令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到於袁臨吉三府。備行禁革外。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官撫臨贛州。隨據副使楊璋呈稱。奏調三省官兵夾剿。上猶等巢。糧餉所費約用數萬石。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機查得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商。許令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等因。呈詳到臣。看得。即今調兵夾剿。糧餉缺乏。遣照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平定之日。照舊停止。具題去後。隨准戶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袁臨吉三府發賣。至正德十三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稅課供給軍餉。不許多取妄用。至期照舊停止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道一體欽遵去後。今呈前因。爲照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廣鹽爲便。自頃奉例停止。官府但有禁革。

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將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邏卒寡不敵衆袖手岸傍立視其過孰得有沮遏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仗天威克平巢穴然漏殄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數百里之內連峯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尙懷反覆未平之賊壘多相勾聯乘間窺竊不時而有行圖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况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征勦臣亦謬承方略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矧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臣恐力有未逮切以爲宜開復廣鹽着爲定例藉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內府缺乏之需實亦公私兩便內外兼資夫聚斂以爲功臣之所素惡也恥克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况臣廢疾日深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革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爲不忠矣願皇上憫地方之瘡痍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勅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陞廕謝恩疏（十四年正月初二日）

正德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頗該本部覆題節該奉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欽此備咨欽遵臣竊自念功微賞重深懼冒濫之誅已於欲月十八日具本乞恩辭免陞蔭容照原職致仕復蒙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屢次剿賊成功陞官廕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臣聞命自天跼身無地竊惟因勞而進秩者朝廷賞功之典量能而受祿者人臣自守之節故功宜惟重雖聖帝之寬仁而食浮於行尤君子所深恥陛下之賜行其賞功之典也臣之不敢當者亦惟伸其自守之節而已軍志有之該罰而請不罰者有誅該賞而請不賞者有誅古之人君執其賞罰堅如金石信如四

時。是以令之所播如轟雪。兵之所加無堅敵。而功之所成無愆期。今日之事。兵事也。漢臣趙充國云。兵事當爲後法。臣誠自知貪冒之恥。然亦安敢徇一己之小節。以亂陛下之軍政乎。但廢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所未安。黽勉受命。憂慚交集。自恨疾病之已纏。深懼圖報之無日。感激洪恩。莫知攸措。除別行具本請罪乞休外。爲此具本稱謝。

乞度歸田里疏（十四年正月十四日）

正德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久疾待罪。乞恩休致事。奉聖旨。王守仁帥師討賊。賢勞懋著。偶有微疾者。善調理以副委任。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又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乞恩辭免陞廢容照原職致仕事。奉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累次勦賊成功。陞官廢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除已具本謝恩外。竊惟聖主之任官也。因才而器使。不強人以其所不能。是以上無廢令而下無棄才。人臣之受職也。量力而承事。不強圖其所不任。是以言有可底之績。而身無銜曠之誅。歷攷往昔。蓋未有不如此而可以免於愆譴者也。臣以狂愚。收錄摺廢。謬蒙推拔。授寄軍旅。當時極知叨非其分。不敢冒膺。辭避未伸。而迫於公議。倉卒就道。既已抵任。則復罷免。從事私計。迂怯終將。僥倖遭際。聖明德威震赫。扶病策駑。仰選成算。不意偶能集事。苟免顛覆。實皆出於臆料之外。然此僥倖之事。豈可恃以爲常者哉。廟堂之上。不暇深察。其所以增其祿秩。將遂舉而委之。人苦不自知耳。臣之自量。則既審且熟。深懼破亡之無日也。譬之懦夫。駕破敗之舟。以涉險。偶遇順風安流。幸而獲濟。舟中之人。既已狼狽失措。而岸傍傍觀者。尙未之知。以爲是或有能焉。且將使之積車載。衝冒風濤。而試洪河大江之中。幾何其不淪溺也。已今四方多故。鑿輿遠出。大小臣工。惶惶且暮。臣雖鄙劣。竭忠效命。以死國事。亦其素所刻心。安忍託故。苟求退避。顧力纖負。如以蒿支棟。被非其任。遂使殞身。徒以敗事。亦何益矣。且臣比年以來。百病交攻。近因驅馳賊壘。瘴毒侵陵。嘔吐潮熱。飢骨羸削。或時昏眩。偃几仆

地。竟日不懼。手足麻痺。已成廢人。又以百歲祖母。臥病牀褥。切思一念爲訣。悲苦積鬱。神志耗眊。視聽恍惚。隔宿之事。不復記憶。以是求延旦夕之生。亦已難矣。而况使之當職承務。從征討之後。其將能乎。夫象畜牛羊。細事耳。亦且求良牧而付之。况於軍務重任。生靈休戚之所關。乃以疾廢曠眊之人。覆敗之戮。臣無足論。其如陛下。一方之寄。何伏願陛下。念四省關係之大。不可委於匪人。察病廢枯朽之才。不宜付以重任。憐桑榆之短景。而使得少遂其烏鳥之私。錄犬馬之微勞。而使得苟延其螻蟻之息。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放臣暫歸田里。就醫調治。倘存餘喘。尙有報國之日。臣不勝感恩待罪。懇切哀望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

五 卷十一 別錄三 奏疏

王文成公全書

卷十二

別錄四 奏疏

飛報寧王謀反疏（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啟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等官顧泌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尙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拿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查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

爲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皇上省愆咎己。命將出師。因難寧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况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赴闕。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齎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候區畫少定。各官略可展布。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旨。入闕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闕省。竟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查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况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闕廣以益軍資。若不即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及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贛州府知府刑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佑。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闕省各官。今見在者。乞勅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闕。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招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勅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旨。

再報謀反疏（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云。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先於本月十九日專差舍人來儀奏報外。但叛黨方盛。恐中途爲所攔截。合再具本專差舍人任光親齋謹題請旨。

乞使道省葬疏（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臣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即從此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問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尪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病父。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矜臣之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捨攘哀控。不知所云。緣係懇乞天恩。使道省葬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奏聞宸濠僞造榜檄疏（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據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申。准領哨通判楊昉千戶蕭英在於墨潭地方。捉獲寧府齋檄榜官趙承芳等二十員兵。解送到臣。看得檄榜妄言惑衆。譏誦主上。當即毀裂。又以事合聞奏。隨即固封以進。審據趙承芳供。係南昌府學教授。六月十三日。寧府生日。次日各官謝宴。突起反謀。殺死孫都御史許副使。囚死黃參議馬主事。其餘大小職官。皆從不遂者。俱被監禁。追奪印信。放囚規庫。邀截兌米。分遣逋寇。四散標掠。聲言要取南京。就往北京。十六日。親出城外。迎取安福縣舉人劉養正。十七日。迎取致仕都御史李士質。入該府內。號稱軍師太師名目。二十一日。將原禁各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二十二日。令承芳并參政季駿代齋僞檄榜文。赴豐

城吉安贛州南安。并王都御史及廣東南雄等處。俱各不寫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己卯歲。比承芳等不合怕死。及因妻子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聽齋至黑池地方。蒙本院防哨官兵將承芳等拿獲。隨審季毀供係先任南安府知府。近陞廣西參政。裝帶家小。由水路赴任。行至省城。適遇寧王生日。傳令慶賀。次日。隨衆謝宴。變起倉卒。俱被監禁。比毀自分死國。因妻女在船。寫書令妻要死。女俱死。後因看守愈嚴。求死不遂。至二十一日。放回本船。惜死良久方甦。二十二日。又將妻女拘執。急呼毀理府。將前僞檄榜差旗校十二人。監押毀與承芳代齋。毀計欲投赴軍門。脫身報効。不期官兵執送前來。等因。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已經二次差人具奏去後。今審據前因。參照寧王不守藩服。敢此稱亂。睥睨神器。指斥乘輿。擅殺大臣。放因劫庫。稔不韙之罪。犯無將之誅。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恩遇四朝。實託心膂。舉人劉養正。舊假恬退之名。新叨錄用之典。今皆反而事讎。爲之出謀發慮。既同狗彘之行。難逃斧鉞之誅。參政季毀。教授趙承芳。義未決於舍生。令已承於捧檄。但暴虐之威。恐動於中。鷹犬之徒。鈐制於外。在法固所當罪。據情亦有可憫。除將趙承芳季毀監禁。一面檄召兵民。隨機應變。竭力討賊。一應事宜。陸續奏聞。處置外。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致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懷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爲此具本。并將僞檄一紙。封固專差舍人秦沛親齋謹題請旨。

留用官員疏（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照得江西寧府謀反。據城練兵。分兵攻劫。因禁方面官員。有操戈向闕之勢。此君父之大難。臣子憤心之日也。臣在吉安地方。調兵討賊。四路阻絕。並無堪用官員。適遇欽差兩廣清軍御史謝源。刷卷御史伍希儒。各赴京復命。

道經該府。不能前進。各官奮激。思効力討賊。以報朝廷。臣亦思軍務緊急。各官俱有印勅。方便行事。遂留軍前。同心戮力。經濟大難。待事寧之日。赴京復命。緣係留用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江西捷音疏（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外。隨看得寧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盜脅從之徒。又六七萬人。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宰制之圖。時遠近軍民。規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登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譯丞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遜。先任參政致仕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開住。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譬諭禍福。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爲彼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尙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爲一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爲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判胡堯

元童琦攻章江門人。知縣李美攻德勝門人。通判談儲推官王嘯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傍夾攻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新卒知縣劉守緒與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濟市汶。臣乃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士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棋檄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間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奏。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另行奏報外。竊照寧王逆焰熏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震懼。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師。尙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主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當此物情曖武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貨。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爲之日。覆宗滅族之禍。臣且不避。况敢避。避賞之嫌乎。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詹明親齎謹具題知。

擒獲宸濂捷音疏（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

舉驥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尙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尙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儒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皆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縋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首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連土填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卽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

移兵治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戰。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蹙。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提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尙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日。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攜阻。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聲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至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佈。以改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謀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搗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前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

而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遂爲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常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時建昌知府魯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賊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去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秦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質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琦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鏗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宮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乘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其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眞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及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

史謝源。伍希儒。曹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發生。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鞠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即調發策應等因。節奉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恣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蔽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有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名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圍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嫻族。沖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視聽。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攝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臨。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翁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以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髮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使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孫陳。槐。曾。與。林。瑛。周。朝。佐。署。都。指。糧。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啤。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且。指。揮。麻。壓。高。容。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億。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孫。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與。兵。協。張。威。武。一。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密。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知。

奏聞益王助軍餉疏（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近蒙益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啟。案查寧藩有變。已經啟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汶等處。住劄。刻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楊銳。前來建昌府。守取堂印。官親自統兵。毋分日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而授約束。並勢追勦。及照知府曾璵。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石得國家之事。莫大於戎。今寧藩不軌。驚動多方。提督都御史等官。倡義協謀進攻。憤忠思

勦。上以紓朝廷南顧之憂。下以解生民荼毒之苦。況我殿下國朝分封至親。理宜助餉軍門。共紓國難。具本啟。奉令旨。發銀一千兩。差官胡敬儀衛副陸澄書辦官並旗校官等前去提督軍務王都御史處犒賞。敬此。敬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爲照寧王謀叛。稔惡多年。積威所劫。無不萎靡。況其舉事之初。擅殺重臣。衆號一十八萬。肆然東下。雖平日士夫號稱忠義。莫敢指斥。今益王殿下迺心宗社。出私帑以給軍餉。非忠義奮發。急於討賊。豈能倡言助正。以作興軍士之氣如此。伏望皇上特勅獎勵。以激宗室之義。以永益王殿下爲善之心。以夾輔帝室。天下臣民。不勝幸甚。除將原發白銀一千兩。唱名給散軍士外。緣係宗室出私帑以給軍餉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旱災疏（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生發。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理合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布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之德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乾旱。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勅該部。暫將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捐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

請止親征疏（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該本部等衙門題內開。南京守備參贊官連奏十分緊急軍情。相應急爲議

處合無請命將官一員。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關領符驗旗牌。挑選各營精銳官軍三千餘名。各給賞賜銀兩布疋。交兌正馱馬匹。關給軍火器械。上緊前去南京。相機戰守。再有的報。就更會合各路人馬。征進再請勅御御史王守仁。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於江西東南要路。佳劄把截。相機行事。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叅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兵統領。定擬江甯地方。應調東應勦捕。再請勅一。齋付部御史王守仁。不妨提督軍務。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前項所報軍情。如果南京守備差人。體堪再有的報。聽前項領軍官出給榜文告示。徧發江西地方。張掛傳說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逆賊犯者。量其功蹟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和擒斬首官者。免本罪。具奏定奪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這江西寧王謀爲不法。事情重大。你部裏既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不必命將。王守仁暫且准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案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屬者寧王宸濠。雲守臣舉兵謀逆。臣於六月十九日具本奏聞之後。調集軍兵。擇委員屬。激勵士氣。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先攻省城。其巢穴本月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陽湖。與賊連日大戰。至二十六日宸濠遂已就擒。謀黨李士管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擒獲。賊從俱已掃蕩。閩所赴調兵士俱已散還。地方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忠憤。誓不與賊俱生。而汪鏞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辦此。是皆祖宗在天之靈。我皇上聖武之懋昭。本兵謀略之素定。官屬協力。士卒用命。所致臣已節次具本奏報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虐焰已張于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於中。招納叛亡。益穀之動。靜探無遺迹。廣致姦細。臣下之奏。百無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制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尚有存者。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外且有遺憾。况平賊賊俘。固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逆賊情重人。狎督解赴闕外。緣係獻俘。誠以昭聖武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金昇齋。謹具題知。

奏留朝覲官疏（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臣駐軍江西省城。據各領哨知府吉安府伍文定。贛州府邢珣。袁州府徐璉。臨江府戴德孺。撫州府陳槐。饒州府林城。廣信府周朝佐。建昌府曾璵。連名呈稱。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一日。例應朝覲。近因寧王謀反。蒙臣督委各職。并各縣掌印正官領兵征討。今雖掃平。尙留在省防禦。及安輯地方。未得回任。其各縣掌印官雖未曾領兵。緣各在任防禦城池。措辦糧餉。況布按二司及南昌府知府鄭璣。瑞州府宋以方。俱自本年六月內先被拘執。未經復職管事。南康九江二府亦被殘破。近方收復。前項文冊。多未成造。緣查舊規。行期在即。恐致遲誤。合行呈乞奏知。及通行各府州縣。將冊造完。行委佐武首領官員齎微應朝。及布按二司亦乞裁處施行。等因。到臣。據此。爲照三年述職。係朝廷大典。例該掌印正官赴京應朝。但今叛亂雖平。地方未輯。徵調尙存。瘡痍之民。須撫。旱荒猶熾。意外之患。當防。况各官在省。力圖防守之規。未有還任之日。若不查例奏留。未免顧此失彼。後悔無及。合准所呈。欲候奏請命下之日。行令各府州縣佐武首領官員齎冊應朝。復恐遲誤。除一面通行各府州縣造冊完備。行委佐武首領官依期啟行。其布按二司候有新任官員。及南昌府行見在通判陳且。各造冊赴朝。其九江南康府縣。并南康新建二縣。委係官俱戴罪。聽候吏部徑自裁處。外緣係朝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奏聞淮王助軍餉疏（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近該淮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呈。案查寧藩有變。已經啟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汶等處。住劄。尅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任全善前來饒州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兩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追勦。及照知府林城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寧王敢爲逆謀。肆奸天紀。提督都御史王首倡忠義。作率智勇。身任國家之急。事關

宗社之虞。殿下藩翰之親。憂心既切。饋餉之助。於理爲宜。具本啟奉令旨。長史司將發下銀伍百兩。差官胡祥等速齋前去。少資提督軍門之用。敬此敬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照得先該益府出帑餉軍。助義効忠。已經具題外。今淮王殿下。亦能不靳私帑。以助軍餉。良由身同休戚之情。心切門庭之寇所致。伏望皇上特勅獎勵。以彰淮王殿下助正之心。以爲宗藩爲善之勸。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恤刑以實軍伍疏（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各紙牌前事。俱奉本院送發犯人裘良輔等二百六十六名。轉送本司問報等因。依蒙問得犯人裘良輔招係南昌府新建縣三十二都民。納粟監生。給假在家。正德九年。月日不等。與同在官南昌前左二衛舍餘楊滋楊富。軍餘董俞周大貴。及指揮何鏗等家人何祥曹成等。各不合出入王府。生事害人。向未事發。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良輔與楊滋等各因畏懼寧王威惡。各不合知情從逆。做兵。領受盤費銀二兩米一石。跟同前去安慶等處攻打城池。各將銀米費用。訖於七月十二等日。行至湖口等縣。思係叛逆。懼怕官兵。就行四散逃回。各被南昌等府縣統兵知府等官。并地方人等陸續拿獲。解赴提督王都御史處。蒙將良輔等一百八十四名。轉送謝御史。將夏景周大貴熊受等八十二名。轉送伍御史。俱發按察司審問。蒙將良輔等研審前情明白。取問罪犯楊滋等二百六十五名。各招與裘良輔楊滋楊富王偉夏景黃俞周大貴何祥曹成丁進受楊慶童楊貴萬徐七。並羊七徐四保孫住保周江胡勝福朱潑養宋貴王明熊明秦蘭王仲鑑張雄朱其添喜蕭崇真朱祥彭隆保徐仕貴郭宣舒鑾萬岳蕭述羅俟江潮漢。魏鳳萬三羅秀態福蕭曰貴蕭勝雷天富蕭文尹天受胡進保李鑾鄭鳳黃信劉勝殷離仔廿奇余福童郭進福沈仕英李洪珊許鳳李景良江鑾江仁李欽鄧倫胡福受譚黑仔趙正七朱環二鄒秋狗陳良二。聶景祥魏仲華王福李壽余珏王貫劉松牛才陳珂陳興陳釗劉添鳳余似虎甘朴謝天鳳鄭貴沈昌容萬清向楚秀郭鑾丁勝

福萬全龔受熊六保陳諫何晚仔王杰一王琪胡宣楊正曾受王鳳王明雷清皮志淵鄒奎高馮軒四毛守松龍天祥李伯錦楊子秀陳天一廖進祿魏紹魏天孫吳富陳昭弟李伯姜福廖奇四夏蒐奇陳善五羅勝七郭謙羅鰲朱長子陳瑞竹漢王寬江天友陳良善召一陳子政盧蕭勝馬龍陳大倫陳子倫李錢陳九信徐彘徐劉劉儀能孟華王尙文王天爵傅十二徐愛萬奇趙仕奇鄭朴馮軒二馮進祿周孟貞周江劉朋唐朝賢歐陽南馬興周興王毛子泰進興羅興李保一萬元林三十八馬爵張進孫高四譚受吳俊萬鏗熊守貴錢龍胡通金萬春曹太喻欽劉後濟胡二王世通魏友子楊章熊祿熊剋名童保子余景陳四保許虎保熊受蕭文榮楊廷貴羅富丁關保江仕言劉貴丁朋歐陽正王引弟熊唐天祿王晉周受立松胡秀李福洪江曾興立桂劉鎮鄧山蕭夏清勝四夏山孫甘繼張錦謝魯曲熊華謝鳳夏龍婁奇陸仲英余勝虎李進胡勝阮天祥張全彭天祥洪經仔徐受樂福張奇馮進隆馮詔馮喜子楊燁揭文興萬孔湖易志黃延曹天右徐大貴蕭曰高蕭曰廣李鑾吳顯二李貴陳英陳昇李勝祖蕭大佐陸九成郭欽楊順丁祖李萬杜楊鑾袁富楊黃子吳文張鑾方燦萬天鑾胡進黃勝德漆祖唐歷所犯。除不應輕罪外。合依謀反知情放縱者律。斬決不待時。但寧王平昔威靈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各犯從逆。雖是可惡。原情終非得已。及照南昌前衛軍餘。多係脅從被殺。見今軍伍缺人。合無將各犯免其前罪。俱編發本衛永遠充軍。庶使情法交申。衛所填實呈詳到臣。參看得裘良輔等俱曾從逆。應該處斬。但該司參糧寧王平昔威靈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據法在所難容。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則失於輕。處斬似傷十重。合無俯順輿情。乞勅該部查照。酌量或將各犯免其死罪。令其永遠充軍。不惟情法得以兩盡。抑且軍伍不致缺人。緣係恤重刑以實軍伍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處置官員署印疏（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劫奪江西都布按三司并南昌府縣大小衙門印信。臣隨調集各府官民軍

快。於本年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當於府內搜獲前項印信共計一百六顆。到臣收候。已經捷報外。今照寧王已擒。餘黨誅戮。地方幸已稍寧。所有三司府縣衙門俱係錢糧刑名軍馬城池等項重務。關涉匪輕。況今兵亂之後。人民困苦。不可一日缺官幹辦撫輯。但三司等官俱係被脅有罪人數。若待別除官員到日。非惟人心惶惑。抑且事無統記。臣遵照欽。勅諭便宜事理。將三司印信布政司暫令布政使胡濂。按察司暫令按察使楊璋。各戴罪護管。隨該新任參議周文光按察使伍文定先後到任。各已替管外。其都司暫令都指揮馬驥。提舉道關防令副使唐錦。南昌道印信令僉事王疇。南昌府印信令知府鄭燾。南新二縣印信令知縣陳大道。鄒公奇各戴罪暫日管理外。及照南昌府左二衛并各撫所衙門印信俱各無官管理。除用木匣收盛封發按察司。仍候事寧有官之日該司經發掌管外。緣係處置官員署印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二乞便道省葬疏（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閩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而爲牽制攻討之計。俟命帥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尪瘡。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庶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卽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

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皇上神武。廟堂神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旨許待賊平之時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伸前情。伏望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由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哀懇苦切。祈望之至。

處置從逆官員疏（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據南昌府知府鄭熾白。寧王賊中逃出投到。本月二十六日。又據領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等。臨陣奪獲先被寧王脅去巡按監察御史王金戶部公差主事金山左布政使梁宸。叅政程杲。按察使楊璋。副使賀銳。僉事王疇。潘鵬。都指揮同知馬驥。許清。都指揮僉事白昂。守備南贛都指揮僉事鄭文。并脅從用事叅政王綸。及據先被脅從令赴九江用事僉事師夔。先被脅從賊敗脫走鎮守太監王宏。各投送到臣。照得先因寧王宸濠於六月十四日殺害巡撫右副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將各官綁縛迫脅。時臣奉命福建勘事。行至豐城。聞變。顧惟地方之責。雖職各有專。而亂賊之討。實義不容避。遂連夜奔還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南贛等府軍兵。捐驅進勦。至七月二十日。攻破省城。搗其巢穴。隨有被脅在城右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僉事王紀。各投首到臣。彼時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督兵擒獲宸濠。并逆黨李士實。劉吉。凌十一等。臣已先後具本奏報去後。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會集知府伍文定等。將各事情逐一研審。得布政梁宸等各執稱。本年六月十三日。寧王生日。延待各官酒席。次日進府謝酒。不期寧王謀逆。喝令官校。差人將前各官并先後存監。故戶部公差主事馬思聰。參議王宏。原任參議今陞陝西參政楊學禮等。俱各背綁要殺。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押出斬首。其餘各官俱扭錄發儀衛司等處監禁。王綸留府用事。知府鄭定先被寧王

誣奏見監。按察司瑞州府知府宋以方緣事在省。本日俱拏監儀衛司差人將各衙門印信搜奪入府。後參議黃宏主事馬思聰各不食。相繼在監身故。寧王差人入監疎放各官。扭錄王疇、鄭瓛二人不放。本月二十一日。將梁宸、胡濂、劉斐、賀銳各放回本司。本日寧王傳檄各處。令人寫成布政司咨呈備云。檄文轉呈府部。自將搜去印信。印使付與梁宸、僉押。梁宸不合畏死聽從。僉押訖。本月二十三日。寧王告廟出師祭旗。加授王綸管理軍務。與劉吉等一同領兵。王綸不合畏死聽從。本日又差柴內官等帶領人衆。將兩司庫內官銀強搬入府。梁宸、賀銳在司署印不合畏死。不行阻當。本日將楊瑋仍拘儀衛司。各官改監湖東道。本月二十六、七等日。寧王差儀賓李琳等將伊收積米穀給散省城軍民。以邀人心。着令程杲、潘鵬監放。各不合畏死到彼看放。二十七日。寧王因先遣承奉屠欽等帶領賊兵往攻南京。各賊屯劄鄱陽湖上。久候寧王不出。自行攻破南康九江。掠取財物。二府人民走散。寧王要得招撫以收人心。押令師夔前去曉諭。不合畏死往彼安撫。本月二十八日。寧王因要起程往取南京。恐省城變動。欲結人心。又差僞千戶朱真送銀五百兩與布政司。梁宸、胡濂、劉斐、程杲、許效廉。各不合畏死暫收入己。又將銀七百兩送按察司。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鵬、賴鳳。亦不合畏死暫收入己。又押令劉斐、王玘、替伊巡守。并押令許效廉、賴鳳、替伊接管放糧。各不合畏死守城放米。七月初一日。差人將胡濂、唐錦送還本司。楊學禮放令之任。將梁宸、程杲、楊璋、賀銳、王疇、潘鵬、馬驥、許清、白昂、鄭文、鄭瓛、宋以方、脅拘上船。隨行分投差撥儀賓等官張嵩等帶領舍校看守。又將銀二百兩差僞千戶吳景賢分送梁宸、胡濂、劉斐、許效廉等。及差賀銳送銀三百兩分送楊璋、唐錦、賀銳、師夔、潘鵬、賴鳳。各又不合畏死暫收入己。本月初八日至安慶。見攻城不克。因潘鵬係安慶人。差令逃引禮白、泓、押回潘鵬。不合畏死聽從。賈捧檄文到彼招降。本月十五日。寧王因聞提都王御史兵將至省。回兵歸救省城。行至鄱陽湖地方。屢戰屢敗。至二十六日早。蒙大兵突至。寧王破擒各官。因得脫走前來。知府宋以方不知存亡等因。隨據布按二司呈開。布政司梁宸、胡濂、劉斐、程杲、許效廉。按察使楊璋、唐錦、賀銳、王

疇師夔潘鵬賴鳳各令家人首送前銀。各在本司貯庫等因。尤恐不的。吊取見監擒獲逆黨劉吉屠欽凌十一等。各供稱相同。請照參政王綸脅受贊理。僉事潘鵬師夔被脅招降撫民情罪尤重。王綸師夔又該直隸湖廣撫按等衙門各具本參奏。知府鄭熾已經別案問結。奏請俱合候命下之日。遵奉另行外。參照布政梁宸參政劉斐程景參議許敬廉副使賀銳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或行咨撫守或盤庫放糧勢雖由於迫脅。事已涉於順從。鎮守左監王安御史王金主事金山布政胡濂按察使唐璋副使唐錦簽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郊文。或被拘羸城內。或脅於舟中。事雖涉於順從。勢實由於迫脅。以上各官。甘被囚虜。而不能死。忍受賊賄。而不敢拒言。以大臣守身之節。皆已不能。虧就其情罪。重請旨。尚亦不能無等。伏願皇上天奮乾剛。取其罪犯之顯暴者。明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憫者。量加體諒。以存罪宜惟輕之仁。庶幾奸諛知警。國憲可明。

處置府縣從逆官員疏（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該臣興舉義兵。勦除逆賊。聞省城本日進城之後。隨據都布按三司首領等官邢清等南昌府等衙門等回。知等官何維周等各投首。事干時道賊未獲。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本月二十六日宸濂就縛。逆黨盡擒。陳已奏報去後。隨拘邢清等官審得各供稱。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將鎮巡三司等官俱各被綁脅。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殺害。隨差人等南昌府同知何維周。通判張元澄。檢校曹楫。南昌縣知縣陳大造。縣丞王儒新。建縣知縣鄭公奇。浦江驛丞王洪南。浦遞運所大使張秀。俱拿紐錄發監。依衛司。隨將各官行李并印章印俱搜檢入府。彼有邢清。司事翟瓚。檢校董俊。理問張裕。空牘陳學。司獄張達。廣濟庫大使胡玉。副使姚麟。織染局大使秦尙。副使戴繼。按察司經歷尹鵬。事張湖。磨房雙。都指揮使司斷事章瑤。吏目周鶴。司獄沈海。南昌前衛署指揮僉事夏。春。經歷周孟禮。鎮撫使倪昂。正副千戶徐賢。鄭春。張斌。傅英。唐榮。杜昂。李瀚。陳偉。姚鉞。吳耀。百戶徐隆。陳縉。綱王春。龔昇。陳詔。馮淮。黃鑑。李欽。梅樛。茹富。陳瓚。王昇。呂輔。趙

昂董鈺姚芳劉璘李瑒李祥陸奇南昌府儒學訓導張桓罷雲汪譚稅課司大使楊純廣濟倉大使左儀副使王大本李譜守支大使卓文正陳琳副使鄧謬李彬南昌縣主簿張舉典史方汝寶儒學訓導達賓新建縣丞劉萬鍾主簿熊辟典史楊儒備學訓導區賓金清俱各聞風逃躲不曾被拿。後寧王臨行將何維周等釋放。又將知事張澍拘拿上船至今未知存亡。本年七月二十日蒙大兵征勦收入省城。邢清等方得奔走軍門投首等因。據此除將各官羈候。其鎮巡拜三司堂上官南昌府知府另已參奏外。參照邢清等被執不死全無伏誦之忠。聞變則逃。莫知討賊之義。俱合重罪。但責任既輕。賊勢復盛。力難設施。情可矜憫。合無行撫按衙門。依律問擬。以爲將來之戒。惟復別有定奪。

收復九江南康失事官軍疏（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據委官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槐曉州府知府林武建昌府知府曾璵廣信府知府周朝佐各呈。先因寧王謀反。奉臣案驗備行各府起兵擒勦。各遵依先後會集市汊等處。刻期破城之後。又奉臣牌照得九江南康二府。先被寧王攻破。分留逆黨。據守城池。西扼湖兵之應援。東遏我師之追躡。仰賴宗社威靈。幸已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邢璠徐璉戴德孺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所據演靈古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牌仰知府陳槐林城前去九江。會璵周朝佐前去南康。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以扼賊人之咽喉。平靖反側。以剪逆黨之羽翼。居民人等不幸被脅。或因而逃竄者。就行出給告示。分投撫諭。使各回生理。務將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回報。以憑參拿究治等因。依奉陳槐選帶知縣傅南喬陶謬等。林城選帶知縣馬津趙榮顯等。曾璵選帶檢校典節知縣余瑩縣丞陳全等。周朝佐選帶知縣譚縉杜民表等。各兵快一千餘名。由水路分哨勦賊。十月二十四等日。寧賊回援省城。舟至鄱陽湖等處。與吉贛等官兵相遇。大戰。職等各行領兵連日在湖策應。

與賊對敵。撫州府官兵擒斬賊犯共二百九十餘名。贛州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建昌府擒斬賊犯共四百八十餘名。廣信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陸續各解本院。轉送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處覈實處決。審發訖。各官隨各統兵。直至九江府南康地方。照臣牌內行事。知府陳槐林。城呈稱。先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同該府知府汪穎等。亦行督發瑞昌等縣兵快。與同九江掌江印指揮劉勳等。收召操軍。前來聲復城池。被賊探知。官兵齊集。先行望風逃遁。九江軍兵至城守割。仍又分兵追至湖口等處。勳殺賊黨。職等入城。撫回逃竄男婦萬餘名。口復業生理。會案行拘九江府衛里老旗軍。查訪得副使曹雷。先於六月初二日。帶同通判張雲鵬。前往彭澤縣水次兌糧。知府汪穎。先因癘痢。兼以母病不能視事。於十五日。暫將印信。牒行推官陳深。署庫藏。未經交盤。至十七日丑時。德化縣老人羅倫。口報寧王謀反。殺害巡撫等官。彼有汪穎。會同陳深。并劉勳等。點集城內官軍。機兵。火夫。上城。照依原分。南門進東。山盤石門。至福星門。城上朶子。軍衛把守。南門進西。山湓浦門。至望京門。城上朶子。右司把守。東門把守。官指揮董方等。十二員。福星北門把守。官指揮李泮等。十八員。共一百零五員。該衛軍人等。二十員。九江門把守。官指揮董方等。十二員。福星北門把守。官指揮李泮等。十八員。共一百零五員。該衛軍人先因放操。回屯數多。一時不能齊集。十八日卯時。逆黨涂承奉等。領船二百餘隻。裝使兵至福星北門外。割營。就臨城下。喝叫開門。指揮李泮等不從。各賊忿怒。分兵燒毀西門外軍民房屋。潭陽驛官廳等處。殺死虜來四人。臨門祭旗。隨用銃砲火槍火箭等器。併力攻打。至辰時。賊遂梯援上城。泮等俱各逃散。被賊將鎖鑰打脫。撞入口稱省城。南康等府。俱已收服。巡撫等官。俱各被害。官民不必逃散。只將印信來降。時汪穎。陳深。劉勳等。俱在各把門守。因見力不能支。同德化縣知縣徐志道。并前各門把守。指揮千戶鎮撫。及府縣儒學訓導倉場局務大小官員。各懷印信。從南門逃避。去訖。內九江衛左千戶所百戶白昇馬貴。各遺失本所銅印一顆。隨被各賊將大盈庫銀九千一百七十兩。零德化縣寄庫銀二百六十三兩。零湖口縣寄庫銀四百五十九兩。零鈔廠寄庫銀三千餘兩。

司獄司囚重犯十二名。輕犯二十九名。廣盈倉糧米二千四百四十石零。盡行劫取釋放。又將軍器庫盔甲刀鎗。劫去共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二十四件。九江衛被賊劫去軍器二千六百三十九件。演武廳軍器一萬六百三十件。并響器八十餘件。鎮撫監賊犯蔡日奇等七名。盡行劫取釋放。及燒毀大哨船五隻。軍舍房屋七十六間。駕去大哨船二隻。小哨船十一隻。德化縣被賊將縣庫銀共三百三兩零。預備倉稻穀一萬七千二百石。庫縣監輕重囚犯二十名。盡行劫放。及燒毀官民房屋七百五十九間。殺死男婦一十五名。潯陽驛被賊燒燬官廳一座。耳房二間。及站船鋪陳等物。惟指揮劉勳將兵備衙門賞功支剩銀三十兩六錢。及贓罰銀三十二兩。并運軍行糧折銀二十九兩六錢。收貯私家捏開在衛被劫。事涉侵欺。及查九江府鈔廠寄庫銀兩行拘庫子皮廷貴等。審供分料銀一千一百零六兩四錢。情由在官。將各犯送府監候。拘齊未到。人犯追問回報。及查得僉事師夔持奉偽檄。前至九江安撫。因見府衛等官不從僞命。駕船去訖。續查得該府所屬湖口縣。於六月十七日酉時。被逆黨熊內官等押兵到縣。因無城池。知縣章玄梅等帶印曹避縣後嶺背集兵。次日對敵。殺死逆黨魏清等。被賊殺死民快壯丁共一百二十名。殺死居民一十一名。放出縣監重囚三名。輕犯一十一名。燒毀房屋二十間。民房一千八百三十五間。本縣官庫銀兩。先已窖藏。及各衙門印信。俱各見在。止被劫去在倉米一百五十九石。在庫皮盜鐵銃弓弩三百件。鐵彈子三十二斤。及衣服靴鈔等物。并將遠近年分卷冊俱各毀壞。彭澤縣。於六月十八日卯時。被賊蜂擁上街。延燒房屋官舍一百餘間。並無擄掠男婦。當有知縣潘焜督同巡捕官兵守保。印信倉庫錢糧文卷俱全。德化縣。於六月十七日。被從逆護衛指揮丁綱統等帶旗校到屯點取軍丁。致被驚散鄉村男婦。該縣嚴督兵快人等保守城池。俱各無虞。除重復查勘明白。將湖口彭澤二縣被害人民行令該府斟酌被害重輕。將見在錢糧加意賑恤。其德化縣被害之家。緣無錢可支。已行該府徑由本院請發錢糧賑恤。使被害殘民得以存濟。職等仍行多方撫諭。激以忠義。戒以勤儉。人皆感服遵聽。遂有更生之樂等因。又據知府曾瑛周朝佐呈稱。查勘

得南康府。六月十六日夜。被賊船一千餘隻。衝入本府。彼有該府通判俞椿。推官王詡。公出未回。知府陳霖。同知張祿。通判蔡讓。因見城池新築未完。民兵寡少。同附郭星子。縣掌印佐武。并府縣儒學倉場局務等官。各帶印信。潛避廬山。賊遂入城。殺死官舍民快劉大等一十二名。被搬劫府庫金一兩五錢零。紫陽遺惠倉原貯穀一千七石零。劫放府獄重輕囚犯一百一十一名。燒毀六房。奉宗黃册及掠劫居民房屋家財。知府陳霖等。潛往各鄉集兵。陸續擒斬賊犯共二百三十餘名。類至二十七口。餘賊五百餘人。奔來河下。知府陳霖同州縣各官督兵擒斬賊犯一百餘名。類。適遇委官知府曾璵。周朝佐各帶官兵。自王家渡一路追賊到府。協力勦殺各犯。餘賊。又擒殺賊共三百三十餘名。類。解審訖。查得星子縣知縣王淵之。被賊追致死。署印縣丞曹時中。當將印信付與史態。正背負。同主簿楊本祿。俱入廬山。曹時中逃躲。不知去向。兵快胡碧玉。被五名賊劫殺死。及各處居民男婦徐仲德等五十八名口。焚燒房屋。并劫掠居民共五百三十六人家。劫放獄囚弓正道等四十四名。縣廊庫銀九十七兩零。及賍物鈔貫。俱被劫去。止有銀二百一十三兩四錢八分。係庫子戴汝泗收贖。回家首出。還官。陸續擒獲賊犯顏濟等二十名。又查得都昌縣原無城池。同賊入境。署印主簿王鼎典。史王仲祥。率兵迎敵。保守倉庫。俱不曾被劫。被賊殺死。淪死兵快居民段容等三十一名。焚燒劫掠居民共一千一百一十六家。又查得昌縣原無城池。逆黨儀賓李世革等。帶領賊兵三百餘名來縣。知縣方鐸。縣丞錢惠。主簿王鉞。同儒生教諭唐汝等見勢不敵。各帶印信潛避集兵。常被李世革將獄禁囚犯熊澄等八十四名。盡行劫放。並無劫掠焚燒倉庫錢糧官民房屋。隨被方鐸陸續擒獲李世革等一百七十五名口。解報訖。又查訪勘得安義縣新創城池未完。被逆黨旗校火信等領兵到縣。將官廳燒毀三間。六房文卷。俱被乘毀。知縣王軾。因見賊衆多。退避集兵。主簿董國宣。因男董茂隆。投入寧府。懼罪逃走。儒學訓導陳仕端等。亦隨縣官避出。其倉庫獄禁居民房屋。俱不曾被焚劫。王軾同各官前後領兵擒斬賊共一千餘名。類。轉解訖。轉回南康府各屬縣復業逃民一萬二千四百餘家。遵奉通行各屬。轉

令管事。及賑恤事宜另行申請等因。各呈到臣。會同各官訪勘相同。臣等議得。九江南康府衛所縣大小官員。均有守土之寄。俱犯失事之律。欲將各官通革。管事待罪。緣地方殘破之餘。又係朝覲年分。無官可委更代。姑從權宜。暫行管事。其各府縣被害人民。并缺乏軍資。已於先取見在錢糧內量數查發前去賑給外。參照九江地方。水陸之衝。據湖湖之要。朝廷以其控帶南圻。屏蔽江右。實爲要地。故既有府衛之守。又特爲兵備之設。其城池三面臨水。地勢四圍險固。平時守備若嚴。臨變必難驟破。各該守備官員。安於承平。寬縱軍士。雖預知賊報。而倉惶無備。及一聞賊至。而望風奔走。指揮劉勳除監守自盜官錢外。與李泮等棄城先遁。致賊殘破。知府汪穎推官陳深。知縣徐志道等。因見守戰無兵。亦各懷印逃難。百戶自昇等一印不保。安寧守城。副帥曹雷職專兵備。防守不嚴。雖城破之日。偶幸不與。而失事之責。終爲有因。再照南康地方。固稱土瘠民稀。然亦負山阻水。雖新創之城。尙爾修築未完。而守土之職。惟當效死勿去。該府知府陳霖同知陳祿通判蔡讓。星子縣主簿楊永祿等。畏縮無備。逃難棄城。湖口建昌二縣知縣章玄梅方鐸。聞賊先遁。致殘縣治。安義縣知縣王軾。賊黨存境。不知先事之圖。後雖有功。無救地方之變。彭澤縣知縣潘琨。都昌府主簿王鼎等。印信倉庫。雖獲無虞。而都昌被賊殺死兵快。彭澤被賊燒劫居民。失事之責。亦有攸歸。星子縣縣丞曹時中。安主縣主簿董國宜。一則脫逃不首。一則縱子投賊。至於各該府縣首領儒學倉場局務等官。雖無守土之責。俱有棄職之罪。以上各官。求情固有輕重。揆義俱犯憲條。雖有後獲之功。難掩先失之罪。及照近年以來。士氣不振。兵律欠嚴。蓋由姑息。屢行激勵之方不立。規利避害者。獲免。委身効職者。難容。是以偷靡成習。節義鮮彰。伏望皇上大奮乾剛。肅清綱紀。乞勅法司參承情罪輕重。通將各官究治如律。雖或量功未減。亦必各示懲創。庶有作新之機。足爲將來之警。

卷十三

別錄五 奏疏

奏疏五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盧陵等縣各甲爲旱災事。聞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甲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某反。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中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無求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捐不急之費。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帑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洵洵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第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

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曾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變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旱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目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之乎。全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閔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哈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獨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嗷嗷。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因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惟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取將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齧肉。啖以口。口未飽而身先斃。日又有侵剋之弊。又有漁獵之民。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復。脩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各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旣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當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

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計處地方疏（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若民一體。古今同符。臣以同巡撫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擅別事抄收。有中之家者。一遭其毒。卽無棲身之所。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卽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其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己。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誅兇鬼。自作不靖。強奪諸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助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言猶在。譬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田地房屋。許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吏查勘之時。其事紛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潤滑。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屋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罪徒上歸。况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慘官兵破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百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連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爲慮。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掠。繼因軍餉動

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除于舖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東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公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勅。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詔書內事理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礙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院衙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諸易。日聚人日財。惟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水災自劾疏（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謬膺江西巡撫之寄。今日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溢漲。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淹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尙

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病廢皆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偃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啓。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獗。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視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於善章。徒以撿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存俾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尪羸衰眊。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况臣備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何疑乎。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以臣爲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卽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黜逐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重上江西捷音疏（十五年七月十七日遵奉大將軍鈞帖）

照得先因宸濠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回蒙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欽奉制勅。回開。一遇有警。務要互相傳報。彼此通。設伏剿捕。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蒙此。臣看得宸濠。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遣作軍器戰船。奏留回任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僑。孫憂。御史張鰲。山先任浙江伍事。今官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致仕按察使劉丁。參謀黃縉。圍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七月初二日。宸濠探聞。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嚴督知府等官。伍文定等各領兵於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伍文定等攻廣閣等七門。是日得報。宸濠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遣知縣劉守緒等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申布朝廷之威。臣暴宸濠之惡約。諸將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我兵四面驟集。遂破江西。擒其居守宜春王拱翰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宸濠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解釋脅從。搜獲原被規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符從布。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等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等令審賜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逼宸濠。回往。相。擒。剿。二十二日。臣等駐兵省城。督同知府伍文定等各領兵分道並進。擊其不意。都指揮余恩領兵往來湖。上。誘。致。賊兵。知府等官陳槐等各領兵四面設伏。二十三日。復得謀。宸濠先鋒已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二十四日。賊兵鼓噪乘風而進。逼黃家渡。臣督各兵四面擊賊。遂大潰。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萬數。二十五日。又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二十六日。臣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宸濠與其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寶劉養正。劉吉。屠欽。王淪。熊瓊。盧琦。羅瑋。丁。曠。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鐘。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呆。布。政。梁。震。都。指。揮。鄭。文。馬。驥。白。昂。等。擒。

斬賊黨三千餘。落水死者萬餘。棄其衣申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十餘里。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賊樵舍等處。又復擄斬千餘。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知府陳槐等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除將濠宸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守備守備巡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私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遲延。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不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咨爲恭報賊情事。該本部查得糧石無本部通行申詳。今查俱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查。亦就調發。應如何。一。時屬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又奉欽差總督張公。遣太監張水前調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邊伯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各領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剿。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統率六師。奉天征討。及統提督等官司。監太監魏彬。虜伯朱彬等。并管理糧餉兵部左侍郎等官王宣等亦各調至南京。臣續又節該奉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兩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竊照宸濠恣淫姦暴。脚傷彭。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驗。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而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督威德。指示方略之所致也。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陳德。魏言。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楫。李善。王冠。王軾。劉溥。清劉守緒。傅南喬。通判楊昉。陳良。指揮麻舉。高容。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祕。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共收全功。其伍文定邢珣徐璉

德儒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繼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難得。伏望皇上諭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四乞葬疏（十五年閏八月二十日）

照得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國家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巡撫方面管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固不容緩。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帥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泣。割裂昏痛。日那尪府。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時可亦微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昔之聞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往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閱。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識誠孝之禮。不避罪過。之。冒井其任。以勤自難。亦望朝廷察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捨生捨死。不顧所云等。因其本奏。奉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卽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節可嘉。已有旨著督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皇上神武廟堂成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山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

之至。等因。又經其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齋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明旨。臣日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為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貧素戀官。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為此。今亦未敢便求休。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奔走赴闕。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頓之至。其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錦齋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為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瘵日亟。呻吟牀蓆。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號慟頓首。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鳥獸猶情。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可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為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寧藩之禍。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為重。今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奉養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老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為子乎。不可以為子者。尚可以為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命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圖啣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阻苦切。號控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問醫待罪候命外。緣係乞天恩歸

省父疾回籍待罪事。爲此具本奏聞。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照得先因寧土繙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官軍。兵快人等。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開。隨據吉安府中爲處置軍餉事。開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爲地方事。臣又看得各處軍兵。雖已起調。俱前項事情。係一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卽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有明文。一至隨卽啓行。去。續照前項首領。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就經備行江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撤兵日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行。未報者催問。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爲緊急軍情事。開稱。先准江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造。蒙戶部員外郎黃著案驗內開。蒙本部題。奉欽依。差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省城。又聞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劄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糧料草束。今仰備行本司掌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錢。選委能幹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用。庶無失誤等因。到司。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濠等。在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康二府庫藏。俱被寧賊搶劫空虛。無從措置。誠恐臨期失誤。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發候解京贖銀。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委官汪憲等各領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派銀接濟緣由。呈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在官銀兩接濟。續同起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宮眷等項。及補還原借解京贖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呈議行各該府縣。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其計用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存銀兩。俱係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

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自臣起兵以來。費用過錢糧。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來官軍。并犒賑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餘。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方求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賊賊官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劫官庫積蓄。刻剝小民脂膏。相應存留。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曠。委果已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內帑。或借別省錢糧接濟。邇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內帑。勢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萬。隨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曾取用。伏望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以水災爲患。流離益甚。乞勅試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取用費。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通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仍仰備造文冊繳部考查。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參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爲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三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爲贊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兌准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間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爲地方極疲。速賜恩恤。以安邦本事。

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蕭誥案牌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監。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參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庇參政邢珣暫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徵。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割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是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况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隨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即時移文遠近宣布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為奏請。雖明旨未下。皆謂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以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嗜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奏已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為寇。弱者匿而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為魚鼈。號哭載途。噴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糴。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奏免租稅為言。百姓踰牆背議。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為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為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所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

停免。駭戶部覆題。奉聖旨是。合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免徵。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書前來。臣等止苦百姓嗷嗷蒙咨。至如解例題。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且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促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爲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違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已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攻擊。事無專責。如羣手雜處。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徵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昔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尙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剗剗而取之。忍心者尙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去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事。身嘗草野。以貽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轄。如居巖屋之下。東撐西頽。前支則後圯。強顏陵詬之辱。掩耳紩愁之言。身繫閻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師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爲借貸。或教之典拆。忍心於捶骨剗脂之痛。而凌其血。閉口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其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爲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

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參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寃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誣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爲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爲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爲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事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獲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差切於謀國。忠於軍。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爲哉。願欲警衆集事。御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王所謂救焚身之患。不迫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告災肆赦之典。寬宥之。則法雖苦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仁之罪。實由於臣。卽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係徵收秋糧稽遲待罪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巡撫地方疏（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臣突驗。照得本院前任巡撫衙門。近遭兵火廢毀。兼以地僻隘低窪。每遇淋雨。潢潦浸灌。且今本院在於都司貢院諸處衙門。寄駐漕徒不常。居無定止。人無定向。妨政失體。深爲未便。合行議取。爲此仰抄案回司。卽便會同都按二司官從長議。查省城官民沒官房屋。及革毀一應衙門。可以拆脩改造者。會議停當。呈來定奪。毋得違錯等因。依奉會同。指稱按事王繼善按察。伍文定議得。前項衙門。先年建於永相門內。僻在一隅。地勢低窪。切近東湖。一遇淫雨。輒遭浸漫。近因大軍駐劄。人馬作踐。俱各倒塌。及查巡按衙門。亦皆年久朽爛。俱難居住。欲擇地蓋造。緣今地方兵荒之後。取之於官。則官庫空竭。斂之於民。則民窮財盡。反覆思惟。無從措置。查得承奉司并織造機房各一所。係是沒官之數。俱各空閒。地勢頗高。規模頗廣。合無呈請將呈奉司

改爲都察院衙門。機房改爲巡按衙門。委官相度。趁時脩理。如此。則工費不寧。民力少節。實爲兩便。緣由呈詳到臣。查得先爲計處地方事。該臣會同巡按御史唐韻議奏。乞將抄沒寧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令布按二司掌印及守巡并府縣官員從實覆查。委係占奪百姓。遵照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亦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餘。淺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緣由會本具題去後。未奉明旨。今呈前來。爲照各項衙門果已廢毀。當茲兵火之餘。民窮財盡。改創實難。今該司議將前項沒官房屋暫改。不費於官。不勞於民。工省事。曷誠亦兩便。俱應准議。除行該司一面委官趁時脩改。暫且移駐。以便聽理。俟民困旣蘇。財用充給之日。力可改創。再行議處。

勅平安義叛黨疏（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臣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謹稱奉臣批。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价。奉新縣典史徐誠呈聞。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韻朱節等計。委勸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斬擒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并於楊子橋巢穴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千戶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犯。嚴訊。賊犯鞠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勅諭事理。就行斬首示衆。有功員役。分派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韻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勤提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矜疑者。具通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兇。鄙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劫囚。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寬等。克承方略。首事緝捕。雖有小劍。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衝。終能有備。多所擒獲。

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中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史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混棄。合無呈乞鈞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通判林寬。知縣熊价。典史徐誠。俱優加犒獎。林寬。熊价。仍旌其除暴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備千戶馬喜。新建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鉉。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縣領兵義官楊震。七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典史陳恒。昭祀。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分別等第。一一給費。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七等。俱各優恤。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者錄。而人無所勸。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憾矣。仍行該府縣將逆賊楊正賢。妻。男。財產。估。價。銀。兩。縣。地。尤。為。便。益。緣。由。同。查。過。功。次。文。冊。關。繳。到。司。備。由。轉。呈。到。臣。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槐。聞。稱。原。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家。屬。財。產。通。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務。得。的。實。冊。冊。虧。枉。外。續。據。安。義。縣。中。稱。依。奉。拏。獲。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并。伊。同。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聞。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鎗。刀。衝。縣。當。同。巡。捕。主。簿。崔。鉉。督。領。兵。防。御。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劫。去。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別。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毀。總。甲。張。惟。勝。房。屋。劫。掠。捕。戶。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長。陳。魁。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判。林。寬。呈。稱。首。惡。楊。子。榮。楊。華。二。等。照。舊。立。寨。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呈。報。依。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據。法。即。當。督。兵。擒。捕。俱。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榮。等。作。急。投。首。庶。幾。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榮。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即。將。稔。惡。賊。黨。指。實。申。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剿。叛。賊。之。後。即。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若。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焚。方。爾。

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仰體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即遵照詔書黃榜事。將子橋等量加狀責。釋放回家。諭令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後因解京逆黨劉吉陳賢等供攀不已。朝廷之責。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於下。將遂置而不問。則一般從逆之人。乃至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略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信。一行拘子橋。以免罰其遷徙抄沒。亦止及於子橋一身。朝廷之處。可謂仁至義盡矣。爲之。四族黨與者。正宜感激朝廷浩蕩再生之恩。皆宜爭出到官。輸誠效款。自相分別洗滌。其既往之愆。而顯明其維新之善。却乃略不改創。輒敢抗拒官府。銜縣因。自求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念中間良善尚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之徒。總以激激。旌黨居。鼓。以至於此。恐非其本。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訪略同。准依所議。姑且未即加兵。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別善惡。令其四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屯住。其被脅之人。若能首。官亦准免罪。有能并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內。投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即將各犯官。致請由備。呈來。惡發兵剿滅。一面行仰該縣及香。近官司。集兵快。護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仍備。告。曉諭。近。外。據。判。林。寬。呈。遵。照。文。密。曉。楊。姓。良。善。戶。丁。楊。庸。楊。十。五。等。七。到。職。示。以。禍。給。以。犒。官。着。令。分。別。良。善。止。捕。衙。縣。運。賊。送。官。隨。該。楊。庸。等。誘。擒。逆。賊。九。名。到。縣。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該。縣。老。人。分。段。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後。聞。官。司。要。搗。巢。穴。連。夜。鼓。揆。鄰。約。有。百。十。餘。在。擄。奔。入。鄱。陽。湖。欲。即。率。兵。追。剿。緣。該。縣。不。虛。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除。差。左。飛。報。沿。保。長。立。防。勦。一。面。禮。府。督。李。星。子。建。昌。都。昌。兵。沿。湖。巡。捕。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巡。按。御史。等。官。查。得。賊。餘。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對。面。合。兵。追。勦。除。行。商。昌。巡。捕。點。選。兵。快。就。行。都。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躡。賊。蹤。設。法。勦。捕。就。經。批。仰。按。察。司。即。使。通。行。該。道。守。巡。官。及。沿。湖。各。該。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竄。忠。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劫。另。行。牌。

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間道星夜前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牌仰各官於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沿湖諸處起集習水壯健慣戰之人各官自身督領密取知因鄉導四路爪探或躡賊蹤或截要路或歸防縣治張懸設伏聲東擊西一應事機俱聽從宜施行合用糧資就於司府庫內原貯軍餉銀內支給及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退縮逗遛侵擾良善者遵照勦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宜俱要竭忠盡力慎重功果殺賊立功以靖地方若畏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存決難輕貸完日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奉勦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隨宜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項有功官員支兵人等及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勦支本院貯庫支剩餉銀兩已犒獎給賞恤外其未獲獎犒給賞恤者批仰該司查照等項逐一補給賊屬男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脩築該縣城垣支用擒獲賊犯鞫問明白仍解三門斬首示眾斬獲賊級行令造冊繳報并行巡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照叛黨楊正賢等肆其兇虐之習恃其族類之繁稔惡一方所劫逼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興兵時逆脫漏誅殄略無悔懼乃敢攻縣劫掠聚眾構亂惡貫滿盈大怒人怨遂爾一日掃滅在朝廷固曾疥癬之搔展在江西實亦疽癰之潰決巡按御史唐龍朱節連謀監省臣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寅等相與協議贊畫都指揮馮勳及通判林寬知縣熊价等又各擲事以命并力于下論各勞績皆宜旌錄臣守仁臥病待罪之餘僅存喘息幸賴諸臣幸免咎愆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乞便道歸省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欽奉勅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欽此欽遵已於本月二十日馳驛出程外竊念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之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實皆出於人子迫切之至情而其時復以權姦當事讒嫉交加非獨臣之愚悃無由自明且虛變

起不測。身罹曖昧之禍。冀得因事退歸。父子苟全首領於牖下。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既而宗社有靈。天啟神聖。入承大統。革故鼎新。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以誅斥略盡。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固已欣然改易其退遁之心矣。當明良之會。聖人作而萬物睹。天下之士。孰不蹶然有觀光之願。而况臣之方在憂危驟獲申雪者。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其爲喜幸。感激何啻百倍。豈不欲朝發夕至。以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歸戴向往之誠乎。顧臣父母老且病。頃遭讒構之厄。危疑震恐。洵洵朝夕。常有父子不及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敘其悲慘離隔之懷。以盡菽水懽欣之樂。况臣取道吳塘。迂程鄉土。止於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天性之愛。重以連年苦切之思乎。故臣之此行。其冒罪歸省。亦情理之所必不容已者。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世固未有不孝於父而能忠於其君者也。故臣敢冒罪以請。伏望皇上。以孝爲治範。闡曲成。特寬稽命之誅。使臣得以少伸烏烏之私。臣死且圖嚙結。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奏。爲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爲捷音事。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受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荐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掎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存遐。無階控頤。乃幸天啓神聖。陛

下龍飛。聞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爲陛下陳其實矣。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賦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然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與提督之任。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義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尙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然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焜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此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昫徐璉。載德儒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興。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效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尙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馮。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容。十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祕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效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

有舉人輩元亨者。爲臣勸說寧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讎。抱冤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生事者爲之指。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尙多未。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去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況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國恩。齎身粉骨。亦無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鯁。況又超擢本兵。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所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效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服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理謹具本題。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命慙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合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茫然瘡痍。

僅未殞絕。聞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己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闕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誣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效忠赴義之上。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豈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僣妄。亦其事言所感於君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江西諸郡縣。或到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道遠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然則凡在與臣其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兵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以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嘔嘔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道於衆口之誹也。夫披摩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託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

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糜。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爲以忠義之上。尚得追論其平時邪。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眞邪。若居官處易。選擢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概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恥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救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效其智力。以協濟吾軍。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况矢石之下。劍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所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謂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倒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軍諸臣者。遂取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

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己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羣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連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遁。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被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樂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壽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使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謁變於豐城也。蓋舉於事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乘九漚俱以忠憤而死。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欲之以得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實勸之以厚賞。絢耀之美。豈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獲。則此爵祿息賞。亦有國之常典。理皆必可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受之。見利忘信。始不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其伏願陛下察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請。不以其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也。江西同軍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略舉。且該部具有冊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襄經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舍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卷十四

別錄六 奏疏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洵洵。不保朝夕。幸遇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召還京師。因乞使道歸省。隨蒙賜勅遣官。旋勞慰諭。錫以銀帶。犒以羊酒。臣感激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闕陳謝。厥滿之後。又連年病臥。喘息奄奄。苟避形迹。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尙未能一視天顏。稽首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邇者曾蒙謝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願遇病臥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督同副都史姚鏞等。勦處。臣聞命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願臣病患久積。潮熱痰嗽。且甚。且每一發咳。必至頓絕。久始漸甦。乃者謝恩之行。輕舟安臥。尙未敢強。又况兵甲。勞。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憤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上官讎殺。比之寇賊之。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鏞平日素稱老成。憤重。一時利鈍。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陛下。將爲國家弘仁覆久之圖。所以激勵鏞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鏞。且近年以病。已。病况茲用兵舉事。鏞等必營深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鏞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相。當聽其所爲。臣以爲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鏞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幹。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尙書胡世寧。刑部尙書李承勛者。往代其任。夫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

如臣之迂疎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能。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瘳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閑散之地。使自得效其涓埃。則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國事。不勝感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恩。遂陳所見疏（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推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其本辭免。過蒙聖旨。卿職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鏞已致仕。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旨朕望。還差官鋪馬裹費。文前去致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齏骸。亦無虛報。又况遭逢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為陛下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背是。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貉。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緊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頓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此輩。其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慢且怨。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

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遣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傷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自變已形。顧將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悻心。惟思亦可謂勤日矣。特發於憤激。而狂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溢劫之賊。攻城掠。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仇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士。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其罪通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善以再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擊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上衆非全軍之道。又兄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因循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瘁之民。以絕覬覦之奸。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區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平。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服地。

載。無不欲愛義而生全之。寧有撮爾小醜。乃與之爭。惜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同若是耳。臣以匪才。謬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向可用兵不息。而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思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上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減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思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未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官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顯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激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大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概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猛獁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歸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思田州處置處宜。俟事平之日。尊照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陛下一言。使朝廷之上。早有定處。

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七年正月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外。臣聞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迂疎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馳驅。圖其所以仰副朝廷之重委。而尚未末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况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犛犛之巢穴。處處皆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則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豈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為日後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嘗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威未敷。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誠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其功。今年力未衰。置力閑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為巡撫。其於經略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鉉。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勅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駑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謀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七年二月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笋胡喜那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戴等。連名具狀。

爲僇罪投降陳情乞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讎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逃。皆破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梟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猛又差人催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使入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於當發兵三千餘營送爾主來。且督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謀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高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璋等殺死。蘇等痛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勦。又恐其蟲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言。設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朝廷寬赦。欽命總制天星。嚮天行道。接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圖府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革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納糧奉實。爲萬幸等情。并據某思恩府頭目王受盧黃容盧平章文明侶馬黃留黃有陸宗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以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柰緣小人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孚等回辭。乞上司仍立日甲。不意反致官府喧怪。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將受等一概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匿山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受姓名。每每攻圖城邑。劫掠鄉村。虛名受禮。受等即欲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策開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由。

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朝廷寬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佔所部。目民男女大小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革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奉。實爲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爲地方事。節奉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鏞等督兵進剿。嗣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盡平。捷音上聞。已經降勅獎勵。論功行賞。該各官復奏。惡日虛傳。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察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等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鏞等擁夷無。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皆復失之。理得通行查究。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穩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夜馳去彼處。即查前夷情。田州因何失守。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鏞等斟酌軍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王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嚴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區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勦蹟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具紆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恩養病事。臣奏奉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鏞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遣差官鋪馬。稟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即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澗朱麟與姚鏞事同一體。姚鏞已着致仕。鄭澗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澗取回代

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具處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鏞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梧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參政汪必東鄒悅副使祝品嚴大輅僉事汪濬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參將李瑛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閑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能於奔走。卽今地方已如破塲。舟漂泊於頗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矧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睽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再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會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見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憊歸思。家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感。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者。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盜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會。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會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戎會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熬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繼

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潰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圍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由之一隅。山獗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開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盜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天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取辦皆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屠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燕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恃恃。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踏頭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懟。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囚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獠種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獠種。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閩左之戍。且一夫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生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回符虞舜在苗之正。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催刻蠲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上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

攝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廓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慮。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復甦。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免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威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資會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獠獯。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踏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擾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一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目前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幸蔽於其中。而四毀傷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大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誠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斷。斷無可疑者矣。於是梟首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須分留南寧省州解甲休養。待聞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付軍門投訴。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卽與克殘。

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匪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避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尙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置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誠。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叫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衣糧盡奉。衆捕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四日。蘇受等皆因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俱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實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健延恩德。以爲朝廷。旣以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與衆自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諭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大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

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臣以塞劣。謬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禮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仰奉聖旨。田州應設都御史。在彼往割。置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上。且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勅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葺屋尋丈之廬。亦遭闕空。發掘會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必得老成寬厚之

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現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禦土官。修復城池解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凋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田州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豬獯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尙且不可。况常設重臣。任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日糶。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于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廓廓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參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一窩賊乘間出掠。參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托。爲照參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自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民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論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執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參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衆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閑住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

歸原土。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參將。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制土官。則城廓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察閩桂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慮周悉。將略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勅兵部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間。省諭安撫諸夷。其合田廩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林富事例。於南寧衛衛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盡復。府治城廓廨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駐柳慶地方守備。惟復別有定奪。均祈聖明裁處。

處置不復地方以圖久安疏（七年四月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之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謬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士節該欽奉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勸即勸。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

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積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耶。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乎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巡副參三司。土官仍張賜御史石金等。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疑辭。忌而心有不安。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若緩夷之計。譬猶膏糜。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卒糜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請罪。終必局辱。爾凡磨。其跳。其騷。必放之開曠之區。以順適其獠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且順適其獠野之性也。然。當土官之去。而土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糜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獠野之阻。且當之。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購墉之限。獠牙童齒之萌也。然分立土目。而終。其速。罔維於其間。是。糜鹿於苑囿。而無守。固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亦安能保其必。在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按行其村落。經理其城。而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厮役下賤。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復。以請亦恃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敢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債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

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旨。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效。雖不蒞以中土之尊威。而操其專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中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氣。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舍此則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擬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居。府官旣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澆澠。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闢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譴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日存孤之義。故自興兵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爲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着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州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傳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尙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資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西遁。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蹤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上。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士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在。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海於昔日之上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

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番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禦。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猖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立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讎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上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專一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事。司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人。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聘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攜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之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於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爲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

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致。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官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遠人順之情。一舉而兩得矣。均乞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白田州江心浮出。傾臥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且卽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有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縣其名。臣等欲乞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武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皆略其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雷。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尙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勅旨。以重其權。吏部亦有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陽紱。謂其旣掌府事。卽係屬官。不得爲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來。參照嚴紱。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勅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爲可罪。陳能則偏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朝命於草莽。卑職任如敵。屣使爲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紛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勸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大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爲振席。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

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取用於他所。姑使之自效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馨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遂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整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病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勅吏部再加斟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階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勅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督且各照分掌管辦納糧兵餉。奏請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寇冠些陶甲。腮水源頭官位甲。舊朔勒甲。兼孺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爲凌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碧馬甲。略經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爲碧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德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爲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雨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萬雨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有鄧甲。控講水册槐並畔甲。共二甲。擬立爲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甲。那召甲。含甲。共二甲。擬立爲思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于軒發甲。篤忻下甲。共三甲。擬立爲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爲怕何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笋管之。
- 一田州棋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棋甲上巡檢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爲床甲上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爲婪鳳上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 一田州下降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下降上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 一田州縣甲環甯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爲縣甲上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爲篆甲上巡檢司擬以土目王萊管之。
-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砦桑上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 一田州思幼甲平夫棒甲帶甲子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思幼上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爲侯周上巡檢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土十城頭擬立爲上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衆獨多。
- 一思恩白山七城趙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爲白山上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上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爲安定上巡檢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爲古零上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檢立舊城上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石管之。
-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上巡檢司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章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圍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章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章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章貴於事變之始。卽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勳勞。宜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寧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章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章貴。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卽與之。以寧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前後。皆有差等。而勳懲之清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况二府日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二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均乞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尙無孳慶之民。焉有入學之上。况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卽欲建學。亦無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聚集。民居已覺旣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斯之機也。均

乞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緩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勅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調城那地都康回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軍無墮墜。而功可責成矣。

王文成公全書

卷十五

別錄七 奏疏

奏疏七

征剿稔惡豬賊疏（七年四月十五日）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但惟八寨豬賊積年千百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殺害良民。虜掠子女。生口財物。實無虛月。月無虛旬。民遭荼毒。寔苦屢經奏告。乞要分兵剿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爲因地方多事。若要分兵。未免重爲民困。是以官府屢以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兇橫。出劫益頻。蓋緣此賊有衆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阻。交通交趾等夷。而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腸仙臺。西南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豬賊回旋連絡。延袤周禮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經北竄。近因思田一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近相煽。遂爲地方大害。仰賴朝廷威令。傳播苟幸。未動。則此豬賊之與居民。亦不再。若豬賊不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益加勸庶。不貽患地方等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行開隨據左江道守備等官左參議汪必重。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等會呈。請兵征剿積年窮兇極惡豬賊。且除民患。寧開稱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豬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口竹。古陶。鳳凰。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嗣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虜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

里內皆已變爲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剿。爲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竹古陶羅鳳等賊乘勢朋比。連結殺虜。搶劫月無虛旬。扇惑搖動。將成大變。仰賴精武傳播。幸未舉發。近幸思田諸賊感慕聖化。悉已自縛歸降。遠近向服。各山獠帶亦皆出來投撫。請給告示。願求自新。從此不敢爲惡。雖其虛僞未可逆料。然皆尙有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逆賊。口知罪在不赦。恃險如故。截路劫村。略無忌憚。若不乘此軍威。進兵剿滅。將來禍患。焉有紀極等由。會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命前來。駐軍南寧府地方。與八寨獠賊相去六日之程。朝廷德威宣布。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懼。向慕輸情納款。而此獠賊獨敢擁衆千百。四出劫掠。武緣等處鄉村。殺人放火。略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即此猖獗。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弘治正德以來。至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平等縣被害人戶。李子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剿除。民害不下數十餘次。皆有部咨行令勘議計剿。若不及今討伐。其爲地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各官所呈者。况臣駐劄南寧。小民紛紛訴告。請兵急救荼毒。皆爲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貫滿神怒人怨。難復逋誅。即欲會案奏請。俟命下之日行事。切恐聲亦昭彰。反致衝空。查竄。則雖調十數萬之衆。以一二年爲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遇賊寇生發。即便相機可撫則撫。可捕則捕。欽此。欽遵。爲照思田變亂之時。該前部御史等官姚鏞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前來南寧等處聽用。近幸地方悉已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各賊巢穴相去不遠。況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效。俱各遵奉勅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前道守巡參將等官監統。永保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剿。八寨等勝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并行留撫。思田布政及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剿。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解紀功。次史紀驗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密切公同行事。并密行

鎮巡等官知會外緣係征剿積年稔惡猶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懇

舉能撫治疏（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案照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隨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上。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勅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東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爲照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毀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毀破蕩。雖葺屋尋丈之虛。亦遭翻空發掘。會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戎。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日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陳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廊宇等項。必須勞民勸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凋弊之餘。豈復堪此層層。況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該臣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遠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嘗能得其歡心。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陞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宜。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廊宇已漸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日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勞煩之擾。已經具本於本年二月十五日。差舍人湯祥賚奏請旨。續爲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節該臣看得思恩田州二府地方。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預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服。人心憂惶。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及存舊留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勅書。將南

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墮惰。而功可告成。又經條陳具本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差承差楊宗符奏請旨。俱未奉明。示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日本官已蒙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湖廣鄖陽等處地方去訖。所有恩田三府撫循緝理官員。尚未奉有成命。如蒙皇上軫念邊方。俯從臣等所請。乞於兩廣及鄰省附近各地方內官選用。庶可令其速到任。致久曠職業。臣本昧於知人。不敢泛然僭舉。尙照廣東右布政使王大用。湖廣按察司周期雍。皆才識過人。可以任重致遠。臣往年巡撫南贛。二臣皆在屬司。爲兵備僉事。與之周旋。兵革之間。知其肯贊心贊事。江西未叛一年之前。臣嘗與周期雍密論宸濠之惡。不可不爲之備。期雍歸去汀漳。即爲養其蓄銳以待。及臣調豐城。便檄各省。期雍與布政席書聞。即發。當是時。四方援兵。皆莫敢動。迨宸濠就擒。竟無一人至。獨席書行至中途。復受臣檄歸。調海滄打手。又行至中途。聞事平而止。其先後引領至江西省城者。惟周期雍。王大用兩人而已。當時以誅奏既上。隨後讒言朋興。各臣之忠勸。遂不及一白。臣爲之每懷歉然。卽是而觀。其竭忠甚矣。不肯上負國家。亦可知矣。乞勅吏部酌臣所議。於二臣之內。選用其一。非惟地方付託得人。永有所賴。而且等亦可以免於身後之戮。地方幸甚。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七年七月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咸慕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調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況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四事。無統紀。功難告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明旨。臣等得令歲例當朝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參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參政龍誥參議汪必東。

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即須半年。參議鄒悅僉事申惠皆贊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款任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布左政殿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田等處與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十分理司事。足爲循良。而置之邊方瘴毒多事之鄉。則其稟性稍弱。不耐崎嶇。易生疾病。且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閑住副使楊必江。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朝。惠揚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績成緒。西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餘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尙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實乃亦不贊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臥病。呻吟床席。軀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土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勅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俯探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潁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性情。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效。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卽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使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

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上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略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思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引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法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迫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探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添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卡瑠張縉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薰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泉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卡瑠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士州漢哨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剿牛腸保靖進剿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團結拒然訪知本院住札南寧。寂無征剿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假旗息鼓。略無警備。皆遂意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尤恃其驍悍。擁來敵。常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日兵。奮不顧身。衝突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每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磗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賊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置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稟蒙收兵。回至潯州府住劄。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

移兵進勦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蚤晚仍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內方略。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剿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剿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簽。合勢出拒。官兵驟進。勢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含死衝鋒。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玄山。恃險結寨。當蒙摘調指揮王良并日兵彭愷等亦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參將沈希儀解報擒斬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七撫猺老人陳嘉猷。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各單鏞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石布。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祥等。遵奉本地方略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日兵及官軍八等三千名。思恩縣報効頭目王受等日兵及官軍八等二千名。韋費等日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勦八寨稔惡猺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日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晚啣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爲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爲。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驍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一標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奮。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勦。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巖崖發石滾木。多爲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

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辰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賊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賊次及賊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次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邵者峒等寨。斬獲次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參將沈希聖解到督領指揮孫續武等官。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春大湍等處。追勦邀擊各寨。斬獲賊次。賊徒從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萬全等官。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慮北山等處。搜剿截捕各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鑾監督思恩土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同知陳志敬督領武緣。麻虛。處。兩兵。搜勦大鳴等山。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于營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綠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顆。賊始。匪。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集。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縹。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殺。適。遇。颶。風。大作。各。船。覆。浮。迫。岸。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皆。無。蹤。跡。又。復。深。入。見。崖。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屍。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賚。有。禾。米。大。雨。之。中。飢。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略。已。蕩。盡。雖。有。脫。網。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

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猖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相花等峒。累年攻破羣縣鄉村。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剿。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峒。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而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期日時。假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溱。吳天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算。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準參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旗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遁。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投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悞事。彼中事勢。參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略。依期進勦。獲功解報。間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密切鈞牌。據右布政孫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猖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尙留。

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爲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爲。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日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而聽約東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遠窺。攻破巢穴。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聞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爲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參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首從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山造冊資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剿斷藤峽各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剿八寨各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百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倚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劫郡縣鄉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剿。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命毒。蓋其祖父以來。狼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勸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饒喪。惟成化年間。上官岑瑛素能。懾服諸獠。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三百餘人。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

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寃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洵洵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略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爲數十年來未見其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効命。但備遵奉方略。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頗頓崖谷。仆而益奮。遂掃掃蕩巢穴。殄滅殘孽。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功。盧森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其竭力死之報。自備督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白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不仰受賊終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噴噴稱頌。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再照督兵督哨防截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天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來大征。合圍守困。坐待成功。其爲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鬼。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寃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觀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軍理。要將前項各賊。卽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盧賊衆勢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昭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免。故遂仰遵欽奉勅諭。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

總兵李旻及灣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抵此而不。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略之所能及。皆是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屬諸臣。咸能推誠與任。公同協濟。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調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尙恐未克。而况瞻望此意外之軍哉。照得宣慰彭而輔。彭九雲。官男彭宗彞等。皆銜和暑。毒身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彞。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頗頗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而輔等忠義奮發。略無悔意。即其一全報國之誠。外有所不可混者。至於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效敵。爭先陷陣。惟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督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萬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傑。湖廣督兵僉事汪溱。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擬參議汪必東。副使汪去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卡。張縉。卡。飛。張恩。周徹。劉植。璇。林節。鐘。戶。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廣聰。主簿季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項府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整。史立。誠。舒。柏。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尙。賢。經。史。周。卒。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

久習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熏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險之地。固皆同効捍忠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牛之危者也。伏望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宜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臣男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士曰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疎。謬蒙不世之知遇。受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慮以溫旨。使之不必知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深恩。今茲之役。欲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惜身嬰危境。自徒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奉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視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勅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神武威德。幸已剪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略已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連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以斬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勅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再陳上請。乞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舟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之根抵。蓋其車連柳州隴蛤三都嶺。北四等

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扼之守。不相通知。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不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故名雖爲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贖。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所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徭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其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勅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

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特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是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脈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雲懼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落而且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機上之肉。下筮無弗得者。此豈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而服化矣。伏乞聖明裁允。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賊不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尙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喬利。就巖隙。置石爲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礮礮之上。芒利礮礮之石。衝射抵船。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破誅。纔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况其血瘴昏寒。薄午始明。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等即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聞督勦八寨。復覓往相。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數爲平原。環抱洩畜。雨水夾繞。後山而出。台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歡喜。爭先趨赴。工遂令各府事同知桂鑿督令各役擇日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嚮買。往反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疎。易生嫌隙。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管割屬思恩者。

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伏乞聖明裁允。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麻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容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勸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上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有雨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爲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圍。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三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寨。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中。最爲築立城垣。麻宇。選才之官。與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途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屏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

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尙隔上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杭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有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爲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天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伏乞聖明裁允。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諱。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尙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脅。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爲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煙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弭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物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

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尙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况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議之已略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夷村上寨。稍有疑傳。易成闕隔。今田寧思恩二縣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伏乞聖明裁允。仍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各官議調上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看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爲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孺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爲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爲之選立酋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勸各巢者。爲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爲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即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爲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遣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略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也。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十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擾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

近漳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漳浦各處。獠賊最爲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隳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以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自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土心益固。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參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爲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集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必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十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畜力養銳。相機而發。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日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建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敵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岑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聖明裁允。

查明岑邦相疏（七年七月十九日）

准兵部咨。試本部題。節奉欽依。岑邦佐仍武靖知州。岑邦相着王守仁再查明具奏。欽此。欽遵。照得先該臣等

具題前事。內一件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謹得岑氏世有田州。久結於人心。岑猛雖沒。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於開設流官知府之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翼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靜。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靜。効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當時臣等通拘該府大小土目。及鄉老人等密問岑猛之子。應該承立者何人。乃衆口一詞。以爲岑猛四子。長子岑邦佐。係正妻張氏所出。次子岑邦產。係庶妾楊氏所出。三子岑邦輔。係外婢所生。四子岑邦相。係次妾韋氏所出。猛嬖溺林氏。而張氏失愛。故邦佐自幼出繼武靖。而以邦彥承襲官職。今邦彥既死。應該承立者莫宜於邦佐。臣等當看。得武靖地方正當。猛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該州之民。信服歸戴已久。况其才力足能制禦各猛。近日該州土目人等。又相繼懇懇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今欲改立一人。亦未有可以代邦佐者。臣恐一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一以禦地方之患。一以順各夷之情。至於田州新立。不過苟以無絕岑氏之祀。此其才否優劣。固不必深論者。因諭以邦佐出繼武靖既久。朝廷事體已定。不可復還。宜立其次者岑邦輔。則可。於是各目人等。又衆口一詞。以爲邦輔名雖外婢所生。其實來歷不問。闔府之民。皆不欲立。惟邦相則次妾所生。實係岑猛之親骨肉。况其質貌厚重。謹實衆心。歸服立繼岑氏。庶不絕其真正一脉。臣等議得仍立土官者。專爲不絕岑氏之後。以順諸夷之情也。今衆心若此。亦合俯順。故當時直斷邦輔。謂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慎始。杜日後之紛爭也。但其奏之時。因本內事體多端。文以繁瑣。若再加詳說。誠恐有瀆聖聽。故遂簡略其詞。今蒙朝廷。見萬里洞徹細微。復命臣等查奏。聞命惶懼。無所措躬。因思岑邦輔尚存。當時奏內不曾詳開。所以不立邦輔之故。而直言岑猛之子存者二人。果係情節脫落。事體欠明。臣等神漏之罪。萬死有不容赦者矣。臣等近復通拘該府土目鄉老人等。再加密問。而衆口一詞。執說如前。陳請益篤。臣等反覆思惟。其事誠亦必

須如此。而後穩帖無弊。故仍照原議上請。蓋此等關係地方之事。臣等言雖或有所不敢盡。而心已無所不用其極。必求事出萬全。永久無患。然後乃敢具奏。伏乞聖明宥其疏漏。萬死之誅。仍勅該部俯從原議。立岑邦相於田州。以曲順夷之情。其岑邦輔者。聽其以官族名目隨住。如此。則名正事成。而人心允服。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獎勵賞賚謝恩疏（七月二十九日）

准兵部咨。爲奏報平復地方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奉聖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布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其功可嘉。寫勅差行人賚去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綢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欽此。隨於本年九月初八日。該行人再恩賚。勅書并前項綵幣銀兩等項。到於廣州府地方。奉迎入城。當除望闕謝恩。欽遵。取領外。臣時臥病床褥。已餘一月。疾興伏。感激惶懼。顛頓昏眩。莫知攸措。已而漸復甦息。伏自念。思恩田州數萬赤子。畏死逃生。本無可誅之罪。而前此當事者。議欲勦滅。故皆洵洵思亂。既已陷之必死之地。而無復生全之心。幸仰賴皇上好生之仁。軫念遠夷。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特遣臣等勘處。臣亦何能少効一籌。不過言楊深仁敷昭神武。而旬月之間。遂皆同心向化。舍死投生。而縛來歸。是皆皇上聖德格天。至誠所感。不疾而速。是以按之斯來。動之斯和。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豈臣等知謀才力能致毫髮於其間哉。臣乃誤蒙洪恩。重頒賞。且又特遣行人賚勅臨。軍尤出於常格之外。臣亦何功而敢當此。臣亦何人而敢望此。祇受之餘。戰悚惶惑。徒有感激。惟誓此生。鞠躬盡瘁。竭犬馬之勞。以報稱而已。臣病日亟。自度此生。恐不復能奔走闕廷。一觀天顏。以少罄其嚶蟻葵藿之誠。臣不勝刻心鏤骨。感激慙慕之至。

乞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七年十月初十日）

臣以憂病。陟伏田野。六年有餘。蒙陛下賜之再生之恩。賜之分外之禮。每思稽首闕廷。一觀天顏。以申其嚶蟻感激之誠。遂以葵藿傾戴之願。既因疾病復畏譏讒。六年之間。瞻望太息。竟未敢一出門庭。夫蒙人一顧之恩。何必

思其所以爲酬。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爲報。何況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上之所以施於其下者。如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之所以承乎其上者。乃如頑石朽株。略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涕下。徒日夜痛心傷骨。行呼坐嘆而已。邇者。謬蒙陛下過探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輒乃觸冒上陳辭謝。又蒙溫旨眷慰。諭有加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卽日矢死就道。旣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纒亂之由。熟思其所以經理幹旋之計。乃甚有牴牾矛盾者。而其勢旣已顛覆破漏。如將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所措。惟恐付託不効。以孤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頑民帖然來服。千里之內。去荆棘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強大賊巢。素爲廣西盜賊之淵藪。屢經征討而不克者。亦皆湖廣撤回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以報効之勇。財力不致。大言小民不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而遠近略已寧靖。是皆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殫之神武。幽贊於神。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祐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豈其知謀才力爲能辦哉。竊自喜幸。以爲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戮。不爲謬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治療無效。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量。名浮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災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轅。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浪伏林野。雖得稍就清涼。親醫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氣輒復大作。去歲奉命入廣。回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服。辭疾歸去。是後無不敢輕用醫藥。而暑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喘嗽晝夜不息。心裏飲食。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當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旣已力疾從事。近者八寨旣平。議於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暑興疾。上下巖谷。出入矛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寧。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新任太監總兵。亦皆相繼蒞任。各能

守法奉公。無地方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創濳往時煩苛搜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之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矣。臣雖病發而歸。亦可以無去後之憂者。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碎骨以自效。又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尙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惟陛下鑒臣一念報主之誠。固非苟爲避難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得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鞠躬盡瘁以報陛下。尙有日也。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卷十六

別錄八 公移

巡撫南贛欽奉敕諭通行各屬（正德十二年正月）

節該欽奉敕諭。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布政司地方交界去處。累有盜賊生發。因地連各境。事無統屬。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州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安撫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但有盜賊生發。節使嚴督各該兵備守禦。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剿捕。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及簽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官智力人丁。多方追覓。量加犒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鄉導。或購賊徒。自相斬捕。或聽管筭。并亡命窩主人等。自首免罪。其軍衛付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旌獎。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徑自拏問。發落。謝風憲大臣。知廉正剛果。肅清奸弊。以副朝廷之委任。欽此。欽遵。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谿峻險。林木茂深。盜賊潛處其間。不時出沒。剽劫。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調。觀望。不肯協力追勦。遂至延蔓日多。常職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大懼職業。艱廣。仰負朝廷委託。爲照前項地方。延袤廣遠。未能遍歷其間。綏撫之方。隨時殊制。攻守之策。因地異宜。若非的確。

詢訪難。以臆見裁度。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卽行本司該道分巡分守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公同逐一會議。要見卽今各處城堡關隘。有無堅完。軍兵快會否操練。某處賊方猖獗。作何擒勦。某處賊已退散。作何撫緝。某賊怙終。必須撲滅。某賊被誘。尙可招徠。何民人役。堪爲鄉導。何等大戶。可令追贖。軍不足恃。或須別募精強。財不足用。或可別爲經畫。某處或有開田。可興屯以足食。某處或多浮費。可節省以供軍。何地須添築堡。以斷賊之行來。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賊之要害。姑息隱忍。固非久安之圖。會舉夾攻。果得萬全之策。一應足財養兵。弭寇安民之術。皆宜悉心計慮。折衷無求。山川道路之險易。必須親切畫圖。賊壘民居之錯雜。皆可按實開注。近者一月以裏。遠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見。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擇擇。非獨以匡當職之不逮。亦將以驗各官之所存。務求實用。毋事虛言。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祛患衛民。竭誠報國。毋以各官身分彼此。須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職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怠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官職亦不敢回惡深。惟味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官。各宜知悉。

選揀民兵

照得附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太爲民患。本院謬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爲職。欽奉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詢日。雖未遍歷各屬。日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額。府縣機快。半屬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多以贏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兵。非調七軍。卽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軍。卽已魍魎潛形。會無可勦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縱。烏合勢急。迺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

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即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舉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上。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帶。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一。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選瘦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正出工食。並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別選素有膽略屬官員。分統統押教習之方。師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軍宜。日逐操演。聽候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全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資素具。遇警卽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己。連機設伏。呼敗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旣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上。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格心。不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尙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忘愛民憂國之心。旣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宜緩。至。即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咨文冊。以證查考。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本院奉命巡撫地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限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挾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常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爲此牌。似亦頗勞。爾衆中間。固

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舍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體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名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屋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告。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寄莊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客戶不報寫莊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莊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

男子幾丁

某（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某處生員吏典）

某（治例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某

某

某

某兒在家幾丁。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闕。量添行格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成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名開寫浮票寫帖，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照得本院巡撫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先。顧蒞事未久，尙味土俗，永惟撫緝之宜，惜然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同爲狡僞欺竊之事，甚者私通盜賊，而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奸宄，而爲之盤據資緣。盜賊不靜，職此其由。合就行令所屬各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接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疎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卽行報告究理，或有隱隱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縱惡，而奸僞無所潛形。爲此仰抄案回道，卽行各屬府縣，着落各堂印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於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有着實施行，毋使虛應故事。仍令各將編制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

告諭不府父老子弟

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惡平恕，毋懷險譎，事舍忍毋輕鬥爭。父老子弟，曾見有溫良遜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兇狠貪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庶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兒孫，何苦而爲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毋忽。

勦抽漳寇方略牌（正月）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參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勦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略，恐致泄露，不欲備

開案內。爲此另行牌仰廣市嶺市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命事兩廉祥珂璉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贊書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險。林木蒼翠。若雨水潦。不療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極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旣揚。則乃大興軍士。陽苦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誠激衆心。作興士氣。一而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開講。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齎糧脚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勒卒當前。重兵繼後。倘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用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書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該賊逃避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逐蹠。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只獲渠魁。其餘解散。當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不得貪功。一概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被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標探宜撫恤者。即加撫恤。宜處分者。即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遣他日之悔。本院奉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即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略。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各官知會之後。即連名開具遵依揭帖。密封回報。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剿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剿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下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旣久。變故旋生。則謀算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旣久。無有海滄濱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

亦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有連絡糾合。圖阱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奸黨。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復達士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尙候士兵之集。以下戰。其備必有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士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固不容駭。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兩方。凡通賊關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剿。方略各另派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回遵依行事外。仰抄案回司。卽行各官。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糜軍債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務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參拏。決不輕貸。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案行漳南道右參政巡官戴罪督兵剿賊

據福建漳南道右參政艾洪等呈。准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手本。該三司遵依議委各職隨軍紀功運謀經略。依帶前詣海靖縣小溪中營住扎。杏理軍情。密驗功次。大約賊巢以四分爲率。一分就擒。一分贖撫。但已審驗查處明白。一分遠遞廣東境界。一分深藏木處。山谷狼子野心。絕巖峻嶺。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必須通將調募。見在官軍二萬二千餘名。再加議處。減冗兵。以省費。留精兵。以守險。待賊饑疲。輪加撫勦。庶幾軍餉不缺。農業不廢。節據官哨。各賊恃居險阻。公然拒敵。官軍不聽招撫。合無繼處本省錢糧。以堅自守之說。催請廣東狼兵。以助夾攻之計。等因。隨據參政陳策等呈。據鎮海衛指揮高偉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

深泥。被傷身死等因。到院簿查先據參政陳策等呈。已經批各官酌量事機。公司會議。如是賊雖據險而守。尙可出其不趨。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奇。若果賊已盤據得地。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滅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萬全無失。僉謀皆同。然後呈來定奪。去後今據前因參照指揮高偉。既奉差委督哨。自合與覃桓等相度機宜。協謀並進。知乃孤軍輕率。中賊奸計。雖稱督兵救援。先亦頗有斬獲。終是功微罪大。難以贖罪。廣東通判陳策指揮黃春。千百戶陳洪。鄭芳等。既與覃桓等面議夾攻。眼見摧敗。略不應撓。挫損軍威。壞事匪細。但屬違法。各該領兵守備兵備守巡等官。督提欠嚴。亦屬有違。合就通行參究。但在緊急用人之際。姑且記罪。查勘督剿及查添調狼兵一節。案查該省節呈兵糧。願備已久。惟俟尅日進攻。今始成軍。而出一馮小挫。輒求濟師。況動調狼兵。往返數月。非但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兼據見在官兵二千有餘。數已不少。兵貴善用。豈在徒多。况稱糧餉缺乏。正宜減兵省費。安可益軍贖財。除廣東坐視官員。及應否動調狼兵。另行查議外。仰抄案回道。查勘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是否領兵夾攻。被傷身死。各官原領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其指揮仲欽。推官胡寧。道知事曾璠。知縣施祥等。緣何不行策應。是否畏避。退縮。俱要備查明。自從實聞報。其覃桓等所統軍兵。就仰高偉管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仍仰福建布政司作急查處。堪以動支銀兩。就呈鎮巡衙門。知會差官領解軍前接濟。一面備數呈來。以憑查考。不許稽遲。致誤軍機。各該官員。俱要奮勇協心。乘機進剿。毋頓兵遙制。以失機宜。毋坐待狼兵。以自懈弛。務須連營犄角。以壯我軍之威。如休迭出。以蓄我軍之銳。多方以誤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人之守。掃蕩巢穴。靖安地方。實東隅可收於桑榆。大捷不計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來。以憑酌量參奏。

案行領兵官搜剿餘賊

據福建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會案呈。准漳南道參政艾洪僉事胡璉手本。督據委官指揮徐麒等呈稱。督領軍

兵粘蹤追賊。至象湖山賊寨。連營拒守。遵奉本院密諭。佯言犒衆退兵。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云云。除將擒斬功次。審驗監候梟掛外。呈乞照詳等因。到院。卷查先准兵部咨前事。已經備行福建廣東二省漳南嶺軍二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欽遵。調兵上緊相機勦撫。并將進兵方略。行仰各官密切遵照施行。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去後。續據福建布按二司守漳漳南道右參政等官艾洪等呈。據委指揮高偉呈稱。督同指揮等官覃桓等領兵剋期夾攻。不意大傘賊突出。陷入深澗。被傷身死。廣東官兵在彼坐視。不行策救。呈詳到院。參看得各官頓兵日久。老師費財。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行查勘參提問。隨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僉事顧應祥等官會呈。前事開稱。約會福建等兵剋期進攻。聞爪探福建官軍被大傘賊徒殺死。指揮覃桓等情。各職隨卽統兵策應。當獲賊人一名。審係賊首羅聖欽。執稱餘賊潛入箭灌巢內。率領官兵直抵地名白上村。遇賊交戰。斬獲賊級。俘獲賊屬等因。呈報前來。石得象湖箭灌最爲峻絕。諸集賊首悉遁其間。賊之悍。盡聚於此。自來兵卒所不能攻。今各官雖有前挫。隨能密選方略。奮勇協力。竟破窟克之寨。以收桑榆之功。計其大捷足蓋小挫。但象湖雖破。而可塘猶存。賊首頗已就擒。而餘猶尙多。洩道若不乘此機會。速行剿撲。薤草存根。恐復滋蔓。狡兔入穴。獲之益難。除將功次另行查奏外。爲此仰抄案回道。查照先行方略。乘此勝鋒。急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斬餘猾。毋令復聚爲奸。罪惡未稔。可招納者。還與招納。毋縱貪功。一概屠戮。務收一簣之功。勿爲九仞之棄。本院卽日自漳州起程。前來各營督戰。仍與名官備歷已破諸賊巢壘。共議經久之策。抄案。

獎勵福建官巡漳南道廣古守巡嶺東道嶺兵官

據福建參政張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僉事李胤廣東參議張簡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各呈稱。據委官知府通判等官鍾湘徐璣等率領軍兵。夾攻象湖可塘箭灌大傘等處賊巢。前後擒斬賊首。屠師富羅宗旺等共計一千五百餘名。及俘獲賊屬牛馬器械等數。到院。石得象湖箭灌諸寨。皆係極險最深賊巢。自

來官兵所不能下。今各官乃能運謀設策。協力夾攻。旬日之間。擒斬賊首。掃蕩巢穴。謀勇顯著。功勞可嘉。除將功查奏外。通合先行獎勵。爲此牌仰汀州府上杭縣。即便動支商稅銀兩。買辦綵段銀花羊酒。委官分投領齋。備用。鼓樂迎送各官處。用旌勳勞。以明獎勵之典。其餘領哨有功官員。如府鍾湘等。就行該道照依去賞格酌量輕重。徑自支給官錢。買辦花紅等項。一體賞勞。仍具由回報。以憑查考。

告諭新民

爾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訓子弟。頭目人等撫輯下人。俱要勤儉農工。守衛門戶。愛爾身命。保爾室家。孝順爾父母。撫養爾子孫。無有爲善而不蒙福。無不爲惡而不受殃。毋以衆寡寡。毋以強凌弱。爾等務興禮義之習。永爲良善之民。子弟羣小中。或有不遵教誨。出外生事爲非者。父老頭目。即與執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則彰爾官爲善去惡之誠。一則剪除良莠。免致延蔓貽累。爾等良善。吾今奉命巡撫是方。惟欲爾等小民安居樂業。共享太平。所恨才識短淺。雖懷愛民之心。未及愛民之政。近因督征象湖可塘諸處賊集。悉已擒斬掃蕩。住軍於此。當茲春。甚欲親至爾等所居村鄉。而聞疾苦。又恐跟隨人衆。以至勞擾爾民。特遣官耆諭告。及以布疋頒賜。父老頭目人等。見吾勤勤撫恤之心。餘人衆多。不能遍及。各宜體悉此意。

欽奉敕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照得本院於本年六月十五日。節奉欽奉敕。近該巡撫福建監察御史程昌泰。今年正月內。破漳州南靖地方流賊殺死領軍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射死軍人打手一十五名。參劾指揮高偉。參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李宿。失機誤事。俱各有罪。及稱爾膺茲重寄。責亦難辭。等因。下兵部議。謂前項賊。自去年七月。已救彼處。撫巡等官。相機撫剿。日久未見成功。今以墮奸計。喪師失事。欲將高偉。陳策等。姑免提回。各令住俸。戴罪殺賊。并降敕切責。令爾立效贖罪。朕皆從之。敕至。爾宜親詣潮漳二府地方。申嚴號令。詳審機宜。督同守巡領軍等官。

調集官軍民快打手人役等，僱運糧餉，指授方略，騎賊向往，設法剿捕。其福建廣東江西官員，悉聽爾節制。有急督令互相策應。約會夾攻，不許自分彼此。執拗誤事，如有不用命及遲誤供軍者，宜照原奉敕內事理，徑自拏問施行。事有應與兩廣并江西巡撫等官議處者，公同計議而行。務要處置得宜，賊徒殄滅，以靖地方。欽此。欽遵外，照得本院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抵贛蒞事。當據福建參政陳策僉事胡璉等呈，爲急報賊情事。已經密具方略，各行官遵照，約會廣吏官兵剋期夾攻。隨據各官呈稱：指軍單桓縣承紀鏞在廣東大傘地方，馮賊突出，抵賊身死。又稱象湖可塘等寨係極高絕險，日來官兵所不能攻。乞添調狼兵，俟秋再舉等因。到院。參看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宜協同，憤奮圖敗，豈可輒自退回，倚調狼兵，坐失機會。本院卽於當日選兵二千，自騎起程。由汀州一面督令各官密圖方略，火速進剿，立功自贖。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奏。聞隨據各官贖呈，遵奉本院經牌密諭，俾言犒衆，匪師賊意，弛銜枚而搗攻，破象湖等寨。又經行令各官乘此勝鋒，速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擒餘黨，毋令復聚。爲奸本院亦自汀州進軍上杭。期至賊寨，親自督戰。隨據各官復呈，爲堆音事。稱攻破賊寨三十餘處，擒斬首等賊人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燒毀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數。卽今餘黨悉願聽撫，出給告示，招撫得脅從賊人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乞要軍師等因。已經具本奏報去後。今奉敕諭切責，不勝惶恐待罪。然猶幸其因人成事，偶獲收功。愧雖難當，罪或可免。隨又訪得：賊黨尚多逃遁，諸巢餘孽，又復萌芽。果爾則憂患方輒，罪累日重。深思其故，恐是各官急於成功，不能掃蕩。或畏懼於久役，爲此隱瞞。本院懸此密切慚懼，卽欲遵奉敕諭事理，親下漳州體勘查處。但今南漳盜賊猖獗，方奏欽依夾勦，師期緊急，軍馬錢糧必須調度。勢難遠出。又前項事情出於傳聞，未悉虛的。合行查勘，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備奉敕諭及查照先今案驗內事理，卽委本司公正堂上官一員，會同守巡該道官知詣漳州地方，督同知府等官將已破賊寨逐一查勘，前項強賊會

否盡絕。所獲賊首。是否真正。徒黨有無逃遁。餘孽有無萌芽。是否各官苟且隱瞞。惟復別賊各另生發。若賊首果已擒獲。巢穴果已掃蕩。是實。取具各官不致遺患。重甘結狀具由呈來。如或有所規避欺蔽。俱要明白聲說。以憑參究施行。若有脫漏殘黨。或是別項流賊。乘間嘯聚。事出意外。亦要從實聞報。就將防勦機宜。作急議處。停當。相機行事。一面呈來定奪。無得畏難推咎。以致貽患地方。國典具存。取罪愈大。俱無違錯遲延。

兵符節制（五月）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贖聽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補。各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陣面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要皆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預整操練

案照先經批仰將聽調人役查拘操演以備征調。即今兵威士氣。以覺漸有可觀。但諸色人內。尙有遺才。亦合通拘操演。看得龍南等縣捕盜老人葉秀芳等部下兵衆。亦多經戰陣。况各役向化日久。皆有竭忠報効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向慕雖誠。而情意未洽。一時調用。亦恐兵違將意。將拂士情。信義既未交孚。心志豈能齊一。爲此仰抄案回道。通將所屬向化義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行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使。分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令推選親屬爲衆所服者代領。前來結城。皆於教場內操演。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其餘農隙。俱要輪班上操。仍於教場起蓋營房。使各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効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使。恩義素行。自然與父子弟之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

選募將領牌

看得所屬地方盜賊充斥。一應撫剿事宜。各該兵備等官。既以地方責任。勢難頻來面議。若專以公文往來。非惟事情不能該悉。兼恐機宜多致漏漏。爲此牌仰郴州兵備道。即於所屬軍衛有司官。或義官耆老。推選素有膽略。才堪將領。熟知賊寨險夷。常曉盜情。向背忠慎周密。可相信任者一二人。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卽與密切商度。往來計議。庶幾事可周悉。機無疎虞。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據副使楊璋呈給由事。看得朝廷設官。本因保障。臣子盡職。匪專給由。副使楊璋才力精敏。識見練達。久在軍中。習知戎務。見今盜賊猖獗。方爾請兵會剿。一應軍馬錢糧。皆倚資畫。方有次第。若因給由。遽爾輕動。更代之人。豈免事多生疎。交承之際。必至弊乘間隙。遂有出押之虞。何益噬臍之悔。仰本官勿以循例給由爲急。惟以効忠盡職爲先。益展謀猷。仍舊供職地方安靖。足申體國之勤。懋贊彰聞。豈俟天曹之考。仍行撫按衙門知會。呈繳。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堂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剿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剿襲之上。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况各縣所留。尙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况剿襲之兵。旣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八月）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咨云。已經一體欽遵施行。續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看得朱廣寨等處。係桂陽樂平二縣界內。賊奔要路。今夾攻在邇。舉行各道預發精兵把截。又經備行廣東湖廣各官。起集驍勇機快父子鄉兵。選委素有能幹官員統領。各於賊行要路晝夜嚴加把截。或遇前賊奔逃。就便詳察險易。相機截捕。或先於朱廣魚黃賊所潛逃諸山寨。多張疑兵。使賊不敢奔往。務要慮出萬全。不得墮賊奸計。各道仍須分投爪探。出奇設伏。先事預防。但得賊中虛實。差人飛報軍門。大抵防寇如水四面隄防。旣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併力潰決。賊所奔逃。尙恐不止前項諸處。仍行各道再加詢訪。但有罅隙。即便行文知會。互相關防。必使皆無蟻穴之漏。庶可全收草薶之功。今准前因。爲照前項各賊。屢經夾攻。狡猾有素。今聞大舉。預將妻子搬寄。此亦勢所必有。照得咨開襲

福全李斌皆已搬送妻子近住桶岡親識人家除行領北道密行擒拏一面行文湖廣各官將前項窩戶姓名密切知會。或住近桂陽。或住近上猶。就仰各該守把官兵相機剿捕外。擬合咨報云云。

欽奉敕諭提督軍務新命通行各屬（九月）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敕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謂四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以此之故。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剿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爾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常在贛州或汀州住劄。仍往前各處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拘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剿殺。繼賊事例。陞賞激勸。仍要選委廉能官員。密切體訪。或僉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及素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襲。量加糧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鄉導。或購令賊徒。自相斬捕。或許令脅從。并亡命窩主人等。自行出首免罪。皆聽爾隨宜處置。不必執定一說。其應捕人員。尤要嚴加戒約。不許妄拏平民。及容賊挾讎攀引。因而嚇詐財物。擾害良善。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勸。其有貪殘畏縮。誤軍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問發落。事有應卹。該鎮巡官計議者。亦須計議而行。爾爲風憲大臣。受茲新命。尤宜廉能剛直。肅清積弊。以副朝廷委任之意。如違。責亦有所歸焉。爾其欽承之。毋忽故敕。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敕諭內事。理。并行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及府衛等官。及府衛所縣大小衙門一體。欽遵施行。都司呈鎮守。布政司呈巡

撫按察司呈巡按衙門各查照施行。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咨。內開夾攻江西。該分哨道并把截之道。及各該官軍不無追剿。往來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凡遇賊勢縱橫及攻堅去處。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同舟共濟。又稱各省窩賊之家。今既各有指實。必須從長計處。絕其禍本。以收全功。頗爲參酌。行止。并將合行事宜咨報。以憑轉行各該領兵等官遵守等因。准此。先該本院訪得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近附賊巢。良民村寨甚多。往年大征。不曾分別善惡。給與良民旗號。及撥兵護守。以致狼士各兵貪功妄殺。玉石不分。亦有一二良民村寨給與旗號。撥兵護守。又被不才領兵官冒并良民寨。主受賊重賄。及將爲名賊首。隱藏其家。事定仍復還巢。至今貽患。及有吉安龍泉萬安泰和三縣并南安府所屬大庾等三縣居民無籍者。往往携帶妻女人泰爲盜。行劫則指引道路。征剿則通報消息。尤爲可惡。卽今聞有大兵夾攻。俱各潛行回家。遇有盤詰。輒稱被虜逃歸。因而得脫。謀戮。若不通行揆究。將來事定。仍復入巢。地方之患。何時可已。就預行上猶等三縣着落當該堂印官員查出附近賊巢。居民村寨。通計若干。圖畫申報。以憑每寨給與良善旗號。臨期撥兵護守。仍取各寨主并地方總中甘結在官。如有應剿賊徒來投。希圖隱匿者。許其擒斬送官。照例重賞。容隱者。事發。一寨之人。通行坐以奸細重罪。其大庾龍泉等六鄉。各給告示曉諭。鄉村里老人等。但有平昔入叢爲盜。卽今潛出。許其舉首。亦行照例給賞。容隱者。事發。木家并四鄰一體坐罪。如此。庶良善免於玉石俱焚。而盜賊得以根株悉拔。俱經牌仰該道遵照施行外。又據委官知府甯等季毀等呈稱。依奉本院方略。分兵於上猶南康等處防遏。被賊兩次糾衆出攻南安。俱幸我兵克捷。卽今賊勢略已衰敗。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云云。本院自得三省夾攻事宜。集兵有先後。期約有遲速。如上猶大庾之賊。江西先與湖廣夾攻。止令廣東之兵于仁化把截。候廣東兵力已齊。聽湖廣廣東約會夾攻。江西之兵止于大庾把截。

通候廣東湖廣攻取已畢。廣東之兵移於惠州。江西之兵移於韶州。又行約會夾攻。如此。庶先後有序。事機不失。兵力不竭。軍情可密。又經移咨督院查照施行外。今准前內。看得各軍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攻堅去處。必須會哨。哨兵卽遇賊。兵策應。庶得成功。持論既公。平所處又甚詳悉。除行領哨等官遵照施行外。惟守備指揮李璋。原是窩賊之家。傳聞之言。未必皆實。已行該道再行查訪。務求的實。拔絕禍源。其進攻次第。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若長流坑左溪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本院欲將前哨賊巢。以次相機剿撲。候貴治之兵齊集。會合夾攻桶岡。如此。則江西腹心之害已除。而二省夾攻之舉。得以併力從之。擬合移咨前去。煩爲查照定處。咨報施行。

征剿橫水桶岡。委統哨牌

據守把金坑等處。領軍縣丞雷富等申稱。探得各峯賊首。聞知湖廣集兵將到。集衆劫掠。猖熾日甚。鑿山開塹。爲備益堅。又聞於桶岡香山。結崖壘。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迹所不能到。今皆搬運糧穀。設有機隘。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即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其力。乞要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各峯擒獲賊徒。備細研審。亦與所呈略同。照得先經具題。及備行兩省將各處賊巢。以次攻剿。先約湖廣官兵。會攻上猶諸賊。未報。俱南贛兵力自來薄弱。爲賊所輕。必咨湖廣土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爲夾攻尙遠。今若出其不意。藉兵合擊。以一口哨急趨其後。奪其隘口。賊旣失勢。殆可盡殲。若必俟土兵之至。果如各官所呈。陷賊計中。老帥費財。復爲他日之患。追悔何及。本院節准兵部咨題。奉欽依。南贛地方賊情。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帶調官軍。設法剿捕。及近奉敕諭云云。俱聽以軍法從事。欽此。欽遵。除監督守巡官員外。令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調度催督外。本院身督中軍。直搗橫水大巢。所據各哨官兵。合就分委督發。依期進剿。

一。仰贛州府分府邢珣。統領後關各兵。自上猶石坑進。由上稍石溪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分兵搜茶潭。篤井。

杞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旱坑。人楊梅村。攻白鹽橫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姚爾知縣王天與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及各選精銳。用鄉導兵引。齎乾糧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如茶潭。鴛井。杞州坑。寨下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穿牛角窟。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搜芒普。上思順。過烏地。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攻桶岡。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營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捕。必唯類無遺。候有班帥。期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遵照本院欽奉敕諭。因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竭忠效命。益展才猷。嚴督諸軍。奮勇前進。蕩除孽醜。以靖地方。如或怠忽乖謬。致有疎虞。國典具存。罪難輕貸。本院即日進屯南康。親臨督戰。一應進止機宜。密切差人。俱赴營所稟白牌。候事完日繳。

計開 安遠縣新民義官某某等名下打手八百名。乾字管哨長趙某某等名下機兵四百名。弓箭手一隊。銃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八十斤。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百件。兵旗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絹大旗一面。奇兵搜捕。用爲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開。令字黃絹大旗一面。正兵行動。用爲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開。

軍令 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者斬。經過宿歇去處。敢有攪擾居民。及取人一草一木者斬。劄營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當如對敵。不許私相往來。及輒去衣甲器仗。違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凡安營訖。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營門而輒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呼號奔走。驚衆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火人外。敢有喧呼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號色。號色不應者。即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衆心。違者皆斬。凡入賊境。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託故

推調。及回報不實者斬。軍行遇敵人往衝。及有埋伏在傍者。不許輒動。即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剿。違者斬。軍行遇賊乞衆降。恐有奸謀。即便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令其遠退。自縛來投。不許輒與相近。遇有自稱官吏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輒與相近。即便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斬。賊使人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私語。及問賊中事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伍者。皆斬。鄰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即止。違者斬。賊巢財物。並聽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勝逐賊。不許奪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一。仰統兵官汀州府知府唐淳。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百步橋浮江合村等處進屯。聶都。會同把隘推官徐文英。將點集守把鄉夫。於內選取堪爲鄉導者一百名。分引哨路進襲上關。破下關。乃分兵爲三哨。中大一哨。踰相見嶺。撲密溪。徑攻左溪。右一小哨。從下關分道搜絲茅壩。復從中大哨於密溪進攻左溪。左一小哨。自密溪搜羊牯腦山。復自密溪從中大哨進攻左溪。三哨復合爲一。與本院會於橫水。遂會同守備鄭文知府李敷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五營。犄角合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軍。然後分哨起營。復自密溪回關田。推官徐文英仍於關田厚集營陣。以待奔竄潰賊。勿輕散動。本官自關田率兵由古亭進屯上保。復自上保歷茶坑。由十八磊依期進於木坳。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琦指揮余恩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捕。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之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兵。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計開（云云下同）

一。仰南安府知府李敷。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安府石人背進破義安。分兵搜朱雀坑。入西峯。分兵搜狐狸坑。進船

廠分兵搜李家坑屯隱下分兵搜李坑途踰狗脚嶺搜陰木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守備鄭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余恩縣丞舒宮等兵合連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三日用鄉導分四搜附近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響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密溪搜羊牯嶺相見嶺歷上關下關關田經古亭分屯上保茶坑斷胡蘆洞等處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高都指揮許清之繼探候緩急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統領營官兵自南康進破雞湖撲斬地襲得梅坑攻白藍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等兵會合其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響應毋致疎虞橫水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橫水穿牛角窟搜川拗陰木潭會左溪入密溪過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上華山過鱗潭直左泉分斷西山界胡蘆洞等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仍歸屯橫水控制諸寨遙與知府季敷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宜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鄭文統領後四官兵前往南安府日石人坑度湯瓶嶺破義安上西峯過鉛廠破苦竹坑剿長河洞搜狐狸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唐淳季敷指揮余恩縣丞舒宮等兵營乃連絡爲一大營即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山寨如天台菴獅子山絲茅壩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附近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左溪過密溪分兵搜絲茅壩會下關入關田過古亭踰上保茶坑屯於十八磊分兵斷下章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知府唐淳之繼使人探候消息相機應援必使遠近各賊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

兵快人等。敢有隨陣進緝。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贛州衛指揮余思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獨孤嶺。至營前。進金坑。屯過步。破長流坑。分兵入梅伏坑。破牛角窟。填川拗。除木潭。與軍兵合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縣丞舒富。知府唐淳。李敷。守備鄭文等兵。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密溪。以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開田。經華山。鱗潭。網夾。從左溪入西山界。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拏。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寧都縣知縣王天與。督同典史梁儀。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員坑。過琴江口。由白面寨。至長潭。經杰壩。屯石王。分兵填樟木坑。屯兵自黃泥坑。過大灣。入員分。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都司許清等兵會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備水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昔烏坑。牛角窟。梅伏坑。涉長流。渡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入烏地。經上新地。中新地。分屯下新地。分兵搜拏。斷絕要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之賊。爲知府邢珣之繼。使人探候。緩急。乃與縣丞舒富。緊急相接。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府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營前。金坑。進屯過步。破長流坑。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唐淳。李敷。守備鄭文等兵會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分選精銳。齎乾糧。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賊巢。如鰲坑。箬坑。赤坑。觀音山。庵場。仙鶴。頭源。陂左溪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長流坑。

過果木口。搜芒背。搜鐵木里。狗上池。遍搜東桃坑山源竹壩泉大王嶺板嶺諸巢。遂屯鎖匙龍外。四面埋伏。以待桶岡奔賊。仍與知縣王天與聲息相接。彼此相機應援。必使晷額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統領後開官兵。前去屯劄穩下。會同守備鄭文併謀協力搜剿稽蕪等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地理險易。相度機宜。協和行事。毋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失事機。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其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許卽以軍法從事。軍中一應事宜。亦聽隨宜應變。應呈報者。仍呈軍門施行。

一。仰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戢統領部下新民打手鄉夫人等。搜剿稽蕪黃雀拗新地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云云。

一。仰中軍營參隨官

案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剿賊

參看稽蕪大山。不係進兵隘路。若使邵文季等遵依本院方略。直趨左溪。與諸軍連營合勢。兵威旣振。然後分兵四剿。則稽蕪等巢。自然聞風而靡。今乃不遵約束。頓兵僻路。以攻險絕。堅小之寇。反致損威挫銳。非但有乖節制。抑且違誤師期。若使各哨各兵。皆若季等後期不進。則左溪橫水賊巢。根本腹心之地。何由攻破。諸軍何由得有今日之勝。論情定罪。俱合處以軍法。但今各營皆已乘勝追逐。賊徒四散奔潰。正係緊關搜節之際。姑令戴罪剿絕。以贖前辜。爲此仰抄案回道。速督各官分投把截搜剿。俱要勵志奮勇。毋徒退縮。以自全。毋以小挫而自餒。務奮淵池之翼。以收桑榆之功。如復仍前畏縮違誤。軍令具存。毋再容恕。仍將陣亡千戶劉彪及被傷兵夫人。兵查驗紀錄。量加優恤。

搜剿餘黨牌

照得本院於本月十二日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諸軍皆奮勇敢死。奪險陷陣。賊乃大敗。擒斬功次數多。良已可嘉。但聞餘黨往往復相嘯聚。千百爲羣。設柵阻險。復爲抗拒官兵之備。所據各官進攻之日。攀崖緣壁。上下險阻。疲困已極。兼之陰雨連日。瘴霧咫尺不辨。故且容令各官暫爾休息。今天氣漸開。兵力已蘇。若不乘此破竹之勢。疾速急擊。使諸賊聲勢復得連絡。用力益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嚴督各營官兵。星夜速進。務在三日之內。掃蕩餘孽。必使唯類無遺。敢有狃於一勝。怠忽因循。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仰卽遵照敕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該道亦要身督各官。奮勇前進。毋虧一簣。務在萬全。

獎勵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牌

據副使楊璋呈稱。遵奉本院牌案。監督各營官兵。照依二省刻定日期。於十一月初十日午時。攻破桶岡大峒。賊徒皆已擒斬。巢穴悉已掃蕩。但湖廣官兵未知。恐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剿。抑且徒勞遠涉。乞將湖廣官兵留屯彼地。免其過境。實爲彼此兩便等因。到院。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剿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官威大震。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以克收茲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相應差官獎勵。爲此牌差千戶高容齋領後。開花紅禮物。前去湖廣郴州。親送本官營內。傳布本院獎勵之意。以彰本官不顯之功。

設立茶寮隘所

照得撫屬上猶等縣所轄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二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賊衆屯據其間。東出西沒。遊劫始遍。人民遭其荼毒。地方受其擾害。先年亦嘗用兵夾剿。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近該本院奉命征剿。仗賴天威。悉已掃蕩。但恐官兵撤後。四方流賊。乘間復聚。必須於緊關去處。設立

隘所。分撥軍兵。委官防禦。庶使地方得以永寧。本院見屯茶寮。親督知府邢琦唐淳等。編歷各處險要。相視得茶寮正當桶岡之中。自來賊盜。據以爲險。西通桂東桂陽。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堪以設隘保障。當因湖廣官兵未至。各營屯兵坐候。因以其暇。責委千戶孟俊等督領兵夫。先行開填基址。伐木立柵。起蓋營房。見今規模草創已具。本院卽欲移營上。猶必須委官督工。庶幾垂成之功。不致廢弛。及照寮茶既設隘所。就合摘撥官兵防禦。查得皮袍洞隘兵原非緊要。合改移茶寮。及於鄰近上保古亭赤水鮮潭金坑編選隘夫。兼同防守。庶一勞永逸。事可經久。爲此仰移案回道。坐委能幹縣官一員。前去茶寮督工完造。務要堅固。久不得因循遲延。一面查照本院欽奉敕諭。宜處置事理。卽將原撥守把皮袍洞隘官兵盡數移就茶寮住劄。一面於上保赤水古亭鮮潭金坑等寨。量丁多寡。每寨抽選精壯者一二百名。兼同防禦。其合用匠作工食等項。行令上猶南康大庾三縣量支官錢給用。完日具數及起撥官兵數目。一併回報查考。仍呈撫鎮巡按衙門知會。

牌行招撫官（正德十三年二月）

據縣丞舒富稟稱。橫水等處新民。廖成廖滿廖斌等。前來投招。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一百四十二名。口俱稱原係被脅無辜。乞要安插。照例糧差等因。到院照得橫水桶岡諸賊。已經本院親調官兵。將賊首藍天鳳等悉已擒剿。奏捷去後。近准兵部咨。奏奉勅旨。橫水桶岡諸賊首謝志由藍天鳳蕭貴模等。既已擒勦。地方寧靖。有功官兵。俱陞一級。不願陞者。照例給賞。此後但有未盡餘黨。務要曲加招撫。毋得再行勦戮。有傷天地之和。其橫水建立縣治。俱依所奏施行備咨。准此。除查照通行外。石得新民廖成等。誠心招撫。意已可嘉。又能招出餘黨。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當錄其圖新之功。况今奉有勅旨。方欲大普弘仁。而廖成等投順。適當其時。相應量加陞賞。一以見朝廷之寬仁。一以勸將來之向化。爲此牌仰縣丞舒富。卽將新民。凡成授以領哨義官。廖滿廖斌等各與巡捕老人名目。令其分統。招出新民。編立牌甲。聽候調遣。殺賊。更立新効。以贖舊愆。就於橫水新建縣城內立

屋居住。分撥田土。令其照例納糧當差。本官務加撫恤。毋令失所。有虧信義。仍仰諭各新民。俱要洗心滌慮。永爲良善。毋得聽信讎家恐嚇。妄生驚疑。自取罪累。及照見今農時已逼。新民人等牛具田種。尙未能備。今特發去商稅銀一百兩。就仰本官置買耕牛農器。分給各民。督令上緊趁時布種。其有見缺食用者。亦與量給鹽米。一應撫安。緩來之策。有可施行。俱仰本官悉心議處呈來。

批留兵捕呈

看得樂昌等處賊徒。構怨連年。流毒三省。今兵備僉事王大用等。乃能身歷險阻。設謀調度。數月之內。致此克平。論厥功勞。良可嘉尚。除具本奏報。及一面先行犒獎外。所據各哨賊徒穴巢。雖已底定。而漏殄難保。必無。况聞湖兵撤後。各該巢穴。多復嘯聚。河源龍川諸處。殘賊亦復招萃集黨。連結漸多。逆其將來。必復熾盛。今雖役久兵疲。且宜班師息衆。但留兵搜捕。亦不可苟。毋謂斬木之不蘖。死灰之不然。苟涓涓之不塞。將江河之莫禦。其狼兵旣已罷散。難復追留。若機快鄉兵之屬。暫令歸休。即可起集爲輪番迭出之計。務使搜剿之兵。若農夫之耰耨。庶幾盜賊之種。如萑莠之可除。該道仍備行搜捕。各官務體此意。悉拔根苗。無遺後患。批呈繳。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旣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况今賊首旣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虞得鹿。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共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是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恥。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

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寔諭涇頭巢賊（正德十二年五月）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院欲即調大兵。勦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翦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今欲思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爲犬。尙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我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

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與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必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剿。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銀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概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者。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餓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遍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自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進剿湖賊方略

照後撫屬龍川縣地名湖頭。積年老賊池大馨等。不時糾衆突出河源翁源安縣龍南信豐等處。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先年亦嘗征剿。皆因預失防禦。以致漏網。後雖陽爲聽招。其實陰圖不軌。班師未幾。四出劫掠。數年以來。民受荼毒。控告紛紜。有不忍言。若不趁時計劃。地方何以寧謐。爲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分守守備等官。卽行該府知

府陳祥速將合川糧餉等項。一而從長議處。一而即於所屬選集精壯驍勇。曾經戰陣。機快丁壯人等三千名。少或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編成隊伍。坐委素能謀勇官員統領。一而密行龍川河源等附近賊巢等縣。亦各選募慣戰殺賊兵快二千名。委官分押。督同近巢知因被害義官新民頭目人等分截要路。就仰知府陳祥總督諸軍親至賊巢去處指畫方略。剋期進剿。仍行先取知因鄉導數十人。令其備將賊巢道路險易畫圖。請要見某處平坦。人馬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撲掩。各要一一詳察停當。務盡機宜。具由連圖差人馬上齎報。以憑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剋期努力進攻。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以靖地方。

剋期進剿牌（正德十三年正月）

案照涇頭老賊池大鬚等。不時糾眾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屢征屢叛。近年以來。陰圖不軌。惡焰益熾。除將賊首池仲容設計擒獲外。其餘在巢賊黨若不趁機速剿。不無禍變愈大。地方何由安息。本院已先密切分佈哨道。行仰知府陳祥統領典史姚思衡驛丞何泰巡檢兩行報效生員陳經世新民盧臻等官軍。從何平入攻熱水巢。五花障巢。鐵石障巢。直到中洲大巢。知府邢珣統領知縣干天與典史梁儀并老人葉秀芳黃啓濟義官吳明等官兵。從太平入攻芳竹湖巢。白沙巢。黃田均巢。中村巢。直搗上洲大巢。指揮姚繼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從烏虎鎮入攻淡方巢。石門山巢。直搗空岡大巢。指揮余恩統領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從龍子嶺入攻溪尾巢。塘涵洞巢。古地巢。空背巢。直搗下洲大巢。千戶孟俊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琢等官兵。從和平入攻平地水巢。大門山巢。黃狗均巢。直搗中洲大巢。推官危壽統領義民葉芳百長孫洪舜等官兵。從南步入攻脫頭石巢。鎮里寨巢。羊角山巢。直搗中洲大巢。知府李煥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攻新山。巡巢古地巢。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選入攻旗嶺巢。知府李煥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攻新山。巡巢古地巢。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選入攻

帳下隨征官屬兵快人等從冷水巡直搗下泷大巢。親自督戰。刻期俱於本年正月初七日寅時四路並進外。牌仰兵備副使楊璋。不妨本道事務。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前去軍前紀驗功次。處置糧餉。及行催督各哨官兵。依期進剿。所獲功次。務要審驗明白。從實紀錄。仍候巡按紀功御史至日覆實。照例造冊奏繳。及造青冊一本送院查考。其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俱仰密切呈來定奪。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申

據知府唐淳申稱。患病乞賜放歸。石得知府唐淳沉勇多智。精敏有爲。兼之持守能謹。制事以勤。近因本院調委領兵征剿南安諸賊。效勞備至。斬獲居多。雖克捷之奏已舉。而賞功之典未頒。况汀州所屬多係新民。投招未久。反側無常。正賴本官威懷緝撫。以爲保障。縱有微疾。不便捷居。即其才能。豈妨臥治。仰該府即行本官不妨養疾。照舊管事。安心職務。善求藥餌。務竭委身之忠。勿動乞休之念。申繳。

告諭

告諭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已甚。而又競爲淫侈。豈不重自困乏。夫民習染既久。亦難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習者。漸次誨爾。吾民居喪。不得用鼓樂爲佛事。竭貲分帛。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費。不得計論聘財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爲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尙。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千成羣。凡此皆靡費無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理之人。願一齊衆楚。寡不勝衆。不知違棄禮法之可恥。而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此亦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至於孝親敬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睦。息訟罷爭之類。已嘗屢有告示。懇切開諭。爾民其聽吾誨。爾益敦毋怠。

仰南安贛州府印行告諭牌

照得有司之政。風俗爲首。習俗侈靡。亂是用生。本院近因地方多盜。民遭荼毒。驅馳兵革。朝夕不遑。所謂救死不贍。奚暇責民以禮義哉。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亦未能盡舉。姑先就其淺近易行者。開道訓誨。爲此牌仰本府官吏。即將發去告諭。照式翻刊。多用紙張印發。所屬各縣。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給與一通。其鄉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務遵依告諭。互相戒勉。共興恭儉之風。以成淳厚之俗。該府仍行各縣。於城郭鄉村。推選素行端方。人所信服者幾人。不時巡知曉諭。各要以禮優待。作興良善。以勵末俗。毋得違誤。

禁約權商官吏

照得商人比諸農夫。固爲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所措備。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爲此。本亦寬恤貧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以致牙行橋子之屬。騷擾客商。求以寬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除另行訪拏禁約外。仰抄案回道。即便備行收稅官吏。今後商稅。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許多取毫釐。其餘雜貨。俱照舊例三分抽一。若資本微細。柴炭鷄鴨之類。一概免抽。橋子人等。止許關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盤爲名。侵凌騷擾。違者許赴軍門口告。照依法拏問。其客商人等。亦要從實開報。不得聽信哄誘。隱匿規避。因小失大。事發照例問罪。客貨入官。及照船稅一事。亦被總甲侵擾。今後官府行船隻。俱要實價給顧。就行抽分。廠查給票帖。以防詐僞。該道仍將應抽免抽。逐一查議。則例呈來。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看得所申賑濟。既該府議許中戶糴貢。下戶給散。准如所議施行。今出糴之數。止及二千。而坐濟之民。不知幾許。附郭者得遂先獲之圖。遠鄉者必有不密之惠。近日贛縣發賑。其弊可見。仰行知縣林順會同先委縣丞雷仁先。選該縣殷實忠信。可託者十數輩。不拘生員耆老義民。各給斗斛。候遠鄉之民一至。即便分曹給散。仍選公直廉。

明之人數輩在旁糾察。如有貪緣頂替。即時擒拏。照議罰治。庶幾小民蒙救急之惠。而遠鄉可免久候之難。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剿捕。今復據呈。看得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即須會同守巡守備官等。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劄。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同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剋期並舉。出其不意。掩其不備。是乃藉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剿。又不從權撫插。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羣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該道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徒事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論或撫或剿。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得縱弛。致有疎虞。

告諭父老子弟（正德十四年二月）

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此冥頑之罪。有司者撫養之有缺。調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筋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預。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本院奉命撫巡。茲土。屬有哀疚。未遑匍匐來問。父老疾苦。廉有司之不職。究民之利弊。而興除之。故先遣諭父老子弟。使各知悉。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作。毋惰。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先據推官危壽并龍川縣各巾依奉本院鈞牌。將新民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安插和平。及撥田地耕種。并拘仇家當面開釋。各安生理。毋相構害緣由。近訪得各民因聞廣東征剿從化等賊。自生疑惑。東逃西竄。致令和平居民因而驚擾。似此互相扇惑。地方何時寧靜。本當拏究爲首之人。綁赴軍門。斬首示衆。但念各民意亦無他。姑且記罪曉諭。爲此牌仰龍川縣掌印官。即將投城居民諭以前項聽撫新民。俱已改惡從善。止因廣東調兵征剿。居民素懷仇隙者。因而假此恐嚇。致令東奔西竄。各民意在避兵。本非叛招出劫。爾等毋得妄生驚疑。及差人拘集新民盧珂陳秀堅等。諭以廣東官兵征剿各有界限。爾等緣何輕信恐嚇。妄自驚竄。俱各省令回原村寨安居樂業。趁此春和。各務農作。仍諭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各要嚴束手下甲衆。各念死中得生之幸。悔罪畏法。保爾首領。如或面從心異。外託驚懼之名。內懷反覆之計。自求誅戮。悔將何及。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以爲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是亦有司者之恥也。爲此牌仰贛州府官。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况清謹之士。旣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拜措。送過繳牌。

別錄九 公移

公移二（巡撫江西征寧藩）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照得本院奉勅前往福建公幹。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州啟行。由水路十五日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節據知縣顧倬等并沿途地方總甲等稟報。江西省城突然變亂。撫巡三司等官俱遭拘執殺害。遠近軍民甚是驚惶。再三阻遏本院且勿前進。本院原未帶有官軍。勢難輕進。欲馳還贛州起兵。則地里相去益遠。已暫回吉安府就近住劄。一面調集兵糧。號召義勇。一面差人分投爪探的確另行外。爲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并行附近衛所各行所屬。提集父子鄉兵。軍餘人等。晝夜加謹。固守城池。以保不測。仍仰知府邢珣查將貯庫錢糧。盡數開具印信手本。先行呈報。毋得隱匿。一面行取安遠等縣原操不論上下班次官兵。各備鋒利器械。通到教場逐日操練。重加犒賞。選委謀勇官員管領。聽候本院公文一至。卽刻就便發行。敢有違誤。定以軍法處治。決不輕貸。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國難

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啟行。於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知縣顧倬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將巡撫孫都御史許副使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運一空。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競阻本職不宜輕進。本職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來追。偶遇北風大作。本職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爲區畫。遠近居民亦皆遮擁呼號。隨又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等因。本職奉有前旨。欲途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

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庶幾叛逆可擒。大難可靖。本職自惟弱劣多病。屢疏乞休。况地方之責。亦非本職原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除具奏外。爲照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必須添調兵馬。方克濟事。照得南韶惠潮等府。各有慣戰精兵。堪以調用。擬合移咨督發。爲此合咨貴院。煩爲選取驍勇精壯兵快夫役打手人等。大約四五千名。各備鋒利器械。選委謀勇膽略官員。或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結與各兵行糧。不分晝夜。兼程前來。共勤國難。諒貴院素秉忠孝之節。久負剛大之氣。聞此。必將奮袂而起。秉鉞長驅。當在郭汾陽之先。首居祖士遠之後哉。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六月二十六日）

切照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國家優禮藩封。恩德隆重。乃敢輒萌異圖。以干憲辟。上逆天道。下犯衆怒。滅亡之期。計日可待。本院職任雖非專責。危困安忍坐視。仗順伐逆。鼓率忠義豪傑四起。發謀協力。除行吉安等府縣起調兵快防守地方。及行廣東福建湖廣等處各調兵策應外。照得本省所屬各府州縣衛所。見今巡撫都布按等衙門。俱各缺官。事無統束。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府。卽行所屬縣分并衛所衙門。各起調官軍鄉兵。固守城池。保障地方。仍一面分調兵快。散布關隘。嚴加把截。一面選募驍勇精兵。大縣約四五千名。小縣約二三千名。以上各備鋒利器械。供給糧草。擇委能幹勇力官員。管領操練。其各項錢糧費用。聽將在官錢糧動支。隨申本院查考。其濱江去處。多備船隻。聽候本院差官齎捧旗牌至日。卽刻依期啟行進攻。仍選差慣使人役。多方探

聽消息。不時飛報。以憑區畫。此係守土官員切責。而臣子効忠致身。正在今日。各宜奮發義氣。鼓動軍民。共成滅賊之功。以輸報國之念。毋得遲違觀望。失誤軍機。自取罪戾。

寬恤禁約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變亂。各府州縣。兵戈騷動。供億勞費。兼值天時亢旱。秋成無望。人民窘迫。言之痛心。中間恐有無賴之徒。乘機竊發。驚擾地方。理合寬恤禁約。但巡撫衙門。見今缺官。本院駐軍境內。不容坐視。合就權宜處置。通行爲此。除一而奏聞外。仰抄案回府。照依案驗內事理。并行所屬各縣官員。務須軫念地方。痛恤民隱。凡一應不急詞訟工役。俱各停止。其軍前合用兵夫糧草各官。俱要持廉秉公。各自編派。毋得因而科擾。及聽信下人。受財作弊。仍嚴加曉諭軍民人等。務要各守本分。安居田里。不許扇惑搬移。妄生事端。大戶毋逼債負。小民毋激仇嫌。鄉落居民。各自會推家道殷實。行止端莊一人充爲約長。二人副之。將各人戶編定排甲。自相巡檢保守。各勉忠義。共勤國難。敢有抗違生事。驚擾地方者。就便拏解赴官。治以軍法。約長若有乘機侵害長戶。及受財不舉。許被害之人告發重治。仍仰各縣將前項寬恤禁約事宜。翻刻告示。發仰鄉村張貼曉諭。俟巡撫官員到日。再行議處。俱無錯違。

獎瑞州府通判胡堯元擒斬叛黨（六月二十七日）

據瑞州府通判胡堯元報稱。奮從叛儀賓李蕃。斬獲叛黨九十四名等因。不待逆賊稱亂。天怒人怨。誅滅非久。然今勢焰正張。本官乃能獨擒忠勇。首挫賊鋒。遠近聞之。義氣自倍。合行獎勞。以勵人心。爲此牌仰瑞州府官吏。即行動支官錢。買辦花紅羊酒。委官率領官吏師生。送至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其餘有功人員。分別等第。量加陞賞。被傷兵夫。給與湯藥。陣亡者。厚恤其家。候功成之日。通行造冊申報陞賞。仍一而起調曉勇精兵。固守城池。聽候本院調發。毋得違誤。

策應豐城牌

據豐城縣知縣顏德稟稱。本縣起調鄉兵。固守城池。惟恐兵力不敷。必須請兵策應。庶保無虞。等因。看係地方重務。已經調發能泉安福永新等縣並吉安千戶所機快軍兵陸續前去策應。照得發去官兵。必須選委謀勇膽略官員統領。庶幾調度得宜。爲此仰通判楊昉。即將後開軍兵名數督同千戶蕭英暨統協同知縣顏德等計議攻守方略。相度險夷。要害遠斥堠以防奸。勤訓練以齊衆。探知賊人入境。即便設奇布伏。以逸待勞。擊其不意。務在先發制人。毋令乘間抵隙。軍兵人等。務要嚴爲約束。毋令侵擾。敢有違犯。俱縮。許以軍法從事。各官尤要同心協力。協和行事。其効忠貞之節。以紓國家之難。如或執拗參錯。視望逗留。違犯節制。致有疎虞。軍令具存。決難輕貸。

調取吉水縣八九等鄉民兵牌

訪得吉水縣八九等鄉民人王益題曾思溫易弘傅王昭隆等各戶下人丁。素習武勇。人多尚義。前任知縣周廣曾經起調征進。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茲逆黨倡亂。民遭荼毒。應合調取。以赴國難。爲此訪差致仕縣丞龍光齋牌前去吉水縣。着落當該官吏。即將各戶義兵。照數調集。各備鋒利器械。編成行伍。僉選百長總小甲管領。就仰該縣查支官錢。給與口糧。暫且就屯本縣。操演武藝。聽候本院指日東下。隨軍進剿。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被寧府毒害。侵肌削骨。破家蕩產。冤困已極。控訴無門。今其惡貫滿盈。天假義兵。爲民除暴。尙聞愚昧之徒。阻避寧府威勢。不敢舉動。殊不知寧府未叛之前。尙爲親王。人不敢犯。今逆謀既著。即係反叛。人人得而誅之。復何所憚。爾等義民。正宜感激忠義。振揚威武。爲百姓報讎泄憤。共立不世之勳。以收勤王之績。毋得稽遲觀望。自取軍法重究。差去官員。不許假此擾害。妄生事端。體訪得出。罪不輕貸。

預備水戰牌

案照已經行仰起調軍馬前來策應。日久尙未見到。近據探報逆黨南下。將攻南都。計此時南都必已有備。各逆

黨進無所獲。必退保九江。如此。則水戰之具爲急。不可不備。爲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即行選募海滄打手一萬名。動支官庫。不拘何項銀兩。從厚給與衣裝行糧。各備鋒利器械。就仰左布政使。席書兵備僉事。周期雍。自行統領。星夜前赴軍門。相機前進。并力擒剿。仍行巡撫等衙門。同心協力。後先監督。應援此係叛逆謀危宗社。天下荼毒。所關呼吸存亡。且暮成敗。間不容髮。非比尋常賊情。不得遲違觀望。有虧臣節。嗚呼。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凡有血氣。孰無是心。况各官忠義自任。剛大素聞。必將奮臂疾驅。有不容已。兵快及領兵人等。敢有違犯節制。有誤軍機者。仰卽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許以軍法從事。無得姑息。

咨都察院都御史顏權宜進剿（七月初五日）

節該欽奉云云。除具題及咨南京兵部知會外。爲照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安危所關。已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前去征剿。并備行湖廣廣東福建各調兵策應外。照得南畿係朝廷根本重地。今寧王謀逆構亂。舉兵北行。圖據南都。必得四面合攻。庶克有濟。及照貴院奉命行勸前事。卽今逆跡已露。別無可勸事情。合咨前去。煩爲隨處行令所屬。選取驍勇精兵。及民間忠義約二三萬名。選委謀勇官員分領。會約鄰近省郡。合勢刻期進討。仍煩貴院親督兼程前來。共勤國難。諒貴院平日忠義存心。剛直自許。况今奉命查勘寧藩。正可權宜行事。號召遠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他復何言紛擾之中。莫罄掣切。惟高明速圖之。

權處行糧牌

據撫州府申稱。建昌撫州廣信饒州四府。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不下十餘萬石。原蒙撥在龍窟。聽與撫州建安鉛山廣信饒州五所軍旗交兌。因運船阻凍回遲。於今年六月始行較斛開兌。其已兌者裝載軍船。未兌者仍在民艘。不意十五日省城有變。遂行停兌。至十八日。逆黨乘機劫奪。各船順流放至饒州河下。得無驚擾。但今江河梗塞。難以兌運。節奏明文。動調大軍。征討叛逆。要將兌軍淮糧暫留。以備軍餉。申詳到院。查得先據吉安知府申

稱爲各府官軍將臨。欲將官庫紙米贖爵等銀。并京庫等銀。及將兌淮糧米從權給支借用等情。已經批仰依擬查取去後。今申前因。擬合准行。爲此仰府官吏卽行掌印官。查將見在饒州灣泊兌軍淮糧。准從權宜坐委能幹官員。無分兩夜督運江西省城。聽候支給各兵行糧。毋違時刻。候事平之日。備造印信文冊繳報查照。仍令委官前去查照。免致下人因而侵欺未便。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七月初八日）

照得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剿。卽日啓行。各府縣堂印正官。既該統兵別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爲此案行吉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宦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托以咨決之事。一應軍機事宜。咨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國家大難爲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通無違錯。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七月十七日）

仰一哨統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員名進攻廣潤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內門。

仰二哨統兵官贛州府知府邢珣。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一百三十餘員名進攻順化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仰三哨統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璉。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員名進攻惠民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統兵臨江府知府戴德孺。卽統部下官軍兵快新喻二縣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名進攻永和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分司屯兵。

仰五哨統兵官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員名進攻章江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仰六哨統兵官泰和縣知縣李楫。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進攻廣潤門。直入王府西門。屯兵守把。

仰七哨統兵官新淦縣知縣李美。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二千員名進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仰中軍營統兵官州衛都指揮余恩。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員名進攻進賢門。直入都司屯兵。
仰八哨統兵官寧都知府王天與。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鐘樓下屯兵。

仰九哨統兵官吉安府通判談儲。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員名夾攻德勝門。直入南昌左衛屯兵。
仰十哨統兵官萬安府知府王冕。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員名夾攻進賢門。就守把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仰十一哨統兵官吉安府推官王暉。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二縣儒學屯兵。
仰十二哨統兵官撫州通判鄒琥知縣傅南喬。卽統部下官兵三千餘員名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隨於城外天寧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剿叛逆。以靖國難。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兵人等。敢有臨陣退

縮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就於軍前斬首示衆。牌候事完日繳。

告示在城官（七月十八日）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滅族。故示。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而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員。見今在城閉門自認者有之。臨城巡圍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可憫。即今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爲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或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甲釋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齎投首。以憑施行。毋得遲違。自取族滅。牌具依准繳來。

告示上門從逆軍民（七月二十一日）

督府示諭。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人等。除身犯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寧王迫脅授指揮千百戶校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家屬在省城者。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寄聲父兄子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名赴合該管門官處聞報。令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卯。其有收藏軍器。許盡數送官。各宜悔過。毋取流亡。

牌行江西二司安葬寧府宮眷

照得寧王造反。稱兵向關。行委偽官萬銳等把守省城。音言不通。本院所行告示。負固不納。以致討賊安民之義。俱未知悉。及至統兵攻城。該府宮眷。一聞銃礮震響。閉門縊死。燒焚宮室。雖寧王背逆。罪在不赦。而朝廷惇睦之仁。何所不至。本院已同宗支并原任布按二司及吉安等府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親赴該府驗看。未焚庫藏。已封號訖。所據各宮眷身屍。相應埋葬。爲此合行案仰布按二司即便啟知建安王。選委各郡王府老成內使火者三四員。會同南昌府南新二縣官措置棺木。以禮安葬。毋得違錯不便。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七月二十三日）

本年七月二十日。准欽差南京內外守備揭帖內開。頰念南京根本重地。宗廟陵寢所在。作急整點精銳軍兵數萬名。擇將統領。星夜兼程前來。跟蹤追襲。攻擊其後。保固根本重地。所統官軍。煩沿途經過去處。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草料。事寧之日。獲功官軍。具奏降賞。請勿遲延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照得本院奉勅前往福建地方公幹。行至豐城縣。聞寧府謀反。遂返吉安住劄。看係謀危宗社重情。隨即具題。并行吉安贛州等府起調官兵。俟豐而發。及咨南京兵部并巡撫應天都御史李。煩爲通行在京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旁檄列郡。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院亦砥鈍策。率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去後。續據本院瓜探人役回報。寧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脅

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名。固守城池。虐焰昌熾。阻絕往來等因。又經節催府縣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拒固。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當即分兵擒搜。及差人分投爪探。叛首向往的確。并發官兵前去追襲外。今准前因。合用手本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案照本院看得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調各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即隨備咨欽差總督右都御史楊。煩爲選敢饒勇兵快大約三五千名。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兼程前來。共勤國難。及行廣東布政司。轉行各道。并呈鎮守撫按等衙門一體查照。知會去後。節據知縣顧倬等報。寧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脅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名。固守城池。阻絕往來等情。隨該本院催督所調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固拒。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隨即分兵搜擒外。今照前項事情。見該欽命京邊官軍二十餘萬前來會剿。及本院見統官兵五萬餘員名。俱在江西省城。即今分遣委官監督前去約會。併勢追襲。所據原調廣東土漢狼兵人等。未審曾否齊集。但今南贛吉安南昌等處沿江人民。俱各畏懼狼兵。悉皆驚惶。及又訪得狼達士兵曾受寧王贓物。私許助謀効力。今調各兵本以爲國除害。惟恐返爲民害。不無有誤大事。擬合停止。爲此合行移咨貴院。煩爲查照。希將起調兵快。停留本省應用施行。

牌行撫州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七月二十四日）

照得寧王謀反。興兵向闕。南康九江。見被攻破。分留逆黨。據守二府城池。意圖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等分布哨道。邀擊寧王。務在得獲外。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剿復。爲此牌仰知府陳槐等。各選精兵。自身統領。星夜前去南康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

備。仍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并差人爪探飛報軍門。各官務要同心併力。協和行事。毋得人懷一心。彼此參錯。致誤事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仰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機。呈稟往復。慮有稽緩。俱聽一面從宜區畫。一面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申報。以憑查拏究治。

犒賞福建官軍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周期雍呈稱。依奉本院案驗。起取上杭等處軍兵共五千餘名。分委指揮劉欽。知縣邢暄等。及起取漳州府海滄打手三千餘名。行委通判李一寧等管領。本道躬親統督。先後啟行前來。等因。到院。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看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隨即備咨南京兵部及巡撫兩廣湖廣等衙門。并福建三司等官。選取驍勇兵快。選委謀勇官員監統。兼程前來。共勤國難。去後。似據前因。看得逆賊已經擒。餘黨悉漸殄滅。除將各該官兵先行發回外。切照福建漳南相距江西省城。約計程途有一千七八百里之遙。該道乃能不滿旬日。調集官軍兵快八千員名之衆。首先各省而至。足見本官勇略多謀。預備有素。忠義之誠。足以感激人心。敏捷之才。足以綜理庶務。故一呼而集。兼程赴難。除另行旌獎外。及照調來官兵。衝冒炎暑。遠赴國難。忠義既有可嘉。勞苦尤爲足憫。合加犒賞。以勵將來。爲此除將支出官銀。差官領齎該道。仰抄案回司。卽將原調領兵官員并軍馬鄉夫人等酌量犒賞。用見本院獎勞之心。以爲將來忠勤之勸。仍仰該道備查各兵。原係操練者。照舊在班操練。以備緊急調用。添募者。省令回還田里。各安生業。務爲良善之民。共享太平之福。毋得分外爲非。致招身家之累。備行巡按衙門知會。

釋放投首牌

據吳國七林十一等口稱。閔念四等落水身死。今訪得閔念四等見在寧州界上。告要投招。前者已曾發有告示。

許令脅從新民。俱准投首免死。給照復業生理。近日朝廷降有黃榜。亦准投首免死。今聞各地方居民。不體朝廷及本院好生之意。輒便起兵剿殺。激使不敢出身投首。反使朝廷及本院失信於人。本當緝拿重究。姑且再行誠諭。爲此牌仰寧州知州汪憲探訪前項一起投首之人。是否閔念四等正身。若果有投首真情。即便帶領前赴軍門發落。准與楊子橋等一例釋放。給與執照。各自復業當差。如或聚衆不散。星夜飛報軍門。以憑發軍剿滅。俱毋違錯。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諭軍民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剿。續該本院親督各兵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唐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往往溺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尙未能息。殊不知朝廷出兵。專爲誅剿寧賊。救民水火之中。況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况今寧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深爲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尙或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煩請就彼回轉。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卽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驚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程獲送。同與迎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給之苦。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給。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拽船隻。及略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軍民。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遲滯。抄牌官吏。各俱依准。候本院經過日繳。

案行江西按察史停止獻俘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內開。會同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議得止兵息民。不爲無見。但照奔潰黨惡。見該各屬日報嘯聚流劫。亦非已靖。黨惡閔念四等。又係職等行文之後。拿獲之數。亦或尙多。撫按守臣。當此新亂之餘。正宜留心撫綏地方。聽候勘明解京。良由不知前因。固執一見。輒要自行獲解。私請回師。再照妃嫔係宗藩眷屬。外官押解。恐有妨礙。設或越分擅爲。各歸何人。職等體念民力。不堪供給軍餉。責令將官將所領官兵。分布各府住劄聽掣。當職止帶合用參隨。執打旗號等項。人員徑趨江西。公同察撫等官。查驗巢穴。及遍給告示曉諭。撫安地方。一面具請定示另行。除差委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馬驥前來外。具劄本司各該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即便遵照鈞帖內事理。備行巡撫都御史王等。將已獲賊犯留彼聽候。明旨欽遵施行等因。備呈到院。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將寧王并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赴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啟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准前因。爲照前項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從。遵照欽降黃榜事例。俱已許令投首解散。宗藩眷屬。俱係取到各將軍府內使管伴監守。保無他嫌。今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及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憂國愛民之心。素聞遠近。況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來體勘逆賊巢穴。果已破平。百姓貧困顛連。必能大加撫諭安輯。以仰布朝廷懷惠小民之仁。本職縱使復回省城。亦安能少効一籌。不過往返道途。違誤奏過程期。有損無益。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備呈前去。煩請徑自查照施行。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并其黨與及宮眷人等。照依原擬具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闕下。隨據南康府申。并江西按察司呈。各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邊難憑據。况係宗藩人衆。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等因。及節准欽

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將各犯委的盡人員用心防守。調攝飲食。獻俘闕下。會官封記庫廳。俱候按臨地方區畫等因。又准欽差提督軍務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開稱。卽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山原奏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并自首及得獲馬驟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名。查備明白。俱各保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餘黨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滅緣由。通行開報。以憑回報等因。各到職。爲照宸濠并其同謀。與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脅從。數亦不多。皆非得已。隨卽遵奉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命下定奪。官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并各重犯宮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疏虞。及違誤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赴闕下獻俘。以昭聖武。及其揭帖各另回覆外。今照前因。照得本職謬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軍機。若非奉有御寶勅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託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部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曾奉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備行咨報貴部。爲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十月初九日）

照得常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間奉勅扶病前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遇寧王與兵作亂。君係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二十四五六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宸濠。及逆黨李士賓。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閻念四。吳國七。閻念八等。先後具本奏報外。隨聞大駕南征。禮當解赴軍門。又因宸濠連日不食。慮

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朝廷討賊之義。兼之合省內外人情洵洵。或生他變。當具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啓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解赴軍門。當職力疾沿途醫藥。親行押解。行至廣信地方。又奉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欽差提督軍務御馬太監張照會。及准欽差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本。各遣官邀回本職。并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會審。本職看得既奉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而受節制。若復退還省城。坐待駕臨。恐涉遲謾。且誤奏過程期。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愈加沉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奉命前來江西。禮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當准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審明明白。具奉軍門定奪等因。爲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疏乞休。未蒙俞允。隨扶病赴闕。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王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闕省巡撫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爲牽制攻討之圖。候命師既至。地方稍靖。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之心。不以法例繩縛。使得少申烏鳥之私等情。具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愈。前進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愈可。一面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駕。一面具本乞恩。養病另行外。所據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帶回省城。聽候駕臨審處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官吏備呈。欽差提督軍務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煩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犯。并宮眷馬匹等項。逐一查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相應官員兵快人等。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施行。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并行過日期。先行呈來。

告諭軍民（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爲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始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况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甯之苦。卽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柰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欽奉詔書寬宥脅從

節該伏覩詔書。朕親統六師。正名討罪。除首惡宸濠。并同謀有名逆賊不赦外。其餘脅從之徒。盡行寬宥釋放。欽此。欽遵。照得先因寧府作亂。該本院出給告示。官兵臨城之日。惟首惡是問。宗支郡王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毋得驚疑。其有懷奸稔惡不悛者。必殺無赦。脅從人等。但能赴官投首。卽與釋放。免罪等情。已經發仰遠近張掛曉諭外。後宸濠旣擒。被脅之徒。前後赴官投首。不下千餘。皆經查審釋放。其間尙有欲赴首官司。多被地方攔阻。本院隨又督解逆犯出外。以是一向疑遲。未卽出投。續該欽差提督軍務各衙門。臨省前項被脅之人。始各赴官投首。就與本院事體一同。卽是去惡從善之民。近訪得有等無籍之徒。用言扇惑。乘機詐害。致使驚疑。未安生理。除訪拏究問外。仰按察司抄奉回司。卽便大書出給告示。發仰人煙輳集去處。常川張掛曉諭。自破城以後。但有被脅旗校軍民人等。改惡遷善。已經赴官投首。驗有執照者。皆係良善。俱仰遵照前項詔書內事理。盡行寬宥釋放。各安生理。毋得信人恐嚇。自生猜疑。地方里鄰總甲人等。敢有懷挾私讎。羅織擾害。誑言扇惑。詐騙財物者。卽即赴院告理。以憑拏問發遣。仍取各首到官姓名。并給過告示曉諭緣由呈報。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奏免糧稅。日久未奉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爲蠲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兌淮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月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淮。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明降。等因。此亦深觀民患。欲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奈。仰司卽如所議。備行各該州縣查照施行。後有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爲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姑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心慘目。汗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恆存撫字。仍備出告示。使各知恐。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給事等官奉奏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此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撻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爲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爲之。今日所行。上使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爲。况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絕。就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歛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爲巡撫。不能爲國爲民。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爲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住俸革去冠帶。

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仍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所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謬當斯任。實切憂慚。部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爲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擊民疲。不能不以撫恤爲重。若使平民尙堪腹削。一時忍痛并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卽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奏。此繳。

褒崇陸氏子孫（正德十五年正月）

據撫州府金谿縣三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爲吾道之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間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具依准繳。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

告諭安義縣等漁戶及遠近軍民人等。地方不幸。近遭大變。加以師旅征輸。人民困苦已極。府官思欲休養賑恤。而無其由。近聞漁戶人等。曾被寧王驅脅者。慮恐官府追論舊惡。心不自安。往往廢棄生業。詢其所以。皆由讎家煽動。意在激使爲惡。因而陷之死地。以快其憤。不知朝廷已屢有榜文。凡被寧賊驅脅者。一概釋而不問。况訪得

安義等處漁戶。各係詩禮人家。素敦良善。雖或間有染於非僻。及爲王府所脅誘者。然鄉里遠近。自有公論。善惡終不可混。近據通判林寬稟稱。各戶痛懲既往。已將漁船拆卸。似此誠心改行。亦復何所憂懼。爲此特仰南康府通判林寬。將本院告諭。真寫翻刊。親齎各戶。逐一頒諭。務使舍舊圖新。各安生理。不得輕信人言。妄有疑猜。自求罪累。其素敦詩禮良善者。愈加勵勉。務益興行禮讓。講信修睦。以爲改惡爲從善之倡。族黨之中。能有長惡不悛。不聽勸諭者。衆共拘執送官。明正典刑。以安善類。毋容稂莠。致害嘉禾。若舊雖爲顯惡。今能誠心改化者。亦不得懷記奮讎。搜求羅織。激使爲非事發。究竟責有所歸。嗚呼。吾民同胞。不幸陷於罪戾。惻然尚不忍見。豈見追尋舊惡。必欲置之死地之理。本院舊在南贛。曾行十家牌式。軍民頗安。盜賊頗息。除各該地方分巡分守官編置外。前項漁戶人等。就仰通判林寬照式。逐一編置。務在着實舉行。以收成效。特茲告諭。各宜知悉。

批按察使伍文定患病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按察使伍文定。茂著戎功。新膺憲命。當其衆難交攻。尙以一身獨任。偶茲微恙。豈妨供職。諒本官自切百姓瘡痍之憂。豈遑一身痛痒之顧。仰該司即行本官。照舊管事。果有疾患。一面調理。毋得再呈辭致曠職業。繳。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據臨江府清江縣耆民董惟謙等呈。立知府戴德孺生祠。看得知府戴德孺。素堅清白之守。久著循良之政。令其去任。而郡民建祠報德。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自不容已。仰該府縣官俯順民情。量行撥人看守。非徒激勵後人。俾有所興。且以成就民德。使歸於厚。繳。

批吉安府政荒申

據吉安府甲備廬陵縣申。看得所申。要將陳腐倉穀。賑給貧民。此本有司之事。當茲災患。正宜舉行。但誠於愛民。

者不徒虛文之舉。忠於謀國者必有深長之思。故目前之災。雖所宜恤。而日後之患。尤所當防。以今事勢而觀。後患決有難測。近據崇仁縣知縣祝鰲甲。要將預備倉穀。凶荒之時。則倍數借給。以濟貧民。收成之日。則減半還官。以實儲蓄。頗有官民兩便。已經本院批准照議施行。看得各縣事體不甚相遠。此議或可通行。仰布政司再加裁酌。議處施行。各屬遇災地方。凡積有稻穀者。俱查照此議而行。仍仰各該掌印官。務要身親給散。使貧民得實惠之沾。官府無虛出之弊。乃可其一應科派物料等項。當茲兵亂之餘。加以水災。民不聊生。豈堪追併。仰布政司酌量緩急。分別重輕。略定徵收先後之次。備行各屬。以漸而行。庶幾用一緩二之意。少免醫瘡剜肉之苦。通仰該司定議施行回報。

批撫州府同知汪嵩乞休呈

據撫州府同知汪嵩呈。看得同知汪嵩。久存恬退。遇難復留。以盡報國之忠。仍堅歸田之請。出處得宜。誠可嘉尚。但本官政素愛民。年本甚老。已經勉留照舊供職。而本官稱疾愈篤。求退益懇。仰府再行查看。如果病勢難留。准令就彼致仕。該府以禮起送還鄉。仍備行原籍官司。歲時以禮優待。務獎恬退。以勵鄙薄。此繳。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覲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大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興言及此。中心愴切。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照得當職奉命提督軍務兼理巡撫。深慮才微責重。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贊翼。訪得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舒芳。志行高古。學問深醇。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爲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官吏。卽行泉州府。措辦羊酒禮幣。費送本官。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前赴軍門。以憑諮訪。本官職任。就委別官暫替。

南贛鄉約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勵之不行。連屬吁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其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饑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責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前。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庄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庄。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由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之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鳴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讎。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卽與曉諭解釋。取有仍前妄爲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費發者。約長率同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讎。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而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令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常。約正乃揖善者進於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中所舉是矣。約長副正長出就於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故。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其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忤。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

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塔下。北向。置箠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遍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即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即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成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中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糾。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其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旌獎節婦牌

訪得吉水縣民人陳文繼妻黃氏。廬陵縣生員胡堯妻曾氏。俱各少年守制。節操堅勵。遠近傳揚。上夫稱嘆。當茲風俗頹靡之時。合行旌獎。以勵澆薄。爲此仰府官吏。即行吉水廬陵二縣。堂印官支給無礙官錢。買辦禮儀。前去各家。盛築鄰鄰老幼之人。宣揚本婦志節之美。務使姻族知所崇重。里巷知所表式。用獎貞節。以激儉鄙。仍備述各婦節操志行始末。及將獎勵過緣由。同依准隨牌繳報。以憑施行。

興舉社學牌

若得贛州社學鄉館。教讀賢否。尚多淆雜。是以詩禮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見興起。爲此牌仰嶺北道督同府縣官吏。即將各館教讀。通行訪擇。務學述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記姓名。童行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崇勤。以各童生之家。亦各通行戒飭。務在隆師重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舊染。習爲儉薄。自取愆咎。

預定里甲雜辦

據龍南縣申稱。先年里甲使用。俱係丁糧分派。照日應當。以致多寡不均。要將正德十六年里甲通行查審。除逃絕人丁外。將一年使用夏秋祭祀軍需歲報使客夫馬等項。俱於丁糧議處。每石出銀若干。陸續稱收貯庫。推舉老人公同里長使用註簿。儻有餘剩。照多寡給還等因。到院簿查先該贛州府知府盛茂同知夏克義議過。贛縣里長額辦雜辦。已經批仰嶺北道再加酌議。續據副使王度呈稱。查算本縣額辦使用該銀三千七百三十一兩七分二釐四毫九絲。原轄里長一百一十里。內除十里逃絕。止有一百里。十六年分每糧一石算一分。人丁二丁算一分。一年丁糧。共該一千一百二十六分半。每分該出銀三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一絲一忽。合行該縣印鈐收銀文簿一扇。將各都該辦銀兩分爲二次查造貯庫。又置文簿二扇。一寫本縣支出數目。一發支用人役註附。每月選有行止老人二名。公同直日里長。赴縣支領。每月備具用過揭帖二本。一送都察院。一分巡道。一本府。各不時稽察。年終羨餘。並聽上司查處。以補無名徵需。府縣不得擅支。仍將各里該納分數。刷印告諭。遍張鄉村曉諭。如有官吏額外科派。及收銀人役多取火耗秤頭。并里甲恃頑不辦。許各呈告。以憑拏問。呈乞照詳。又經批仰照議。卽行該縣永永查照。仍備刻告示。遍行曉諭。及多行刷印。頒給各里收照。以防後奸。今申前因。君與本院新定則例相同。及照寧都等九縣及南安所屬大庾等縣。事體民情。當不相遠。合就通行查編。爲此抄案回道。卽便

速行各縣。俱查本院近定規則。各照丁糧多寡。派編銀兩。追收貯庫。選委行止端實老人。公同該日里長。支用。查簿稽察。刊榜曉諭。禁約事宜。悉照原議施行。敢有違犯者。即便擊問。呈詳通取各縣。派定過緣。由類報查考。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將新淦縣知縣田邦傑建言。設縣緣山。若得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迹罕通。聲教不及。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若腹裏平衍。四通五達之區。止宜減并不肯增添。蓋增一縣。即增一縣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囚獄差徭。一應煩費。未易悉舉。且又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爲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凡今作事。貴在謀始。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二司各官。從長計議。設縣之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繳。

議處官吏糜俸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衛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賊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由。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以涼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藍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旣富方殷。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各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恥節義。今定制所限。旣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況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參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吏員。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減。作銀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查六部仲理冀元亨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謀不軌。虐熾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爲曲突徙薪之舉。則既無其中。將爲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妄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覓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諭。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祕爲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而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剿。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讎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其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讎妄指。蓋有不待辨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信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兇惡。潛消奸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俘陷囚。妻子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爲叛賊泄憤報讎。此本職之所爲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能自己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勢欲爲之具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爲既釋。或以爲候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至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爲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說咨詢鑒察。特賜扶持。分辯施行。

獎主簿于旺

查得近來所屬下僚。鮮能持廉守法。訪得興國縣主簿于旺。獨能操持清白。處事詳審。近委管理抽分。纖毫無玷。

奸弊剗革。撫屬小官之內。誠不多見。相應獎勵。以勸其餘。爲此牌仰官吏。即便支給。照稅銀兩。買辦花紅彩緞羊酒各一事。并將本院發去官馬一匹。帶鞍一付。備用鼓樂。差官以禮送付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卽當究治。尙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賃。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埃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互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卽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盤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鬥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先該本院通行撫屬編置十家牌式。爲照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爲此仰案回司。卽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備行所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卽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卽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俱仰督令各縣卽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得虛文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

頒行社學教條

先該本院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爲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啟迪爲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俗風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凡教受於茲土者。亦永有光矣。仍行該縣備寫案驗事理。揭置各學。永遠遵照去後。今照前項教條。因本院出巡忙迫。失於頒給。合就查發。爲此牌仰本道府。卽將發去教條。每學教讀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該道該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文具。遂令日就廢弛。

清理永新田糧

據參議周文光呈。看得江西田糧之弊。極於永新。相傳已非一日。今欲清理丈量。實亦救時切務。但恐奉行不至。未免反滋弊端。依議定委通判談儲推官陳相指揮高容會同該縣知縣翁璣設法丈量。該道仍要再加區畫。曲盡物情。務仰各官秉公任事。正己格物。殫知竭慮。削弊除奸。必能一勞永逸。方可發謀舉事。如其虛文塞責。則莫若熟思審處。以俟能者。事完之日。悉照該道所議造冊。永永遵守施行。繳。

批寧都縣祠祀知縣王天與申

據寧都縣申。若得知縣王天與。舊隨本院征剿橫水桶岡諸賊。屢立戰功。後隨本院討平寧藩。竟死勤事。况其平日居官。政務修舉。威愛兼行。仰該縣即從士民之請。建祠報祀。用伸士夫之公論。以慰小民之遺思。

曉諭安仁餘干頑民牌（正德十五年二月）

照得安仁餘干各有梗化頑民數千餘家。近住東鄉。逃避山澤。沮逆王化。已將數年。卽其罪惡。俱合誅夷無赦。但本院撫臨未及。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各官因各民頑梗。尙未編查。若邊行擒剿。似亦不教而殺。爲此牌仰撫州府同知陸俸督同東鄉縣知縣黃堂及安仁縣知縣汪濟民餘干縣知縣馬津親詣各民村都。沿門挨編。推選父老子弟知禮法者曉諭教飭。令各革心向化。自求生路。限在一月之內。仇者釋其怨。憤者平其心。逋者歸其負。罪者伏其辜。具由呈來。仍舊待以良善。若過限不改。不必加以隱忍姑息。徒益長奸縱惡。即便密切指實申來。以憑別有區處施行。

告諭頑民（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卽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剿平閩廣湖郴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隨因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

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卽發兵勦捕。顧其間尙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目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啟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旣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二也。及爾等抗拒之迹旣成。尙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泄。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卽宜斷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外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尙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剿。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尙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俸親齎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惡。其爲維新之民。爾等父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蓋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所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自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所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宗室之勢。謀爲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奮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興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疋雞。爾輩縱頑梗兇悍。自視以爲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盡粉爾輩。如機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

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悖。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惟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爲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評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看得三司各官推舉該衛所掌印僉書等官。頗已得宜。俱依議。仰行按察司將本院原發貯庫印信看驗明白。照議給領掌管。茲當該衛改革之初。仍行各官務在圖新更始。端本澄源。其惟同心同德之美。以立可久可大之規。不獨顯功業於當時。必欲垂模範於來裔。上不負廟堂之特選。而下可副諸司之舉任。其或庸碌浮沉。甚至欺公剝下。豈徒敗其身名。亦難免於刑憲。其餘空閒各官。觀其才識。皆可器使。但以闕少人多。未及盡用。各官惟務持身勵志。藏器待時。但恐見用而無才。勿慮有才而未用。若果囊中之錐。無不脫穎而出。毋謂上人不知。輒自頽靡。是乃自棄。非人棄汝矣。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看得新開崇義縣治。雖經本院委員緝理。經畫大略。規模已具。終是草創之初。經制未習。該縣官員若不假以威權。聽其從宜整理。則招徠安習之功。亦未可責效。除行守巡兵備等衙門外。牌仰知縣陳瓚上緊前去該縣。首照十家牌論查審編排。連屬其形勢。輯睦其鄰里。務要治官如家。愛民如子。一應詞訟差徭錢糧學校等項。俱聽因時就事。從宜區處。應申請者。申請。應興革者。興革。務在畜衆安民。不必牽制文法。大抵風土習尚。雖或有盡。而天理民彝。則無不同。若使爲縣官者。果能殫其心力。悉其聰明。致其惻怛愛民之誠。盡其撫輯教養之道。雖在蠻貊。

無不可化。況此中士郡縣之區。向附新民。本多善類。我能愛之如子。彼亦焉有不愛我如父者乎。夫仁慈以惠良善。刑罰以鋤兇暴。固亦爲政之大端。若此新民之中。及各縣分割都圖人戶。果有頑梗強橫。不服政化者。卽仰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具由申請。卽行擒拏。治以軍法。毋容縱恣。益長刁頑。

牌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

牌諭都指揮馮勳通判林寬典史徐誠等。本月二十一日。據知縣熊价所稟。已知安義叛賊略平。所漏無幾。俟餘黨一盡。各官卽行振旅而還。就將所擒叛賊通行牢固縛縛。分領解赴軍門。各官在途。務要肅整行伍。申嚴紀律。禁緝軍兵。不得犯人一草一木。今差參隨官督明賚執各官原領令旗令牌監軍而回。但有違令侵擾於人者。卽行斬首示衆。其奮命當先。被殺被傷義勇之士。及獲功人役。各官務要從公從實開報。以憑優恤給賞。不得互分彼此。輒有偏私輕重。但能推功讓美者。勸勞雖微。亦在褒賞。若有爭功專利者。功蹟雖茂。亦從擯抑。其奉新兵快。往年從征。多犯禁令。今旣効有勤勞。尤宜保全始終。毋蹈前非。自取軍法重罪。知縣熊价。不必解賊。且可在縣撫安被擾軍民。令各安居樂業。旣行申嚴十家牌諭。互相保障。仍量留九姓義勇。分班守縣。候事體定帖。以漸散回。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興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苦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爲。大抵能絜矩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布政司卽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每毋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此繳。

賑恤水災牌

據南康建昌撫州宜黃等縣申稱。非常水災。乞賜大施賑恤。急救生靈。流移等情。看得橫水非常。下民昏墊。實可憐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溥賑。其地方被水既廣。而民困朝不謀夕。若候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

久。反生冒濫。已行二府各委佐貳官。及行所屬被水各縣掌印等官。用船裝載穀米。分投親至被水鄉村。驗果貧難下戶。就便量行賑給。爲照南昌所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數多頑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臨督於上。或致騰踊紛爭。爲此仰分守巡南昌官吏。即便分督該府縣官。於預備倉內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下。不必揚言賑餓。專以踏勘水災爲事。其間驗有貧難下戶。就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人戶。略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冊擾害所至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相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不得虛文搪塞。徒費錢糧。無救民患。取罪不使。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冀元亨家屬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卒於遠邇云云。已經備咨六部院寺等衙門詳辯去後。今照冀元亨該科道等官交章申暴。各該官司理無干礙。先已釋放。不期復染瘡痼身故。該部司屬官員及京師賢士大夫。莫不痛悼。相與資給衣棺。本院亦已具舟差人扶柩歸葬。但恐本生原籍官司。一時未知詳悉。仍將家屬羈監。未免枉受淹禁。除將本生節義另行具本奏請褒錄外。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案回司。即行常德府速將舉人冀元亨家屬通行釋放。財產等項亦就查明給還收管。仍將本生妻子特加優恤。使奸人知事久論定之公。而善類無作德降殃之惑。其於民風士習不爲無補矣。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看得僉事李素處心和易。居官清謹。生既無以爲家。死復無以爲殮。寡妻弱妾。旅櫬萬里。死喪之哀。實倍恆情。該司議欲加齋長夫水手護送。非獨僚友之情。實亦惇廉周急之義。准議行令各府僉撥長夫水手。照例起關。差人護送還鄉。

仰南康府勸留教諭蔡宗堯

據南康府儒學申君得教授蔡宗堯。德任師儒。心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况職主白鹿。盡宋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與掛冠之請。似違奉檄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掌印官以禮勸留。仍與脩葺學宮。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儒之意。繳。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仕官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查勘新建知縣李時告送僉事李素喪歸雲南任內無礙緣由。看得知縣李時所呈。量才能而知止。已見恬退之節。因友喪而求去。尤見交誼之敦。既經查勘明白。亦合遂其高致。仰司即行該府廳。令本官以禮致仕。動支無礙官銀。置備綵帳羊酒。從厚送餞。加撥長夫水手資送還鄉。該司仍將本官致仕緣由行原籍官司。用彰行誼之美。以爲風俗之勸。繳。

王文成公全書

七 卷十七別錄九公移

九二



新文化書社